

第二十五章

如果 Porthik Eesyan 有下注的傾向，他會輸得很慘。投注賽事的結果在 Thuriens 中並不是一種習慣，他們沒有什麼可以與有組織的體育賭博相提並論；但它作為一般人族影響的一部分正在流行起來。儘管他希望他的科學家一切順利，但他個人認為，現在期望與多元宇宙的另一部分進行連貫的通信還為時過早。

他們在安裝氣泡發生器後幾乎沒有完成測試 MP2，它只不過是最初的實驗室原型，隨著經驗的積累進行了修補和修改，然後在第一個一致的結果得到確認後就匆忙推出。但是，儀器人員受到他們瞥見實際上來自其他現實的探測器的啟發，已經在推進他們自己的傳感器包和通信繼電器的設計。當泡沫被證明是趨同的答案時，他們並沒有受到任何限制。這完全不像過去有條不紊、有計劃、有控制的進步。Eesyan 將其歸結為另一個人族影響力讓人感受到的例子，這次是在他自己的部門！

人族！

和大多數 Thuriens 一樣，他還沒有對這件事做出最終的分析。情緒化、固執己見、好鬥、好爭吵、粉紅色至黑色矮人的種族。他們讓 Frenua Showm 感到不安的一個方面是他們的暴力。可以肯定的是，這已經夠駭人聽聞了；以及如何將它提升為一種美德，並因熟練掌握它而獲得榮譽，整個行業都致力於優化其結果，這無疑是一個只有精神病學家才能解決的問題。但 Showm 是外星人文化的社會學家和政治歷史學家，而這些因素是她工作的核心。

Terran 天性的那一面很少直接影響到 Eesyan。從科學顧問和研究主任的角度來看，他們的一面更為明顯，尤其是在他現在致力於開展這個聯合項目方面，那就是他們的衝動。

相比之下，傳統的 Thurien 方式可能顯得緩慢而謹慎，但它們是堅實可靠的。在擴張的偉大時代，當密涅瓦被留給月球人，隨後被摧毀時，前幾代的 Thuriens 建造了巨大城市的核心，創造了發展為 VISAR 的網絡的基礎，並設計了能量轉換和

連接遙遠恆星系統的分配系統。所有這些創造物都完成了它們設計的目的，並且沒有失敗。任何 Thurien 工程師都無法想像事情會變成這樣。一個只偶爾毒死一兩個客人的廚師會被接受嗎？Eesyan 聽說過地球上安裝的設備存在已知缺陷、車輛失控、建築物倒塌的故事通常是由於過分熱衷於追求他們顛倒的價值體系，該體係對擁有財富的回報超過對創造財富的回報。但發生了什麼那裡是他們的生意。

然而，當它開始影響他負責的項目時，是另一回事。從 Quelsang 的第一次成功實驗到在六個月內從 MP2 發射一個有效的通信探測器，在 Eesyan 看來，這是不可原諒的魯莽。促成成功的最大因素是純粹的運氣，回想起來，在他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之前，Quelsang 沒有經歷過融合的不可挽回的後果。比如被某人的複製品卡住了從另一個宇宙被放逐。即使在那時，他自己也被熱情的湧動所感動，以至於他被說服下令減少電力，而正確的做法是關閉一切，直到他們對他們的想法有所了解在做。他將其歸因於人族。他們可能會表現出失敗並承擔後果，這些後果會使 Thurien 終生沮喪和悔恨。大多數 Thuriens 對此表示遺憾，儘管有些人將其視為一種力量，因為它有時會為他們提供更多的自我。例如，對他們遠祖的某些行為的持續困擾。無論哪種方式，Eesyan 都沒有堅定的意見。然而，此時他所知道的是，他不確定如何處理它。

應 Calazar 的要求，他正在去見 Calazar 的路上，並且相當確定它與 Showm 有關。他跟隨亨特與探測器的對話，當時他在一條 g 線上通過 Thurios 將他送往政府中心。與 Calazar 的會面是面對面的而不是虛擬的，這意味著它不僅僅是偶然或例行公事。

Eesyan 懷疑，這很可能與每半年召開一次的大會有關，這是一次正式的活動，不僅有來自 Thurien 各省的代表，還有來自各個附屬世界和主要外行星棲息地群的代表，由於兩天後開始。Eesyan 和 Calazar 認識這麼久，一段時間以來一直給人這樣的印象，即 Calazar 一直在保存一些重要的東西，他打算在這個場合宣布。

Eesyan 的猜測是，這與 Showm 不久前向 Calazar 提出的建議有關，並且此後每隔一段時間再次提出，將一系列複雜的偵察探測器送回密涅瓦，因為它在月球分裂之前就存在，導致了最後的，致命的戰爭。她想知道直到那個時候，通常將月球人描述為合作和進步的種族是準確的，還是只是一個流行的神話。

據推測，它會回答人族偏執狂和暴力是他們本性的固有部分或由他們的經歷引起的異常，因此，可以想像，是可以補救的。如果是後者，那麼 Thurien 政策，她認為，應該是對同情心的全面承諾，並積極致力於將地球建立為銀河社區的一員，沒有談論將他們與地球隔絕的餘地。“全部的”

承諾意味著拆除遏制選項。他第一次聽到這話，伊斯安已經驚呆了。 Frenua 一直是最堅定的強硬派之一。

與 Eesyan 一起流動的 Thurien 人物流進入了迷宮般的港口、隧道和在中心較低層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各種各樣的互連空間。任何地方的局部引力都伴隨著建築而來，個體分離、融合併在上方、下方和四周飛馳而去。人族總是在幾秒鐘內消失。 Eesyan 轉向通往建築物主體的豎井。

他反對這個想法。一方面，Frenua 和她召集的擁護者嚴重低估了技術問題。儘管鑑於最近取得的成功，這可能很難說服他們。發送簡單的儀器包顯然不會告訴他們 Showm 想知道的事情。它需要以 VISAR 剛剛演示的方式訪問圖書館和檔案館，而這反過來又需要連接到通信系統。但是，用一個只有六個月大的密切相關版本的地球實現這一點，Eesyan 驚訝於即使這樣也奏效了。與用五萬年前的密涅瓦做類似的事情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至少技術風格、代碼、訪問程序和與地球有關的一大堆其他因素是熟悉的，即使一些細節不同。即使是對 VISAR 來說，解決這些也絕非易事。

在密涅瓦的情況下，他們將要面對什麼，他們完全不知道。當時對月球的習俗或習俗一無所知。Thuriens 不願意使用“不可能”這個詞。他們最終以他們自己的單調乏味的方式解決了很多事情，這讓 Terrans 無言以對。但在這種情況下，Eesyan 認為

它接近了。

但不僅如此，這仍然是進入全新物理學領域的基礎研究科學。現在的重點應該放在那個上面。在當前情況下，將其視為獲取歷史背景信息以製定政治政策的工具還為時過早。而且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原則上也會受到很多質疑。即使 Showm 的突然改變心意被證明是有根據的，並且早期的 Lunarians 被確定是和平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今天存在的人類就一定是可以救贖的。Eesyan 認為 Calazar 取消收容選項提供的保險是不對的，他不想參與誘導他這樣做。有些人認為耶夫林人的記錄已經回答了人性中有多少是固有的問題。但他們的處境因恩特人的入侵而變得複雜，因此在伊斯揚的估計中，這並不能算作一種方式或另一個。

最後，正如大多數 Thuriens 從小養成的習慣，他有試圖不帶偏見地審視自己的動機。他不得不承認，他的態度很大一部分源於希望保持 Thurien 科學的純潔性，這是他受過訓練的方式，也就是行使控制權。他不想讓它成為轟動效應和名人狂歡的一部分，他看到地球上冒充科學。當然也有例外。亨特和他的團隊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就不會在這裡。但是 Eesyan 在當前實踐和歷史記錄中看到的證據被公然操縱以支持先入之見的程度，或者從理論上確定什麼是允許的事實的論證，令人震驚他。科學家們如何合理化為追求個人利益和不正當榮譽而明顯錯誤的想法辯護，這超出了他的範圍。對 Thuriens 來說，科學通過增加對現實的理解而帶來了自己的回報。宣傳、名望和讚譽只能使科學理論流行起來。他們不能讓它成為現實。

豎井把他安置在一個中庭區，中庭圍繞著一棵從下面的樓層長出來的樹而建，水晶牆的畫廊和走廊通向各個大廳和行政辦公室。Calazar 已經安排他們在為大會做準備的工作人員辦公室會面，他今天會在那裡，檢查安排。一位助手在接待室迎接 Eesyan，寒暄了幾句，並為他提供了點心，這是慣有的禮貌。Eesyan 拒絕了，助手把他帶到後面的一個小會議室。正如 Eesyan 預料的那樣，Frenua Showm 就在那裡

也。

“波提克！” Calazar 伸出雙手。他平時熱情洋溢的樣子；更

所以。

Eesyan 立刻警覺起來。 “我相信這一天會發現你很好。”

“就像我今天發現的那樣。你自己呢，布羅姆？”

“從來沒有更好的。”當 Eesyan 向 Showm 鞠躬時，Calazar 停了下來。

“太難得的樂趣了。”

“一個共享的，我向你保證。”

“我們看到了來自奎爾桑的消息，”卡拉扎說。 “恭喜你，Porthik！一個了不起的成功。和娛樂！如果只有更多的科學可以那樣。你認為我們也可以安排我在另一個宇宙中與我的不同版本交談。 “嗯……

…… 在將來的某個測試中？

我不明白為什麼不呢。”

“我只是想看看他臉上的表情。維克顯然很享受。

然而我聽說你認為它行不通。那正確嗎？”

這並不像 Eesyan 預期的那樣。氣氛太歡樂了，太輕鬆了。不適合他一直在準備的激烈的意見衝突。但他猜想，Calazar 的問題為他準備好的台詞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事實是，我們非常幸運，”他回答道。 “比我們希望的任何權利都要幸運得多。MP2 處的收斂抑制器是實驗原型，幾乎沒有經過測試。它不應該這麼匆忙地衝到那裡，並安裝了一個工作人員。

我們違反了所有原則。我承認這是我的責任，我沒有任何藉口。管理一支混合的 Thurien-Terran 團隊似乎帶來了我還沒有假裝理解的複雜性。”

“嚴肅的話，”Calazar 評論道。 Eesyan 感覺它沒有來作為一個很大的驚喜。

“這是一件嚴肅的事情。我只能陳述我所看到的情況。”

“你會推薦什麼？”

“對物理學的徹底重新評估，從對

Quelsang 的低功率階段。在我們鞏固我們的想法和計劃之前，暫停 MP2 的所有進一步實驗。在 Quelsang 允許的情況下，用經過適當設計和測試的設備更換抑制器。” Eesyan 吸了一口氣。本來他的整個論點已經壓縮成幾句話了。不妨看看它，他決定。 “這不僅僅是一個建議，Calazar。如果我要保留這個項目的主任身份，我必須堅持。否則，我別無選擇，只能辭職，不再承擔更多責任。”

Calazar 和 Showm 對視了一眼。好吧，那已經把事情說清楚了夠了，他們似乎在說。 Eesyan 等待詢問和哄騙開始。 “看來我們有點得意忘形了，不是嗎？”卡拉扎爾回答。

“我的意思是每個人，包括我自己。我想你是正確的。絕對正確。房子需要從頭開始整理。我們決不能偏離我們卓越和專業的標準。”

“不要認為這是個人失誤，Porthik，”Showm 說。“我聽說其他科學家，它一直在影響他們所有人。堅定的領先優勢正是他們想要的。”

Showm 並沒有給人留下一個正在將一個寵物項目遺忘的過程中的感覺。她的舉止超然而隨意，彷彿只是一時的好奇。Eesyan失去了平衡。他感覺到還有更多的事情正在發生。“不用說，當然，這將無限期擱置向密涅瓦發送偵察探測器的所有想法，”他指出，更多是為了測試他們的反應，而不是告訴他們任何他們還不知道的事情。

“哪個會讓你滿意，”肖姆說。“反正你從來都不熱衷於它。”

Eesyan 困惑地看看她，看看 Calazar。Calazar 不屑一顧地揮了揮手。“啊……它能取得什麼成就，真的嗎？您自己告訴我們，我們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了解有關 Minerva 的任何有意義的信息。爬來爬去，從空中窺探和竊聽……。

我們對 Jevlenese 的態度還不夠嗎？然後呢，即使我們做了？假設我們應該在那裡找到我們問題的答案。密涅瓦在它垮台之前充滿希望和毫無戒心，但戰爭、毀滅、災難和後果的整個可怕故事都擺在它面前。在以整潔的圖表和參考庫收集、分類、分類和編目我們的數據後，我們要做什么？只需拔出探測器，讓它們像實驗動物一樣任其自生自滅。數十億未出生的人將經歷痛苦、痛苦、折磨和屠殺的故事，這將展開千禧年的殺戮？”

…… 千年後

Calazar 期待地看著門口。它打開了一個房子拼盤滑入，提供一份 ule 和精選糖果。Eesyan 指出，時間正好讓他有時間吸收信息。

“我當時沒有提這個，因為我想反思和確定，”

Calazar 說著，站起來把盤子裡的盤子擺好，這是對主人的要求。

“前段時間，格雷格·考德威爾 (Gregg Caldwell) 來訪過我。”

現在一切都發生了另一個意想不到的轉變。“Vic Hunt 的上司，”Eesyan 說，更多是為了給自己一點時間重新調整。

“是的。這個人是將人族的能量從暴力和破壞性中轉移出來的驅動力之一，而是將它們扔了出去

橫跨太陽系 ;他指導了導致他們重新發現他們的過去和拯救夏皮倫的調查 ,並在他們最終與我們接觸後保持冷靜 ,當時雙方的許多其他人都屈服於恐懼和懷疑 ,這會導致我們今天的情況非常不同。” Showm 微微退縮 ,但 Eesyan 認為 Calazar 不是故意的。 Calazar 遞給 Eesyan 一個高腳杯 ,他從經驗中知道這種混合方式符合 Eesyan 的口味。 “kessaya 非常好。”他指了指托盤。

“也許一會兒…… 謝謝。”

Calazar 繼續說道 ,“一個人不僅擁有罕見的遠見 ,而且擁有將遠見變為現實的更難得的天賦。誰敢做夢 ,誰就能夢想成真。好吧 ,考德威爾帶著一個夢想來找我……。

試試 kessaya 嗎 ?

Eesyan 有種想把它們扔給他的衝動。他搖搖頭。

“像他這樣的人族集中體現了他們種族的所有優點 :活力 ;不安分的能量 ;即使事業沒有希望也拒絕屈服 ,但仍會獲勝。看看在短短幾十年內 ,當他們將侵略性轉變為建設性目的時會發生什麼。”

這樣的想法對 Eesyan 來說並不陌生。他曾多次與 Showm 等人討論過這些問題。 “真是非凡 ,”他同意道。

在他們到達的所有世界中 ,他們從未遇到過類似的東西。

“我們 Ganymeans 體現了另一套值得稱讚的品質 ,”Calazar 說。 “幾分鐘前 ,你自己把它們簡明扼要地表達了出來 :謹慎和徹底 ;承諾在所有事情上都追求卓越 ;道德高於物質。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些組合各自取得的成果。但是你能想像嗎 ,Porthik ,他們在一起可能會做什麼 ?”

Eesyan 看著 Showm ,Showm 正專注地看著他。她似乎是滿腦子都是她自己的話要說 ,但就在這一刻不想打斷卡拉扎的步伐。 Eesyan 想知道他是否漏掉了什麼地方。 “是的 ,我聽到你在說什麼 ,”他說 ,轉身轉向卡拉扎。

“但這不就是我們所擁有的嗎 ?耶夫林人的威脅已經被發現 ,
中和。地球正在顯示它可能終於改過自新的跡象。
他們似乎在吸收我們的科學並適應我們的技術。
.....”

Calazar 振了揮手 ,迅速搖了搖頭。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們所擁有的是地球及其所有的傷疤、瘀傷和瑕疵 ,而我們
數万年前開始裂開的鴻溝的另一邊 ,像失散的成年手足一樣努力重新認識對方

在童年。我說的是人類當時存在的潛力，在他們被迫回到動物生存主義之前，然後他們的恢復遭到破壞；當沒有海灣存在時。

你認為今天 Thuriens 和這樣的比賽會在哪裡？仍在努力追溯指導生命的代碼的起源，以發現是什麼機構設計了它們以及出於什麼目的？或者我們很久以前就已經成為完全活躍和有意識的存在，了解我們自己以及我們在我們現在才剛剛開始瞥見的多重現實中的角色？

Eesyan 有一種突然的、震撼的預感，預感到這可能會發生。他舔了舔嘴唇，又看了肖姆一眼。她點了點頭，彷彿讀懂了他的想法。“即使是在現在，正是我們從人族那裡獲得的領先優勢使我們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她提醒他。

Calazar 變得膨脹了。“我不是在談論發送探測器和窺探眼睛，坐在後面，就像看一部可怕的人族電影的旁觀者，被動地看著月球人走向他們的命運。我說的是去那裡，回到戰爭發生之前的那個時代，做點什麼來改變它！”

Eesyan 伸手拿了一個 kessaya，顫抖著打開它。就在這一刻，他的精神力似乎已經失靈了。

“想想看，波西克！”秀姆催促道。“人類的全部、真正的潛力和 Thuriens 的組合，這應該已經實現。就像 Minerva 的潛力應該已經實現一樣。一個本來應該存在的全新現實。它仍然可以。我們可以創造它！”

有那麼一小會兒，糖果甜美、柔滑的味道分散了 Eesyan 的注意力，讓他從混亂的思緒中解脫出來。幾分鐘前，Calazar 和 Showm 一致認為當前的計劃已經超出了謹慎設定的範圍，需要更嚴格的控制。然而，他們提出的建議卻以大膽和大膽的方式超越了它，其規模讓他大吃一驚。反對意見條件反射地湧入他的腦海。

他們不會“創造”任何東西；量子現實的物理學說，所有可能存在的東西都確實存在……。但不是。他檢查了自己。那是根據舊的假設方式，從對數學形式主義的字面解釋得出的。Danchekker 提出了一些很好的理由來假設意識的干預能夠改變這一點，使一些未來絕非自動發生。叛逆的人族又開始思考了。它在 Thurien 哲學家之間引發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也許有可能通過意志的努力帶來全新的未來，否則就不會存在。以他們目前的知識水平，沒有理由排除它。

“這……它是……”Eesyan 虛弱地做了個手勢，從一個人看向另一個人。

是“你意識到你在說什麼的浩瀚嗎？……我們剛剛同意，即使是目前的項目也急需徹底檢修。我們在這裡談論的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已經同意，我們需要停止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回到一個健全的、專業管理的研究和可靠的工程項目上，”

Calazar 插話道。這意味著我們可以從基礎開始，遵守所有正確的原則。”

Eesyan懇求地伸出雙手。“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你說的是派人……Thuriens, Terrans, 兩者都有；我不知道他們需要自主權來適應他們遇到的任何當地條件為他們自己的安全，甚至生存在提供保障。所以他們必須乘坐某種船。但他們甚至不能四處走動。船舶利用 h 型電網供電。五萬年前密涅瓦沒有 h 網格。”

Showm似乎早有預料。“你忘記了一艘不需要 h 網格的船，”她說。Eesyan 茫然地看著她，他的腦子裡亂成一團，無法聯繫起來。“夏皮隆。現在，在耶夫倫。

一艘古老的 Ganymean 星際飛船，帶有獨立的機載驅動器，一切都是獨立的。”

“但即使我們照你說的去做了……多元宇宙的整體是如此之大。他們會很少。它能帶來重要的不同嗎？

“你在說什麼，Eesyan？”秀姆斥責道。“這聽起來像是你期望從地球上得到的某種微不足道的損益核算。你不餵一個飢餓的孩子是因為你不能餵飽他們所有人嗎？你讓一個病人死去是因為世界上還有其他你無能為力的病人嗎？我們對文明的真正概念在於關懷、同情和愛的原則，這些原則從原始家庭向外延伸，以擁抱越來越廣泛的社區：城鎮和村莊，然後是國家、星球，直到今天我們在許多世界都感受到親情。這難道不是使這一切成為現實的任何力量正在呼喚我們的下一步嗎？

想像一下，一個孤立的宇宙社區，就像星星一樣一旦被隔離。它會通向何方，或者有一天會產生什麼結果，誰也說不准。我們將再次成為真正的開拓者和發現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別無選擇。”

Eesyan 的內心再次開始湧現異議，但隨後他遇到了 Frenua 的眼睛。它們很明亮，充滿靈感，閃耀著一種他很久沒有在任何地方見過的光芒。他能感覺到同樣強烈的感覺在輻射

來自卡拉薩。科學家在 Eesyan 體內有某種東西在回應它。隨著它在他內心深處的成長和膨脹，一直困擾著他的消極情緒似乎縮小到適合一家工作店店員的規模。

現在他的腦海裡浮現出幻象，很久以前的 Ganymean
已經從他們溫暖、熟悉的太陽系避風港逃到兩者之間令人生畏的空隙中，他們敢於夢想建造衛星大小的建築並馴服爆炸恆星的力量。他們所面臨的未知數和挑戰是否比現在正在召喚的前景少？他們能夠獲得和學習的東西會更大嗎？

“是的！”他聽到自己耳語。這是不由自主的。不是他在說話，而是在內心激勵著他的精神；然而即使他說了這個詞，他也知道這是對的。Calazar 轉過身去，雙手擺弄著，似乎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Showm 站了起來，看起來好像在克制想要張開雙臂擁抱 Eesyan 的衝動。“是的！”Eesyan 又說了一遍，這次聲音更大了。“我們將做到這一點！我們的種族已經在安全和自滿中生活了足夠長的時間。是時候讓我們重新點燃火焰，再次體驗真正發現的冒險。你是對的，芙蕾娜。

Minerva 將重生，並成為它本該成為的樣子。甚至可能在我們將創造的新現實中！這肯定是命中註定的。”

第二部分 :前往密涅瓦的使命

第二十六章

“克萊斯 !看 !熊 !萊莎在發動機和旋翼的噪音中興奮地喊道。他們乘坐的補給航班每月有兩三次飛往埃贊根。Klesimur 將注意力從飛行員肩膀上方的群山上移開，群山如白牙一般聳立在天際線之上，他轉而看向下方她所指的地方。兩隻成年熊被聲音打擾，似乎被旋翼的影子追趕，趕著四隻幼崽離開河岸，爬上一個斜坡，斜坡上有雪條，朝著一些岩石和倒下的樹木的掩護方向走去，可能是它們的巢穴

曾是。

“棕色苔原，”克萊斯確認道。“當我們到達營地時，你會看到更多。不要試圖離他們太近，即使他們看起來很可愛。他們可能很討厭。但他們遠離人群。所以不要在上面獨自迷路。”他抬頭看著她。十二歲，只比自己小兩歲，她身上仍有許多看似孩子氣的東西。但她的家人在她很小的時候就搬到了鎮上，她大部分時間仍然在那裡度過。而且她學得很快。她的臉明亮而熱切，穿著厚重的連帽夾克，在機艙的熱氣中略帶粉紅色，一想到可以離開和自由幾個星期就很高興。Kles安心地笑了笑。“但我們會好好照顧你的。我不是一直這樣嗎？

收音機的劈啪聲從前方某處傳來，接著是“Ezangen 營地呼叫。你在看書嗎，賈德？

飛行員承認。“嗨，厄格。這是賈德。”

“那邊情況如何？我們可能會遇到一些天氣。”

“我們現在正接近湖底。應該是，再過十、十五分鐘。”

.....

“那應該能讓你提前到達這裡就好了。孩子們好嗎？

“當然。我會讓他們告訴你。”乍得轉過身來，遞回一個掛在彈力繩上的手持話筒。

“嘿，Kles，想跟你叔叔打個招呼嗎？”

“謝謝……你好？烏爾格蘭叔叔？”

“就在這裡，伙計。有一陣子了。每個人都期待著再次見到你回到營地。我們有一些有趣的新東西要給你看。”

“巨人的東西？”和許多年輕人一樣，Kles 一直有一個

對很久以前生活在密涅瓦上的失落種族特別著迷。

它們有一個學名，意思是“長頭智能雙足脊椎動物”，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它們只是“巨人”。

“你打賭。更多的骨頭。至少三個完整的骨骼。一些建築物的一部分。”

“極好的！”

“還有一些機器……但都非常片狀和腐蝕。我們不確定他們中的大多數是什麼。

“也許萊莎會知道。她是一個想成為一名工程師的人，就像她父親一樣。她也可以打個招呼嗎？

“當然。”

克萊斯把麥克風對著她點了點頭。萊莎接過。“先生。費姆？

“好吧，這很好，但它通常會敦促這裡的每個人。所以你將成為我們幾週的客人，嗯？懂考古嗎？”

“不多，老實說。正如 Kles 剛才所說，我更喜歡科學和技術方面的東西。但這聽起來真的很有趣，我迫不及待地想去那裡。

非常感謝邀請我！”

“好吧，我警告你，兩週的空氣和 Iskois 烹調的食物，你可能不想回去。但一次只有一件事，嗯？”

“有一次和我爸爸一起工作的人給我看了一塊巨人隊的超級球，”萊莎說。“它只有指甲蓋那麼大，但你抬不起來。那真的很奇怪。”

“我以前也見過一些，”Urgran 回答道。“嗯，我們很快就會見到你。”

“好的。再見。”

克萊斯把話筒和它的線還給了乍得。“你從來沒有告訴過你超質量之前，”他對萊莎說。

“是的，好吧，呃，那真的不是我，”她承認，臉紅了。“但我聽我爹說過。”

克萊斯搖搖頭。“永遠不要對 Urgran 叔叔說任何不完全直率的話，”他說。“他有這種聽起來隨和的方式，但實際上他非常敏銳。他會抓住你的。一旦他這樣做了，他就再也不會對你給予同樣的評價了。”

“我會記住的，”萊莎保證道。

考古學家的營地建在一個名為 Iskois 的當地部落的定居點附近，他們將房屋建在用水泥岩石和凍土磚挖出的坑上。他們為科學家們做家務，換取赤道地區城市的工具、衣服和物資，

管家。那天晚上，在吃了一頓燉鹿肉和一種叫做 lanakil 的美味土豆泥（由某種塊莖和草藥製成）之後，Urgran 帶著 Kles 和 Laisha 從作為一般食堂的小屋穿過，他們在那裡吃過飯，然後去了實驗室棚屋，裡面還裝有發電機。夜晚寒冷而晴朗，山丘和散落的灌木叢在薄薄的月牙下顯得蒼白而幽靈。地球剛剛升起，在它的一側低空。

“我們現在正在挖掘的地方在北邊大約六英里處，”他告訴他打開門檻的外門，打開燈，領他們進去。“似乎是某種重型建築，可能是航天器基地的一部分。萊莎應該有興趣。明天我們上去看看。現在，我想我們應該給她看一些骨頭。

我知道你以前見過這個，Kles。”萊莎在書籍和神話冒險電影中看到了所有關於巨人的常見事物，當然，在博物館裡也看到了一些骷髏，但她從來沒有深入研究過這個主題。

對克萊斯來說，這是不可理解的。他狼吞虎咽地閱讀了每一條要發表的關於他們的新信息。他在家裡的房間是巨人隊模型和獎杯的微型博物館，一面牆上的大部分空間都掛著一張地圖，上面展示了密涅瓦在消失的巨人時代的重建圖。他和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參觀了他們一些城市的挖掘廢墟，並敬畏地註視著巨大的地基和建築物的底座，專家們說這些建築物高聳於景觀之上，有時高達數千英尺。他們建造了由月球科學家提供動力的宇宙飛船，他們競相開發在密涅瓦變得無法居住之前向地球大規模遷移的方法，但仍未發現。一些人在巨人的著作碎片中讀到的一個傳說已經被恢復和解釋，告訴他們他們並沒有像懷疑論者所堅持的那樣滅絕，而是已經從密涅瓦遷移到遙遠恆星的新家。原因不清楚。一些人認為氣候可能是周期性的，在此之前帶來的條件與今天威脅月球文明的條件相似。根據傳說，這顆恆星距離太陽系 20 光年，後來被稱為巨人星。

星星。從 Ezangen 的緯度看不到它，但 Kles 多年來一直站在上面凝視著它，總計有幾個小時，希望這個傳說是真的，並試圖描繪巨人隊將生活的世界現在。

房間裡有兩張帶水槽的大工作台、實驗室玻璃器皿、幾台顯微鏡和其他科學儀器，還有壁櫥、工具架和瓶瓶罐罐的架子。克萊斯認出了巨人的標本。

工作檯面上和一側的幾個防腐劑容器中的骨架。雖然沒有一個完整組裝的例子，但一張大掛圖顯示了總體規劃。成年人身高八到九英尺。

Urgran 走向它，同時拿起一個細長頭骨的塑料模型。

“你以前一定見過這個，”他對萊莎說。“沒有人能在 Kles 身邊待超過五分鐘而不聽說它。看，他們不像我們那樣有後縮的下巴和扁平的臉。它們有點像馬，鼻子朝下，頂部變寬，讓眼睛有更寬的間距。比馬的眼睛更具前瞻性。

然後在背面，而不是像我們這樣的圓形腦殼，你有這種突出的形狀來平衡重量……。

而肩膀，由於這些重疊

的骨板而完全不同。幾乎就像某種盔甲。不僅僅是一些像 Kles 這樣的野孩子總是折斷的細長鎖骨。” Urgran 指了指遠處的牆。“我們那裡有一些零件。”

萊莎走上前去仔細觀察圖表上的人物中心部分。“他們確實有六個……你知道，胳膊，腿，隨便什麼？”

“嘿，她沒那麼慢，Kles！對……看那裡。Urgran 指著兩組骨骼結構，分別設置在厚骨籠的兩側，骨籠由向前指向的支柱支撐，環繞著胸腔底部。巨人沒有像人類那樣有張開的骨盆盤；他們被認為更多地是通過懸掛而不是來自下方的支撐來承載內部腹部器官。“退化的肢體結構。你是對的。雖然這些人和我們一樣用兩條腿走路，用兩條胳膊，但他們所屬的家庭有著不同的基於三對肢體的身體模式。原汁原味的密涅瓦原住民生活。”

“你仍然可以在魚身上看到的方式，”克萊斯插話道，儘管萊莎意識到了這一點。最初的密涅瓦大陸居民也是十六進制的，但他們當中並沒有掠食者，取而代之的是巨人消失後的這段時間裡突然出現的現代類型。在密涅瓦早期的化石記錄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預測具有四足結構的新種群，而且毫無疑問，它是巨人引進的祖先的後裔。大多數科學家認為地球是他們的起源地，儘管這一點從未得到證實。飛越探測器證實它充滿了生命，但第一批著陸器仍在途中，幾個月後才會到達。但如果這是真的，那將給這個世界增添全新的意義。

計劃遷移。因為外來人口也包括了人類的祖先。這意味著月球人要回家了。

他們還在談論明天的計劃，這時他們聽到外門打開和關閉的聲音。片刻之後，負責營地周圍家政事務的 Iskois 婦女奧普里爾敲門進來，讓他們知道已經為兩位抵達者準備了雙層床位。她朝克萊斯點點頭，微笑著。“歡迎回來。我想會有惡作劇。這是你的朋友嗎？

克萊斯介紹了萊莎。“任何你需要或想做的事，Opril 都是合適的人選，”他說。“她知道這裡該知道的一切。Barkan 和 Quar 怎麼樣，Opril？……

她的兒子們，”他向萊莎解釋道。

“和他們的父親以及村里的其他人一起去打獵。他們應該是明天晚點回來。然後會有好幾天的飽腹感和舞蹈。”

“好時機。Jud 帶來了幾箱好酒，”Urgran 說。

“在你回去之前，我們會教你如何對付一隻 rangat，”Kles 告訴 Laisha。

“這很有趣，尤其是在激流上。”

“注意那三個。他們會先把你淹死，更有可能，”奧普里爾說。

“嗯……”萊莎強忍住哈欠。“哦，對不起……只要不是今晚。”在他的熱情中，Kles 沒有意識到她看起來有多麼疲倦。

“來吧。我會帶你去住的地方，”奧普里爾說。“我已經把你的東西放在那裡了。”

Urgran 詢問地看著 Kles。“我要回客廳喝一杯在我上交之前來點熱的。想和我一起嗎？

“當然。”被當作其中一名男子對待感覺很好。Urgran 關掉了燈，只留下發電機在後方的黑暗中發出轟鳴聲，他們又回到了外面的寒冷中。在食堂的入口處，奧普里爾道了晚安，然後繼續和萊莎一起朝睡覺的小屋方向走去。部分是防空洞，伊斯科瓦風格。Kles 和 Urgar 走進了船艙。室內空氣密閉而溫暖，爐子散發著熱量。乍得坐在桌旁，手裡端著一杯酒，看上去圓潤而滿足。一個瓶子站在一堆用過的盤子中間。另一個男人躺在爐子附近的一張安樂椅上，腰圍很大，一頭紅色的捲發，留了好幾天的胡茬，穿著厚毛衣、皮褲和沈重的靴子。Kles 之前沒見過他。

Urgran 介紹他叫 Rez，並說他是一名採礦測量員和地質學家。

Urgran 檢查了爐子上的一個鍋，從水壺裡加了水在水槽邊，把鍋放回去。然後他從架子上拿了另一個杯子

上面，沖洗乾淨，然後從瓶子裡給自己倒了一杯。“在熱的東西加熱的時候得做點什麼，”他向 Kles 解釋道。“想嚐一嘗嗎？”

“嗯……好吧，我想。”

好傢伙。Iskois 仍然有一些事情做不對。”他過去了量度較短的玻璃杯。Kles 喝了一口，咳嗽著哽咽著，希望眼裡的淚水不要流出來。

“走錯路了，”他說。

“對對對。”這是 Urgran 叔叔，Kles 提醒自己。他以為他在跟誰開玩笑？

角落架子上的電視開著，但聲音調小了。它顯示 Cerian 總裁 Marlot Harzin 在 Minerva 照片的背景下看起來很嚴肅並說話。底部的標題寫著，分裂威脅到協調一致的太空努力。“這是什麼，新東西？”

烏格拉爾用他的杯子做了個手勢。

“這是他今天下午說的話的重複，”賈德告訴他。

“他今天下午說了什麼？我整天都在洞裡。”

“他們似乎無法與蘭比亞人一起行動。他們是

嚴重的，敦促。Harzin 說我們必須做好更充分的準備，以防萬一。Perasmon 說我們的方法行不通，一半一半只會讓每個人都失望。這是他們的生存，也是我們的生存。”

Urgran 喝下了一半的量，搖了搖頭。“所以他的答案是開始轉移他們所擁有的一部分？現在我們必須這樣做嗎？你不覺得這有點瘋狂嗎？還是我？地球上每一個正常運轉的大腦和雙手都應該努力讓我們離開這裡。但是，當您的領導者開始發瘋時……。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情。如果他們沒有意義，你會怎麼做？難道他們不應該為我們其他人解決所有問題嗎？”

“我不知道，厄格。我只是駕駛微調器。也許當事情變得如此嚴重時，有這種責任會驅使你去做。”

“Perasmon 不可能是認真的，”Rez 宣稱。“不是在這樣的的時候。這一定是虛張聲勢。不是我所說的非常聰明的那種。即使能夠構想出那樣的東西，也足以使他失去任職資格。

也許是因為還沒有人十分確定處理我們這種系統的正確方法是什麼。但這不可能是真的。”

Urgran 皺起眉頭，靠在桌子對面給杯子加滿水。

克萊斯沒有插手，忙著用勺子舀出另一碗還很熱的燉菜。他詢問地朝叔叔挑眉，指了指鍋。烏爾格蘭搖了搖頭。“不適合我……謝謝。”

克萊斯沒有遵循成人世界似乎花費一半的政治

有時間說說這幾天。巨人和掩埋的城市，邊緣地區的生活，以及了解動物更有趣。他不明白為什麼他們不能像考古學家和地質學家與 Iskois 人相處一樣相處。

密涅瓦有兩個主要的人口稠密的陸地區域，稱為 Cerios 和 Lambia，每個區域都橫跨海洋之間的赤道帶，這些海洋在冬季交替地在北部和南部被冰封。它並不總是那樣。

很久以前，當冰蓋還小得多的時候，地球周圍都是海洋。巨人文明已經擴展到現在被永久冰蓋覆蓋的地區，這就是為什麼它被發現的很少。可能有整個城市的遺跡，誰知道還有什麼等待被發現。大氣中的混合氣體，以及允許大量熱量從內部流出的薄地殼，使得密涅瓦的溫度明顯高於它在遠離太陽時的溫度，只要有可靠的記錄過去可以重建。但近幾個世紀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

曾經繁華的城鎮被雪遺棄，昔日的農田變成了冰凍的沙漠，因為冰蓋的推進年復一年地將人口中心無情地推回赤道帶。

早先的人們意識到了這一趨勢，並且對它的命運不抱幻想預示著，他們已經聽天由命地接受了這一點，就像所有事物和每個人一樣，他們的世界最終會走到盡頭，他們無能為力改變它。積累巨額財富或為自己爭取未來的名望和聲望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不會有這樣的事情。他們轉而致力於文明和諧生活的藝術，文化的享受，迎合年輕人、病人、老人和不幸者的需要，通常匯集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使生活體驗像在時間持續的時候，所有人都有可能。有人說它永遠不應該改變，人們從來沒有比那時候更好。試圖抵擋分配給一個世界的咒語的自然終結就像支撐一朵已經枯萎的花朵，但最終同樣是徒勞的。蒼穹不表示新花常開嗎？月球語中宇宙的意思是“永無止境的花園”。

然後學習和實驗導致了科學、工程、新技術，以及革命性能源形式的利用。

機器開啟了冰下大量未開發資源的區域，當人工飛行的夢想成為現實時，隨著定期航空旅行的迅速發展，這個概念生根發芽，受到了傳說的啟發

巨人，將月球文明轉移到地球，更靠近太陽。這成為了種族追求。

構成人口的大多數不同部落、氏族、國家等都由某種形式的世襲君主或受人歡迎的酋長統治，月球人傳統上求助於他們來安排他們的事務。隨著移民生存的目標成為共同的事業，先前的歷史模式導致他們合併並結合他們的努力，直到除了少數邊緣社區外，地圖已經合併為 Cerios 和 Lambia 的兩個主要群體。

Kles 和 Laisha 是 Cerians。對他而言，為什麼這些事情如此重要是個謎，但隨著新技術的出現，生活節奏加快，變化似乎成為一切的規則，Cerios 已經用一位總統取代了它的王室領導人民任命的代表大會。大多數 Cerians 顯然支持的某種理論說，這將導致一個分散的研究和生產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許多不同的群體相互競爭會更快地產生更好的結果。另一方面，蘭比亞人認為這只會導致混亂、重複和毀滅性的浪費，而經過驗證的中央指導和協調的舊方法是實現任何連貫計劃的唯一途徑；無論如何，現在不是推翻已經證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並用可能行不通的未知方法取而代之的時候。所以蘭比亞仍然有一位國王，人民由有限的議會代表。

自克勒斯父親時代以來，這兩種勢力就一直以這種方式並存，沒有任何一方表現出明顯的優勢。雙方的倡導者都強調了自己的成功和對方的失敗，而雙方的批評者則表示，能力和知識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關於如何激勵他們的理論。就好像目前的情況無論如何都需要任何額外的激勵。

Urg、Jud 和 Rez 談論的更不祥的發展是最近發生的。按照月球人的傳統觀點，即資源屬於所有人，蘭比亞國王佩拉斯蒙 (Perasmon) 指責瑟瑞安人浪費了屬於蘭比亞人和他們自己的未來。如果 Cerians 不打算負責任地保護它，Perasmon 說，那麼 Lambians 有權自己負責，必要時強行。他正在撥出蘭比亞工業的一個部門，為應急部隊開發適當的設備，以進行相應的武裝和訓練。現在聽起來，哈爾津總統好像是在說塞里奧斯別無選擇，只能效仿。

Kles 仍然對其中的含義感到麻木，甚至不想去想它。

國王、總統和所有其他領導社區的領導人

· · 在那里為人們服務，組織各種方式來幫助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總是傾聽他們並信任他們。但現在的談話是關於設計和製造殺人的東西。不僅僅是狩獵武器，或者治安官和鎮警官，有時還有志願者公司需要的那種武器來阻止犯罪分子或對付不時出現在邊遠地區的土匪團伙，而是用來威脅那些什麼都沒做的普通人。

很久以前，有野蠻的部落甚至新興的國家試圖以暴力和掠奪鄰居為生。但是，一旦大多數人被迫採取行動，他們就不會在絕大多數人中持續太久，而文明的方式已經傳播並變得普遍，以至於大多數月球人可能無法想像其他任何事情。現在聽到一個國王談論組織起來暴力攻擊另一個國家，就像想到被強盜統治一樣。佩拉斯蒙說他別無選擇。Kles 不知道國王有什麼選擇或沒有什麼選擇，但整個成人世界以其所有的複雜性和足智多謀都無法想出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他見過動物的屍體被子彈和長矛擊倒，還有一次，在他年輕的時候，一輛從懸崖上掉下來的汽車的兩名乘客燒焦的遺體。他的腦海裡浮現出一幅發生在萊莎身上的類似事情的畫面。不是事故或生活有時帶來的不幸之一，而是某人故意造成的，使用了其他人為此目的設計和製造的裝置。這個想法太可怕了，以至於 Kles 覺得無法完成他的燉菜。

但這只是片刻。燉菜是奧普里爾最好的。他把腦子裡那些病態的畫面趕了出去，在一大塊硬皮麵包上抹了黃油來擦盤子。

“如何？”他叔叔問。

“嗯……好的。”

“你變得很安靜。這不像你。”

“我猜只是餓了。這是漫長的一天。”

烏爾格蘭看著他。“別太在意所有的談話，Kles。

他們只是裝腔作勢。它不會變得那麼糟糕。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

“烏格說得對。Perasmon 不可能是認真的，”Rez 再次說道。

第二十七章

Multiporter 項目具有 Thurien 特有的規模。

原始的 Quelsang 傳輸室，建造時只能處理微小的
為了證明這一原理，物質的斑點已經被放大到 MP2 中包含的版本，它可以容納通信
繼電器和儀器探頭等設備。MP2 現在又被 MP3 所取代，也被稱為“門”。

它採用空間體積的形式，由懸掛在距離 MP2 幾百英里的受控位置的 16 個投影
發生器陣列定義，MP3 的控制中心就在那裡。它們被稱為“鈴鐺”，雖然每個都更像是一個
錐形圓柱體，在較寬的一端張開成一個截頭空心圓錐體。這種形狀隱約暗示著檯燈燈罩的常
見圖案。然而，無論是直徑還是長度，這些鐘都接近一千英尺。驅動它們的動力來自 Thurien
h 空間網格。它們以球形配置定位和定向，將它們的輸出集中到一個直徑超過半英里的中
央“傳輸區”。這種配置是“門”，投射到整個多元宇宙的物體就是從這個門發射出來的。
Gate 傳輸區足夠大，可以容納 Shapieron。

實驗還沒有達到將 Shapieron 送到任何地方的階段。

然而，這艘船是從耶夫倫搬來的，目前正在吉斯塔星係其他地方的建造和大修設施中
進行改裝。與此同時，它配備了自己的 M 空間氣泡發生器，後來在 MP2 進行的測試表明，對於
傳輸比簡單儀器平台和通信中繼大得多的物體，這是必要的。

使用這種較小的設備，可以利用投影儀提供的能量創建拉長的啞鈴氣泡，該氣泡抑制發
送端的會聚效應，同時防止投射物體在遠端穩定時分散。然而，這種方法不足以產生大到足
以包含 Shapieron 大小的東西的遠端波瓣。無法使連接的“臍帶”燈絲承載負載。因此，在
遠程端將需要一個額外的源，而獲得它的明顯方法似乎是將它構建到傳輸中

對象本身。

以門為中心的測試“筏”是一個只有 Shapieron 一半大小的虛擬結構，包含一個儀器和傳感器平台，以及 Shapieron 預定的機載 M 波設備的複制安裝。它還攜帶了一系列植物和動物標本，用於確定對生物過程的影響。Hunt 坐在 MP2 的 MP3 控制中心，通過控制全場的屏幕以及 VISAR 提供的 avco 視覺效果了解情況。他又一次回到了這裡。這次沒有不存在的觀察室，還有虛擬酒吧。

自該小組首次抵達圖里恩以來，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年。然而，隨著接受卡拉查在他向圖里恩大議會進行的戲劇性介紹中所要求的新任務，工作量不僅增加了，而且還擴大了，因為所有關於月球密涅瓦的拼湊突然變得相關。最重要的是，Eesyan 堅持要從頭開始重新驗證工程。如果沒有 Thurien 方法和 VISAR 的計算資源來支持它們，事情永遠不會進展到這麼遠。

儘管如此，該團隊中的大多數人都設法適應了至少一次返回這段時間的地球。Sandy 和 Duncan 擴大了對他們協助 Danchekker 和 Hunt 的作用的解釋，讓他們自己與 Thuriens 一起分析了 Minervan 在毀滅之前的這段歷史中所知道的盡可能多的歷史，但同時設法融入了一個在安第斯山脈滑雪幾週。Danchekker 在 Thurien 期間的大部分時間都沉浸在他的生物學和哲學追求中，響應 Mulling 女士的傳喚返回一兩次，涉及他無法逃避的公務。Sonnebrandt 目前正在那裡，因為一些家庭事務被叫回家，他什麼時候回來也不確定。米爾德麗德已經完成她的研究並返回地球寫她的書，而錢恩根本沒有回來，而是留下來跟蹤 MP3 門的建設進度。她是 MP3 上唯一與亨特一起觀看測試的其他人族。

事實上，Hunt 的工作讓他回到地球的次數最多，涉及與 Caldwell 的長時間會議，以重新定義 Tramline 在新的總體戰略中的作用。考德威爾也被修補到程序中，從地球上的一個 avco 窗口中傳來。Hunt 非常確定，在幕後發生了更多的事情，這一切都以某種方式涉及到 Caldwell。考德威爾對日常細節表現出的興趣比以往對他的管理風格更感興趣。亨特在圖里恩人中發現了謠言，說卡拉扎的遠見卓識

令人眼花繚亂的大會在其最早構想階段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考德威爾。但當亨特出於好奇試圖提出這個話題時，考德威爾一直在迴避。亨特從長期的經驗中知道，當考德威爾決定他不想談論某個問題時，事情就到此為止了。

由於當時任務的目標是密涅瓦居住著人類月球人，因此人們同意人類應該被包括在被派往任務的團隊中。無論如何，任何提出其他建議的人都很難與亨特和其他從一開始就在那裡的人打交道。

考德威爾已經明確表示，他們當中沒有人需要對新任務產生任何承諾，但他們的腦海中並沒有出現不去的念頭。不出所料，當這個消息傳回地球時，其他各種利益相關者也都感受到了他們的存在，想要參與進來並派人來。但他們本來是負資產，被認為是對團隊的侵犯。考德威爾對這種情緒很敏感，因為此時的干擾會影響他在現場的人的效率，他把在後方加強防禦作為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亨特只能得出結論，考德威爾在這個問題上完全成功了，因為爭吵和幕後政治都沒有滲透到圖里恩。

本實驗的目的是將測試筏發送到多元宇宙的一個顯著替代現實，然後將其帶回來。如果他們要發送 Thuriens 和 Terrans，這是必須掌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先決條件。仍然不可能根據與特定現實相關的屬性來“映射”多元宇宙，例如，“一個宇宙，在這個宇宙中，成吉思汗在擊敗了歐洲的普魯士保衛者、征服了西方、以及統治者之後沒有被召回為殖民世界而興起的文明是亞洲文明。”還沒有找到現成的方法將“變化”（在構成多元宇宙的無數方向上被主觀感知）與任何可以作為物理學測量的事物聯繫起來；事實上，這種聯繫是否存在根本就不確定。VISAR 一直在嘗試完善“親和力”的概念，“親和力”可以粗略衡量不同的現實與熟悉的現實之間的差距，但眾所周知，在指出它們的不同之處時，它可能不夠具體。一個地球沒有月球的宇宙，一個火星仍然擁有海洋的宇宙，另一個木星缺少它的兩個主要衛星的宇宙，都記錄了類似的親和指數。為什麼會這樣，甚至沒人有理論。在這個階段，不可能說它是否有意義。

儘管如此，親和指數還是很有用的，因為它提供了一種粗略的方法劃出多元宇宙的範圍，其中的現實擁有某種

家族相似性 例如五萬年前的密涅瓦 很可能是謊言。該方法有點像用焦油刷突出顯示報紙廣告，但在將編號為“幾乎無窮大”的可能解決方案減少“幾乎無窮大減去某些東西”的情況下，結果是 VISAR 無法解決的問題通常可以找到可管理的。簡而言之，雖然無法根據其特性擊中特定目標，但它們通常可以將砲彈拋向或多或少的正確大陸。

鑑於反饋的數據表明它們在這些限制範圍內的位置和時間，該技術然後通過向設備發送一系列更正來嘗試將設備跳得更近。更正並不總能產生預期的效果，但將發送的指令與返回的結果相關聯會產生碎片，希望有一天能將它們連接成一張地圖。但還沒有人知道比例尺是多少，更糟糕的是，比例尺似乎在無數個方向上都在變化。VISAR 表示，能有挑戰性的事情做是件好事。

圖里恩主管指揮行動的聲音從本地電路傳來。“信標鎖定保持穩定。貝爾分配器繪製 h-輸入和充電。無人機波函數在所有矩陣上註冊。導波束已同步。”隨後與 VISAR 交換號碼和狀態檢查。

這意味著門外的木筏已經準備就緒，周圍空間中的投影儀陣列也幾乎達到了功率。“信標”是供 VISAR 將木筏固定在上面的一個探測器，大約三十分鐘前被發送到多元宇宙中一個相當“附近”的位置，可以有把握地識別出來。根據返回的天文觀測結果和截獲的 Thurien 通信信號進行的修復表明，它距離 Gistar 鄰近系統之一的一顆不起眼的行星大約有 50 萬英里，並且是過去幾個月的時間。

“好吧，運氣好的話我們很快就會知道你是不是對的，”亨特對簡說。該測試涉及她和一些 Thuriens 一直在研究的回波的一個方面。通過反轉投影過程將物體帶回來，有效地在返回方向上創建一系列波浪表示。它已通過舊 MP2 室發送的一系列小物體成功演示。木筏將是第一次嘗試更大的身體，使用門。

“確定讓我們再次回家的部分是我非常感興趣的事情，”她乾巴巴地回答。

“維克，順便說一句，”考德威爾從亨特腦海中的窗口說。“歐文今天順道拜訪了。要我打個招呼。他也希望參與其中，

但他不能留下來。”由於登機口的一些最後一刻的變化，測試被推遲了幾個小時。

“那太糟糕了，”亨特說。“他喜歡退休嗎？”

“幹得不錯。他說，趕上他的閱讀和旅行，並且仍在考慮寫那本關於他在 UNSA 時代的書。但我認為他想念這家公司。我有沒有告訴過你，大約一兩年前我也考慮過退休？”

亨特驚訝地挑起眉毛。“不，你從來沒有。嚴重地？”

“當然。一觸即發。Maeve 最後說服了我。我覺得她一想到要整天、每天把我踩在她的腳下，我就感到害怕。

我很高興她做到了。我想我正在經歷一場”

VISAR 插話：“對不起，Bytor 想和 Gregg 談談。”

Bytor 是 Thurien 工程師之一，他在主管小組附近協助工作。

“馬上回來，維克。”

“當然。”

考德威爾消失了。亨特將注意力轉回到屏幕上。從木筏成像儀的視圖中可以看出，十六個投影鐘是藍紫色光盤，在星星的背景下向各個方向間隔開，MP2 在一個視圖上顯示為明亮的光，遠處是 Thurien 的遙遠地球。

控制中心周圍的 Thuriens 正專注於他們的任務。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期待任何真正的驚喜。亨特反思，即使是這樣的事情，一年前還被視為古怪的事情，也能以多快的速度被接受為例行公事。倒計時接近零。

“測序……正在轉移。”

大門是空的。就是這樣。沒有驚人的效果。—木筏在那兒的那一刻，以陣列圖案的焦點為中心，然後就消失了。如果一切都按計劃進行的話，它會穿越幾光年的空間和幾個月前的時間。

“看起來又是一個不錯的，” Chien 說，她的眼睛忙著看顯示器和數字。

“而我們坐在這裡對此嗤之以鼻。你真的意識到這一切有多麼驚人嗎？”亨特搖頭。

VISAR 確認與救生筏的數據鏈路正常工作。讀數回來表明它找到了信標。片刻之後，一個視覺頻道打開了，顯示了恆星和空間的變化視圖，這次沒有任何鈴鐺，沒有 MP2，還有一個不是 Thurien 的行星，更遠更小。

“就是它。”錢氏點頭示意。信標在另一張照片中進入視野，距離 VISAR 報告的距離為 11 英里。

“我們可能已經在那裡引起了一些興奮，”亨特說。不可能從 Thurien 監控中隱藏木筏大小的東西

他們所連接的任何宇宙的系統 並不是說有任何特別的理由想要隱藏它。事實上，恰恰相反。

考德威爾突然回到他的視野中。“它看起來不錯。木筏到了那裡，”他說。

亨特點點頭。“看起來是這樣，格雷格。”

“訪問已建立。我們正在出示我們的電話卡，”VISAR 通知公司。這意味著通過木筏的通信中繼，它與它的對應物 存在於目標宇宙中的 VISAR 保持聯繫。事實上，這是練習中更有價值的部分之一。它不必通過解碼進入一個陌生的系統，而是能夠傳輸大量描述木筏所處現實的信息。在用探測器進行一系列重複表演後，他們不再發起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聯繫人。例行公事已經過時了，接受方的人通常都傻眼了，無法提供足夠有用的東西，值得花時間。

“哇！” VISAR 並不經常插入感嘆號。“你很幸運，你沒有穿這套衣服。他們沒有在 Quelsang 關掉電源並將動作轉移到 MP2。發生了重大事故 聽起來像是物質衝突。它帶走了一半的研究所。除了 Danchekker 和 Mildred 不在場外，這群人全軍覆沒。我已經給了他們我們的記錄，但我不知道這是否有用。他們的整個項目都被關閉了。它正在整個 Thurien 和地球上引發重大政治醜聞。”

“哎呀！”考德威爾喃喃道。亨特只能默默地吹口哨，太過分了吃驚地形成任何單詞。

“Eesyan允許了？”錢說，聽起來很驚訝，有點難以置信。

“他們的 Eesyan 似乎很早就退出了這個項目，”VISAR 回答道。

“有分歧…… 來自地球的壓力是他無法接受的。”

“別告訴我，我能猜到，”考德威爾說。“我那裡的另一個自己即將被解僱，對吧？”

“你不在那裡，”VISAR 回答。“你一年多前就提前退休了。”

主管宣布：“波形穩定。現在切換到本地控制。”

“鏈接已停用以待命。泡沫歧管正在溶解，”另一個聲音報導道。

這是實驗的關鍵部分。通過權力的轉移
從大門被切斷。局部M-空間的氣泡及其擴展

形成筏子局部產生的氣泡的臍帶不再持續。木筏現在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可以在陌生的宇宙中自由移動，所有通訊都被切斷了。它模擬了 Shapieron 被送回 Minerva 時的情況。空白的屏幕和不活動的讀數證實，從木筏返回的所有信息都已停止。另一方面，前面發送的歸航信標仍然通過自己的臍帶纜與 MP2 的投影儀相連，並發回木筏的視圖，從大約 50 英里外用望遠鏡拍攝。

信標將在將木筏帶回來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對於 VISAR 來說，多元宇宙導航仍然是一項非常不精確的業務，無法確保通過盲目瞄準再次找到同一個地方。“地點”不僅意味著某個時間點在空間中的給定點，而且還意味著無數“相似”陰影中的一個特定變體，而且測試表明，重複看似相同的參數並不能保證返回到同一個；事實上，它從未成功過一次。但是，已經有一個活躍的信標給了 VISAR 一些“家”。因此，它的名字。

在他們嘗試重新建立聯繫之前，時間表要求暫停五分鐘。在房間裡，Thuriens 向後靠在更放鬆的位置，伸伸懶腰，然後轉身與其他人交談。

“哦，我本來想告訴你的，”考德威爾說。“波爾克中尉又來這裡騷擾我們了。”

“來自聯邦調查局？你在開玩笑。”

“他發現你最近才回來。現在我有麻煩了。看來我應該通知他們。和他們談談或做點什麼，你願意嗎，維克？把他從我背上弄下來。”

“好的。但我需要弄清楚從什麼角度來看待它，”亨特承諾道。

Formaflex 最近在嘗試推銷一種使用 Thurien 掃描和納米組裝技術複製物體的方法後上市。

他們聲稱他們將這一過程限制在傳統方法無法解決的領域，但製造業將其視為楔子的薄端並感到恐慌。Formaflex 的股價上漲創造了記錄，這當然是最初的消息所指的內容。

亨特不認為他自己會以同樣的方式傳遞任何類似的東西，即使沒有他經歷過的麻煩。他只能得出結論，在多元宇宙的某個地方，至少有一個版本的他自己在金融界的頭腦比他還要少。

“你知道它會傳播，” Chien 評論道。這是她回到的話題經常。“地球最終將不得不適應 Thurien 價值觀。貨幣系統旨在計算零和博奕的製衡

經濟。一本書中的每一筆貸方都必須通過其他地方的借方來平衡。但是，一旦引入了 Thurien 技術，系統假定的物質商品交換就不再是主導因素。他們的財富在於他們的知識，而知識則受制於不同的算法。分享你所擁有的不會讓你失去任何東西。給予的越多，每個人得到的就越富有。

總和是指數級增長。”

“我認為華爾街還沒有做好準備，Chien，”Hunt 說。

“它必須學習。精靈要從瓶子裡出來了。”

“我認為梅夫已經明白了，”考德威爾告訴他們。

亨特意識到圖里恩家族中正在爆發恐慌。

“維克！”

錢恩同時驚呼道。他隨著她的目光回到屏幕上，屏幕上顯示著信標傳回的信號。最不尋常的事情正在發生。以前只有木筏在星空背景下漂浮在太空中的形象，現在有兩艘木筏。

就在他看著的時候，其中一個消失了，片刻之後又出現在一個不同的位置。然後是三隻木筏；然後什麼都沒有。

隨著混亂模式的繼續，Thuriens 中的聲音要求中止測試。但 Chien 打斷了 avco，向財務總監講話。“一旦連接中斷，它就開始了。嘗試恢復它。”

幾秒鐘過去了，他正在為這個決定而苦苦思索。然後，“我們會嘗試的。為泡沫提供動力。”使用信標提供的歸巢信息恢復和投影門氣泡。經過幾次更正後，從木筏上饋送的屏幕又恢復了活力。同時，信標發送的木筏的視野穩定了。五分鐘過去了，十……

沒有出現問題的進一步跡象。

“我們將按計劃繼續進行，”財務總監宣布。最後一部分是再次將木筏帶回來。一切順利。鐘聲調至全功率，VISAR 啟動反向相序，幾秒鐘後木筏重新出現在大門內，看起來好像從未離開過。它的視圖再次顯示了從 MP3 中看到的宇宙。籠子裡，動物們或蹦跳，或覓食、抓撓，或靜坐沉思，一切若無其事。

顯然，觀察到的是某種時間線收斂效應。迄今為止，會聚一直是多端口投影儀附近發生的一種現象，例如 Quelsang 原型和 MP2 的放大室。但是木筏上沒有投影儀。它僅攜帶儀器和通信設備，以及機載測試模型。

用於 Shapieron 的氣泡發生器。許多適合儀器和通信任務的探測器已經發送了好幾個月，以前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所以這個效果必須是由機載氣泡發生器引起的。但這只是在連接回 Gate-end 氣泡的臍帶被切斷時才發生的。這表明，當氣泡以雙頭啞鈴形式存在時，這是某種東西被抑制的結果。

使用裝有 MV 的觀測器探頭進行了進一步的實驗
波浪分析儀近距離監測木筏周圍的事件。結果發現，投影儀端會聚區被困在門氣泡的核心區域，也作為臍帶內的細絲延伸到遠端。在這裡，它也在遠端氣泡內部形成了一個會聚瓣，但只要兩個氣泡相連，一個

它們之間的“緊張”使它縮小到一個很小的核心區域，以至於以前甚至沒有人懷疑它的存在。

然而，當門端被停用時，板載電源在
筏端擴大了遠處的氣泡及其核心匯聚區，產生了奇異的可觀察效果。解決方案是在投射的駐波穩定且無法消散後立即停用遠程氣泡。雖然精確的物理原理仍有待研究，但反複測試表明該方法是可靠的。在這一切過程中值得注意的一個有趣的一點是，他們認為收斂問題已經解決，因此繼續下一步，將配備用於通信的儀器探測器送回，然後發現收斂是一個比他們想過。這或許可以解釋另一個現實中的類似構想設備的情節，它在不久前引發了虛擬的瘋狂，這讓亨特感到困惑。

圖 2。

- (A) Quelsang 原型。見第132。
- (B) MP2 氣泡包含收斂，但未消除測試對象的分散。見第208。
- (C) 擴展氣泡防止分散。見第209。
- (D) 分離氣泡。板載電源驅動氣泡和遠程端匯聚區的擴展。見第250。
- (E) 穩定後遠程氣泡的崩潰消除了收斂。
見第252。

第二十八章

亨特永遠不會相信他會看到人類通過計算機表現出多愁善感的那一天。在涉及筏子的進一步成功測試之後，下一個主要步驟是通過對 Shapieron 本身重複實驗來將事情擴展到操作尺寸 門配置的大小已以此為最終目標。Shapieron 是現存同類船隻中唯一的一艘，如果出現任何問題，它將是無可替代的。但是導致這個關鍵測試的一切都進展順利，甚至 Eesyan 也感到滿意，最終到了必鬚面對決定的時刻。

將整艘船非物質化的第一次試驗就是這樣 只涉及船隻，船上沒有 Ganymean 或人類。

這種預防措施是常規方法，但在這種情況下有一個不尋常的並發症。Shapieron 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它的分佈式控制和計算實體 ZORAC 在某些方面是 VISAR 的小型前身 當 Shapieron 基於 Jevlen 時，它一直在做著插入行星網絡的寶貴工作。事實上，VISAR 的非正式、異想天開的交互風格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在船員中很受歡迎的舊星艦系統的界面設計。

ZORAC 是 Hunt、Danchekker 和當時在場的其他 Terran 在 Shapieron 奇怪流放後首次出現在 Ganymede 後實際與之交談的第一個外星情報。對於他們，以及其他在隨後的 Ganymean-Terran 在木星交易期間，或後來在 Shapieron 在地球上逗留的六個月期間了解 ZORAC 的人來說，它具有獨特的個性，有必要將其歸類為一個有知覺的存在它自己的權利，在每一個詞的意義上。Garuth 和他的 Ganymean 船員更是如此，對他們來說，ZORAC 不僅是這艘船和船上一切的完全可靠的管理者，二十年來他們的生命賴以生存，而且還是他們的伙伴、顧問和導師以某種方式使它與任何 Ganymean 一樣成為任務的成員。簡而言之，根據普遍共識，失去這艘船將是一種恥辱，但如果事情就是這樣，他們就可以接受它；但他們不準備危及 ZORAC。

ZORAC 本身對這種前景並不擔心，從到目前為止的實驗記錄得出的結論是，出現任何嚴重問題的可能性不會耗盡任何電路。通過 M 空間轉移的電子和光電設備以及

恢復的人繼續正常運作，動物也是如此。這只是又一個濕漉漉的生物碳基頭腦再次變得情緒化的例子，所以最好讓他們想出一些能讓他們更快樂的東西。生物頭腦想到的是，作為保險起見，在進行試驗之前，VISAR 會存儲 ZORAC 的完整備份。至少，如果情況變得更糟，這些信息將使 ZORAC 能夠在以後以某種其他形式重新創建。確切地說，這種形式可能是什麼，他們同意擔心何時以及是否有必要。

結果證明，擔心是多餘的。將 Shapieron 從門中非物質化的第一次試驗是一件非常謹慎的事情，只涉及將它移動幾百英里到位於 Gistar 系統不遠處的一個非常“接近”的現實中的燈塔。ZORAC 在宣布一切正常之前假裝系統崩潰幾秒鐘，差點引起冠心病，而且這種體驗實際上比通過 h 空間的常規傳輸更令人不安。隨著信心的增強，測試的範圍逐漸擴大，直到在整個多元宇宙中投出一個信標（確切的“位置”仍然無法準確地預先確定），將 Shapieron 送回家，然後帶來 Shapieron 背部已被證明是一項可以隨意重複的任務。而這也終於將他們帶到了第二個無路可走的關口：第一次活人審判。

Thuriens 指出，這是他們的項目；派遣第一個存在的特權應該是他們的。Terrans 提醒他們，正是他們收到了傳遞信息的中繼器，使他們都走上了正確的軌道，所以他們應該先發製人。沒有人十分確定這個結論遵循的邏輯，但這是人族團隊中任何人都能想出的最好的論據，所以他們都假裝不知道其中的不合理之處。爭論一直持續到事情回到考德威爾那裡，他的回答很簡單，“為什麼不每人派一個？”為什麼不？就像許多顯而易見的事情一樣，一旦有人說出來，它就顯而易見了。然後，當然，問題就變成了，每個人是誰？既然亨特正式成為了人族組織的領導者，毫無疑問這就是他的意思。有一條古老的原則，即軍官們不要期望士兵們做他們自己不準備做的任何事情，無論如何這很適合他的氣質。鄧肯瓦特對此提出異議，理由是亨特的經歷讓他不那麼容易犧牲，亨特認為這是鄧肯為自己贏得一些榮耀的廉價策略。Thuriens 一家對這些錯綜複雜的事情有點不知所措，因為無論如何，個人榮譽的概念對他們來說意義不大。

Danchekker 私下聯繫了 Caldwell ,向他傾訴 Duncan 認為 Vic 不應該處於危險之中的觀點是正確的 ,儘管風險可能很小 ,並建議 Caldwell 撤職並將決定權從 Hunt 手中奪走可能是合適的 。然而 ,考德威爾知道看到領導者被否決對團隊不利 ,因此選擇不干涉 ,讓亨特通過拉低等級來維護自己的地位 正如考德威爾知道的那樣 。事情已經解決 ,Thuriens 採取了一種無異議的觀點 ,即如果 Terrans 提出他們小組的負責人 ,Thuriens 也會這樣做 。所以 Hunt 和 Eesyan ,原來是這樣 。

他們必須前往 MP2 進行測試 ,並穿著太空服 。原本的 Quelsang 的傳送室不夠大 ,無法容納一個人 ,更不用說八英尺的 Thurien 了 。 MP2 在太空中遠程建造並將其測試對象投射到遙遠區域的原因是為了避免與固體物質內部物質重新物質化相關的危險 。同樣的考慮也適用於預測人員 如果有的話 ,更是如此 。

因此訴訟 。

他們站在金屬牆壁的房間裡 ,抓住凸起的格柵上的扶手 。一堆亂七八糟的監控頭和儀器支架填滿了他們周圍的空間 ,擠在從各個方向傾斜的投影儀鏡筒的孔徑之間 。在幾個地方 ,眼睛通過觀察孔注視著他們 。光柵下方是包含會聚抑制器的直徑五英尺的球體 。毫無疑問 ,隨著時間發生的奇怪事情有一天會成為進一步研究的主題 ,但就目前而言 ,它們將被限制在那裡 。作為測試對象 ,Hunt 和 Eesyan 的體型遠小於需要攜帶本地氣泡發生器的尺寸 。

亨特雖然一直保持著一副輕鬆的姿態 ,但是這一切卻有一種陰森而壓抑的感覺 。他覺得自己像是某種可怕的、過於復雜的處決儀式中的受害者 。他平時愛開玩笑的習慣已經離他而去了 。套裝讀數都很好 ,投影儀系統正在倒計時 ;沒什麼好說的 。雖然考德威爾又是從地球打來的 ,但這一次他卻沉默寡言 。就好像他能讀懂亨特的心情 。典型的格雷格 ,亨特心想 。

“一切都好 ?”亨特的頭盔里傳來圖里恩主管科學家的聲音詢問道 。

“沒事 。”

“我們準備好了 ,”Eesyan 說 。

投影儀的黑色嘴巴瞬間閃爍黃色 ,然後

穩定為均勻、無深度的靛藍。“測序……”

正在轉移。”

亨特漂浮在太空中。這不是 VISAR 製造的某種虛擬幻覺，而是他在某處的神經耦合器中體驗到的。

他真的在外面，距離 MP2 幾千英里，如果一切都像過去那樣消失的話預定。它似乎，亨特可以在他判斷為一英里或更近的距離內看到其中一個信標。對於參與測試的活人，Eesyan 規定除了常規的歸航信標之外，還要提前發送一個備用信標。隨著亨特慢慢地旋轉，伊斯安進入了視野，與星空一起滑過。當他觀察周圍的環境時，他在 Thurien 宇航服頭飾內的長長的 Ganymean 臉左右轉動。亨特能感覺到他剛才的憂鬱情緒讓位於一種奇怪的令人振奮的敬畏感。

他不得不提醒自己剛剛發生的事情。構成他身體的每一個粒子都被轉化為波浪圖案的一個組成部分，投射並穩定在多元宇宙的一小段距離內。在那裡，利用投影儀發射的能量，波分量凝結成定義物質粒子的節點，重建了等同於維克多亨特的配置。

這就是現在的他，一個從振動的局部能量凝結中凍結出來的結構，就像在 MP2 的那個人一樣。一個從投影儀通過 M 空間臍帶持續存在的包容氣泡將圖案保持在一起，同時它找到了局部能量平衡並穩定下來。

“我們讀得怎麼樣？”主管的聲音停止了。

“一切似乎都令人欽佩，”Eesyan 回答道。

“維克？”

“哦……好吧。正好。”

“從這裡看起來不錯。我們可以進入下一階段了嗎？”一旦他們走到這一步，不完成這個過程就沒有任何收穫。Eesyan 看著對面。亨特對著他的手套豎起了大拇指，然後點了點頭。

“繼續，”Eesyan 說。

“現在溶解泡沫。”

他們等待了幾秒鐘。亨特袖子麵板上監測鏈接通道狀態的指示燈突然變為零讀數。“我是 Eesyan，正在呼叫 Control。測試。”沒有回應。

亨特嘗試並得到了相同的結果。

“我想我們只能靠自己了，”亨特在當地頻道中說。

“仔細想想，的確如此。”

對於 MP2，Hunt 可以辨認出是光線中閃爍的光點

吉斯塔對面的方向並不是他們來的 MP2。他正透過頭盔面罩凝視著一個不同的宇宙。

而他和 Eesyan 現在是其中的一部分。現在，這個 MP2 中可能還有另一個 Hunt；如果沒有，幾乎可以肯定在他右肩後面的 Thurien 某處會有一個，看起來像一角硬幣那麼大。十多分鐘前出現的信標，現在恐怕已經讓人驚愕了。

亨特一邊想像著如果圖里恩的傳感器還解決了兩個身著宇航服的人漂浮在太空任何地方數英里之外的反應，一邊對自己咧嘴笑了。

套筒面板指示器再次顯示活動。VISAR 自始至終都鎖定著燈塔，改造了泡沫。“控制檢查。你的讀數看起來不錯。”

“一切都很好，”Eesyan 報告道。

“好吧，”亨特附和道。

“我想你意識到你剛剛創造了歷史？”考德威爾的聲音傳了進來，完美地判斷亨特再次處於社交狀態。

“這幾天似乎成了這裡的日常用品，格雷格，”亨特告訴他。

“看夠了嗎？”MP2 的主管詢問道。

“人們永遠看不夠這個，”Eesyan 回答道。

“好吧，它必須這樣做，”另一個 Thurien 打趣道。“這都是我們已經安排好的，而且我還得對付這個非常細心的老闆。抱歉，各位，是時候送你們回家了。”

在那之後，有一些試驗涉及將載有 Shapieron 的乘客送往多元宇宙中逐漸“更遠”的一系列目標。沒有新的驚喜。終於到了對它一直領導的任務規劃進行最後修改的時候了，它一直在按照自己的節奏與工程並行進行。Eesyan 和 Hunt 與 Calazar、Showm 以及報告該項目的大會代表進行了最後一次會面。似乎沒有理由不為兩週內的出發做好一切準備。

第二十九章

Imares Broghuilio 經歷了一種接近恐慌的感覺，這種感覺伴隨著意識到自己已經恢復意識，但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也不知道此刻之前發生了什麼。他只是……“是”。

奇特的光線模式似乎在他的腦海中收縮、擴大和旋轉。就好像他的思想不知何故分解成十億個碎片，現在才開始重新組合起來。他躺在堅硬、不舒服的表面上，感覺又僵又冷，就好像他已經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唯一的聲音是機器低沉的嗡嗡聲和呼吸機穩定的呼氣聲。

他睜開眼睛。在一段不確定的時間裡，它可能是任何東西
從幾秒鐘到幾分鐘，他發現自己正在註視的物體、形狀、色塊和光中心的雜亂無章拒絕呈現出傳達意義的連貫性。他的頭的一側很疼，好像他撞到了它一樣。然後從某處傳來一個低沉的、合成的聲音，“不穩定的共振狀況正在減弱。在計劃外的 h 轉移後重新融入正常空間。到達坐標未知。定位器呼叫未被確認。未檢測到網格活動。評估。”

這些文字提示視覺圖像的碎片將它們自己組合在一起，成為 Jevlenese 航天器橋甲板的內部。附近的一聲呻吟完成了將 Boghuilio 的精神力量推回運動的過程。危機……。

本地 JEVEX 節點宕機……。 Thuriens
和 Terrans 挫敗了該計劃……。
離開並重新集結……。緊急轉移到烏坦。

他現在又回來了。五艘載有 Broguilio 的 Jevlenese 船隻，最近被宣佈為短命的 Jevlenese Worlds 聯邦的總理，他的直接同夥和核心追隨者已經從 Jevlen 起飛，試圖逃往他們秘密的堡壘工廠星球，Uttan，他們可以在重新整合併制定新計劃的同時堅持下去。但是 Shapierion，按理說本不應該在 Jevlen 附近的任何地方，卻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緊追不捨。在 Calazar 和地球之間顯然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的不正當交易之後，Shapieron 號本可以搭載帶有 Terran 武器的 Terran。Jevlenese 的飛船永遠不會在正常空間中超過舊的 Ganymean、自供電星際飛船。

Broghuilio 已下令立即將 h 空間轉移到 Uttan。

Uttan 是真正的 JEVEX 系統被秘密轉移的地方。在 Jevlen 支持的活動，這是 Thuriens 多年來所知道的全部，是一個空殼行動。但是，當 JEVEX 試圖為五艘船投射一個旋轉的黑洞傳輸端口時，其他一些試圖對抗它的力量介入了，導致漩渦變得不穩定，並創造了劇烈糾結和痙攣的時空條件。它只能是 VISAR，它試圖從光年之外阻止轉移，但除了來自跟蹤 Jevlenese 腳後跟的 Shapieron 偵察探測器之一的不充分信息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引導它。逃避的企圖來得太遲了。

在不可逆轉的重力梯度的推動下，五艘耶夫林人的飛船繼續前進，陷入混亂的相對論的混亂之中。

呻吟聲再次傳來。 Broghuilio 聚集了他的能量，當他的頭從甲板上抬起時畏縮了一下，然後把自己拉起來足以轉身並坐在他的背部靠在控制台的底部。懷洛特，前 Jevlenese 外務部長，自從被任命為新聯邦軍隊的總司令以來，正彎腰坐在操作台的一個座位上，雙手摀著臉。一滴血從他的手指間流到他的袖子上。 Broguilio 舉起一隻手摸了摸自己的臉和鬍子。他沒有發現任何潮濕或粘稠的東西。與他們在一起的科學顧問加文·埃斯托杜 (Garwain Estordu) 躺在櫥櫃和設備面板之間的過道上，仍然昏迷不醒。在他們周圍，一直在附近的船長和其他船員要么一動不動地蜷縮著、張開各種姿勢，要么慢慢開始移動並顯示出生命跡象。“目前無法進行全面評估，”之前發言的計算機報告道。“矩陣和系統文件已被破壞。

運行深度掃描診斷、修復連接和重建所必需的。

要求確認...。重複，請求確認.....。

進行中。”

Broghuilio 呆滯地記錄了情況。他的目光向上飄移，看著俯瞰艦橋甲板的主顯示屏。它展示了太空和星星的景色。所以至少還有那麼多東西在起作用.....。

中心的一側是行星的圓盤。這不是耶夫倫。也不是烏坦。這根本不是 Broghuilio 回憶以前見過的世界。

毫無疑問。這個星球是密涅瓦，伴隨著它月亮。大約三億英里外的母星的光譜、大小和質量與太陽系的相同，然後對周圍環境進行的望遠鏡調查發現了木星。星星圖案是從空間中的那個點投影出來的。除了它必須被校正以允許

五萬年的流逝。沒有任何類型的信號表明 Thurien h-grid 的存在，在他們的任何通信、導航或數據波段上也沒有任何信號。也不應該有。銀河系的這一部分沒有 Thurien 存在。因此，VISAR 還不存在。

耶夫林人的船隻在密涅瓦被毀之前回到了密涅瓦。
甚至 Broghuilio 也被慢慢滲透到他的意識中的意識麻木了
大腦表現出他慣常的好戰性。“這怎麼可能？”他對埃斯托杜耳語道，埃斯托杜現在恢復得很好，可以坐在其中一個船員站裡，但仍然顫抖。

這位科學家無數次地註視著顯示器，彷彿它的一部分
他的腦海中仍然保留著一種希望，即他們的信息可能會以某種方式改變。“我們進入的是時空的完全錯位。它把我們帶到了量子整體的另一個區域。我不能告訴你怎麼做。物理學界從來沒有預測過類似的事情。”

“那我們怎麼回去？” Broghuilio 問道。
埃斯托杜黯然搖頭。“它所需要的能量濃度可以
只能由具有通過 h 網格聚焦的 VISAR 和 JEVEX 能力的系統創建。這裡沒有這樣的東西。
我們無路可退。” Broghuilio 的臉變紅並開始腫脹。“大人，你想喊多少就喊多少，但這改變不了任何事情，”埃斯托杜說。“我們應該考慮的是我們在這裡的選擇。別無選擇。”

一向奉承阿諛奉承的 Estordu 說出這樣的話，太不合常理了，出人意料，Broghuilio 正要說話就停了下來，洩氣了，有那麼一會兒只是盯著他看。也許 Estordu 的創傷比他表現出來的還要嚴重。

聽到的艦長和其他軍官，以及出現的布羅吉里奧的其他工作人員，都陰沉地消化著這些信息。

懷洛特的一個臉頰上有輕微的傷口，但除了瘀傷外沒有什麼比這更糟的了或兩個。“所以我們沒有主要的 h-grid 電源？”他總結道。“只是輔助系統？”

“看來是這樣，將軍，”船長說。
“我們需要盡快在某個地方降落，”懷洛特觀察到。
倒鉤祝賀懷洛特的才華開始本能地形成
Broghuilio 的嘴唇，卻隨即死去。諷刺會讓他們無處可去。“船長，將情況傳達給其他船隻的指揮官，”他命令道。

“讓他們待命，等待進一步指示。”
“是，是，閣下。”
Broghuilio 在地板上踱來踱去，站起來凝視著主顯示屏，仍然在他思考的時候，展示了密涅瓦的景色。他發現，他仍然需要一隻手放在其中一個控制台上以穩定自己。他現在希望他有

當機會出現時，努力學習盡可能多的關於大災變前密涅瓦的知識。但他專注於地球監視計劃，管理向 Thuriens 報告的信息，並秘密建立 Jevlenese 軍事能力。他的臉轉向未來，他一直喜歡告訴他的下屬。過去的已經過去了，與他無關。現在，這句話對他們來說具有諷刺意味。

他曾談到地球是 Cerians 的新權力基地，但那是更多的是為了宣傳價值。他真的對 Cerians 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們是最終的災難性戰爭摧毀了 Minerva 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 Thuriens 將另一邊 Lambia 的倖存者帶回他們自己的銀河系，最終將他們安置在 Jevlen。這使耶夫林人成為“蘭比亞人”；因此，Cerians 是敵人。 Broghuilio 的歷史分析和由此產生的任何意識形態從未真正比這更深入。他看著月亮，在密涅瓦的圓盤後面半亮。

“傑維克斯。”提示是一種心理反射。沒有回應。當然，JEVEX 不在那裡。他轉過頭在他的肩膀上說話。

“埃斯托杜顧問。你能告訴我關於 Lunarians 此時的技術能力嗎？尤其是軍事組織和武器能力。”

“我們最多要做的就是最後一戰的事件。顯然還沒有發生。但即使到那個時候，他們所處的階段仍然很原始。簡陋的核武器和光束武器；離行星的能力足以對抗近太空並在他們的月球上建立遠程轟炸裝置，並將一些機器人調查發送到地球。但有跡象表明，隨著雙方軍事化進程的加速，大多數必要的進展都發生在接近尾聲時。”

“所以他們可能仍處於密涅瓦的早期階段，”Broghuilio 說，他的眼睛仍然盯著屏幕。“它們還沒有在月球上有任何顯著的存在。”

“可能是這樣，閣下。表面的望遠鏡調查會告訴我們更多的。也是通信流量的概況。”

Broghuilio 盯著圖像看了一分鐘左右。雖然表面上是基於耶夫倫的運輸工具，但他的五艘船都配備了 Thuriens 從未了解過的武器。此外，他們還存放著他從 Uttan 運來的各種武器，作為他集結的一部分。

他們之間載著大約兩千到三千名他的支持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受過訓練並且有在偏遠地區舉行的戰爭遊戲的經驗。確切的數字是不確定的，因為

趕緊從耶夫倫撤離。他轉身，雙手背在身後。

“很好。你們都有時間考慮情況，”他告訴他的助手。

“你推薦什麼計劃？”他看著埃斯托杜。

“什麼？……那是……”

Broglio 的目光轉向了 Wylott。“一般的？”

“好吧，這幾乎沒有……我的意思是，鑑於變化的突然性情況。”

Broglio 接管了公司的其餘部分。“專家們沒有計劃，”他告訴他們。“不過，我確實有一個計劃。我們現階段不知道

Minervan 空間監視系統的有效性如何。由於它們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行星際活動，我希望它們是最小的。但是，讓我們不要冒險。在我們形成明確的戰略之前，我們寧願我們的存在不為人所知。在太空中，我們很容易被發現。假設月球仍然無人居住。我預計情況會如此。我們將在那裡降落並建立一個臨時偽裝基地。一個小型登陸隊將被派往地球偵察情況，並與似乎對我們的利益有利的當局聯繫。如果他們處於敵對行動加劇的早期階段，正在努力發展武器和戰術，那麼我們似乎沒有什麼可以討價還價的潛在價值。我相信你們能接受我的觀點，先生們？”

懷洛特開始慢慢點頭。是的。當然。

“顧問 Estordu，立即著手安排調查他們的月球，”

Broglio 命令。“我想要一份關於任何可見表面裝置和通訊活動。”

“是，閣下。”

“船長，同時向所有飛船發出命令，以最小的雷達剖面保持朝向 Minerva 的方向。懷洛特將軍，我們需要一份我們所攜帶的武器補充清單，以及人員數量和按技能等級和專業類別分類的明細表。還有為地面基地準備的設備時間表。”

“先生。”

隨著長輩們傳達命令，橋區開始熱鬧起來，Broglio 覺得自己又回到了他熟悉的角色。所以地球上的那些業餘愛好者認為他們對戰爭準備有所了解，嗯？

也許他可以介紹一些他們還沒有想到的概念。誰知道呢？看來他懷揣著成為傑夫倫武士霸主的野心落空了。如果沒有回頭路，那就什麼都沒有

要做的事情。但是，也許，一個不同的世界，也許？他的臉朝向未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他滿意地環顧四周。

“評估完成，”橋面計算機自豪地宣布。“我們在太陽系，距離密涅瓦星球八十萬英里，時移負五萬年。”

“把那個白痴東西關掉，”Broghuilio 咆哮道。

第三十章

門控制器背誦了現在熟悉的台詞。

“測序……正在轉移。”

但這一次是真的。大門投影鐘的巨大圓盤變成了藍色，從藍色變成藍靛色，然後消失了。不一樣的星域環繞著這艘船。

亨特第一次登上夏皮隆是在它出現在木衛三之後不久。他和 Danchekker 一直在那裡的一個探索基地，旨在調查在冰層下發現的一艘舊 Ganymean 航天器的殘骸。

Shapieron 收到了由 UNSA 工程師重新啟動的一台設備發出的信號，並將其帶到了那個位置。

Shapieron 那時實際上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鎮，擠滿了各個年齡段的 Ganymeans，從最初任務中的編號，到在其奇怪的流放過程中出生的最小的孩子。它的內部顯示出作為其居住者二十年來唯一的住所的磨損和疲倦。幾天前，當亨特在熟悉的走廊和畫廊裡走來走去時，在船上改裝後，一切都閃閃發光，煥然一新，就像一座廢棄的大教堂。只有 Garuth、他的高級軍官和一群骨幹船員正在為這艘半英里長的星艦配備人員。它被用於自主操作的能力，而不是因為它的大小。

Terran 特遣隊包括原始小組，但 Mildred 除外，她回到地球寫她的書，以及 Sonnebrandt，他的事務使他滯留在歐洲。他們在船上的指揮甲板上關注了這一事件，那里至少有幾乎正常的船員在他們的崗位上，感覺有點像過去。這是亨特自遠征耶夫倫以來第一次回到船上，當時他們登上了偽戰爭號。事情是如何導致這個圈子的，這很奇怪。 Broghulio 的船隻不知何故被扔回了古代密涅瓦的啟示激發了多元宇宙研究的整個項目，現在最終以他們回到同一個地方和時間而告終。

好吧，不完全一樣。該任務的希望是創造一個新的現實，從中產生迄今為止還不存在的多元宇宙中的整個未來家族。新的世界觀挑戰了以前的信念，這種信念純粹來自物理考慮，即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都確實發生在“某處”。Danchekker 與 Thurien 哲學家一起發展的新路線認為，意識能夠

改變量子概率。隨著意識現在介入以啟動跨宇宙的變化，可以創造新現實的建議正在流行。它無疑為這次任務提供了主要靈感。

希望是創造一個過去的變體，密涅瓦在其中被拯救了：在多元宇宙的巨大分支中的一根新樹枝，它將像人類和 Ganymean 的所有歷史一樣成長並結出果實。一些人仍然堅持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其他人則認為，恰恰相反，這正是多重宇宙存在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能夠帶來道德上有意義的改變就是意識的目的。但有兩件事可以肯定地說。首先，沒有人知道。其次，既然他們的願景和目標感已經受到啟發，像 Calazar、Showm、Caldwell 以及參與該項目的幾乎所有其他人都不會等待哲學家達成共識。無論如何，兩個種族的哲學家之前在無數場合都做過太多次，然後改變了主意。

那麼，目標就是在災難性的戰爭發生之前出現在密涅瓦。然而，儘管在討論和規劃上付出了所有努力，但當時應該發生的事情遠未解決。這並不是說 Thuriens 和 Terran 無法就目標或實現目標的策略達成一致。令人驚訝的是，人們對這場戰爭及其時代知之甚少，對戰爭爆發前幾年發生的事件知之甚少。

密涅瓦幾乎所有的圖書館和記錄都被摧毀了。可能是受到他們在很久以後仍然對他們試圖消滅地球上掠食者的災難性嘗試感到內疚的影響，Thuriens 採取了一項政策，即置身於月球事務之外，並開發他們自己的以吉斯塔為中心的銀河係部分。只是在戰爭的最後幾天，當他們留在太陽系邊緣的監視器記錄到標誌著密涅瓦終結的爆炸時，他們才匆忙組織了一項調查任務。太倉促以至於他們忽略了不進行引力投射的正常規則破壞性傳輸端口進入行星系統。為救援任務而建造的港口引起的劇變使密涅瓦的孤兒衛星走上了軌道，最終將它帶到了地球。它還將最大的完整密涅瓦碎片向外推進成為冥王星。

奇蹟般地，一些月球人靠著密涅瓦的碎片倖存了下來。但毫不奇怪，很少。它們是從他們在原冥王星和其他碎片中發現的壁龕中回收的；就像散佈在月球表面的帶子。它本身就是衝突造成的毀滅性廢物；從各種飛船和軌道站漂浮在所有殘骸中。保存政治文本和歷史記錄並不是倖存者的首要任務。

當時很關心。直到很久以後，才從帶回 Thurien 的 Lambian 人那裡獲得了記載，Thurien 後來成為了耶夫林人。這些敘述幾乎完全是口頭的，是憑記憶複製的。他們來自的人不成比例地來自士兵、宇航員、採礦和建築工人、農民、獵人、村民和其他遠離戰區的人群，而不是城市居民、學者或可能研究過的專業人士此類事項。

因此，密涅瓦任務採用的策略是最直接的策略，即瞄準“下游”某處，即戰爭結束後的某個時間，盡可能最好地測量，然後在一系列偵察中“向上”工作希望收集足夠的信息以確定更有利的干預點。

VISAR 已相應地將信標發送到適當的區域，兩個信標現在是常態，儘管沒有出現過故障。初步讀數表明時間段大致正確。天文定位找到了木星和土星，但沒有找到密涅瓦，但這意義不大，因為它可能在太陽的另一邊。有一些電子通訊，但無法解釋，因為那個時期的月球通訊程序是未知的。要想了解更多，唯一的辦法就是讓 Shapieron 去那里四處看看。

當所有的眼睛都注視著屏幕上顯示的外部圖像時，指揮甲板上瀰漫著緊張但奇怪的沉默。“信標在這裡，”

佐拉克報導。“無論如何，我們來對地方了。通道返回家已經開始工作了。” Calazar、Caldwell 的圖像和從 MP2、Quelsang 的實驗室以及 Thurios 政府中心某處觀看的焦慮面孔在主屏幕上形成了一個蒙太奇。

“好吧，我想就是這樣了，”考德威爾說。“您稍後入住時，我們會再次與您交談。”從 Thurien 到信標的 M 連接將保留，信標仍將能夠通過常規通信波束進行中繼。然而，當 Shapieron 啟動其主驅動器時，其常規通信將被切斷，主驅動器創建了一個電磁信號無法穿透的變形時空的封裝流形。

“不會太久，”亨特回答道。“當我們剛剛進行快速檢查時。”

“祝大家好運，”卡拉扎說。

“我們對此毫無疑問，”Eesyan 回答道。

“放輕鬆，Junior，”VISAR 說，瞄準 ZORAC，逗生物形態。

“初級？在你成為設計規範之前我就在駕駛這艘船。”

“報告當地情況，”主管要求道。

“波函數得到鞏固和穩定，”Garuth 回應道。 “準備分離。”

“溶解泡沫。”

“局部泡沫失效，”ZORAC 建議。

顯示他從 Thurien 鏈接的屏幕被剪掉了。 Shapieron 是一個自由體，現在是另一個宇宙的一部分，因為它存在於大約五萬年前的某個地方。

“ZORAC，轉到主驅動器，”Garuth 指示道。 “帶我們去第一個參考。”

這開始了一系列圍繞太陽系的停留和檢查，以驗證 Shapieron 是否在主要驅動條件下正常運行，並評估它們的位置和時間。密涅瓦沒有被發現。它的衛星已經定位，已經在將它向內帶向太陽和新生的冥王星的軌道上，從行星碎片的分散雲中出現。近處的遠景顯示最近抵達的 Thurien 救援船開始了他們吃力不討好的任務。 Shapieron 能夠在常規本地頻段和 h-link 模式下拾取可識別的 Thurien 串擾。

Shapieron 的指揮甲板周圍幾乎沒有人談論。 Garuth 決定他們不會宣布自己的身份。那裡的救援人員有足夠的考慮，情況不會進一步複雜化。

在他們離開之前，還需要驗證一件事。 Broghuilio 和他的 Jevlenese 被認為是在 Lambian-Cerian 裂谷形成的前後出現在密涅瓦的。究竟是不是耶夫林人造成的，不得而知。但即使沒有，布羅吉里奧在密涅瓦上表現出的好戰性格和征服野心表明，他們也會參與使緊張局勢升級，最終導致戰爭爆發。

由於夏皮隆號目睹了那場戰爭的結束，它顯然是在耶夫林人到達之後到達的時間點。

究竟過了多久，誰也說不准。當時的 Thurien 審訊者沒有詢問有關 Jevlenese 的問題，因為 Jevlenese 還不存在，而 Lunarian 倖存者對過去某個時間點出現的任何神秘外星人隻字未提。這不足為奇。

因為如果事件確實按照推測的方向發展，那就意味著一方正在得到外星人入侵的幫助，如果他們知道的話，外星人的存在只能聯合起來反對。

因此，Broghuilio 和他的部下，以及與他們有關聯的任何月球元素，將有充分的理由隱瞞新盟友的起源這一事實。 Jevlenese 的完全人類形態將具有

大大方便了。

根據最初“查理”調查時可用的月球記錄碎片，人們猜測耶夫林人到達了

密涅瓦戰前一兩個世紀。鄧肯和桑迪幫助進行的最近的研究現在表明它的價值要低得多。戰爭升級到毀滅地球時，蘭比亞領導人是一位名叫 Xerasky 的獨裁者。

他在他的前任扎爾貢去世後上台執政，當時很少有人懷疑這是澤拉斯基策劃的。Zargon 曾是最後一位蘭比亞國王 Freskel-Gar 的前軍事將軍。Zargon 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他在發起和指揮一項先進的軍事化計劃時迅速脫穎而出。他後來罷免了 Freskel-Gar 並宣布獨裁統治，親自掌權。Zargon 可能是 Broghuilio 的暗示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仍然是猜測。Zargon 在 Minerva 毀滅前大約二十年的某個地方突然出現。

當 Jevlenese 的船隻從另一個宇宙隧道中離開時空的混亂時，他們被探測器跟蹤，其最後傳輸的 Minerva 圖像在隧道關閉之前返回。

亨特、丹切克、加魯斯和夏皮龍號上的其他人現在在那個圖像出現時就在場。探測器來自夏皮龍號，它一直在追逐耶夫林人。五萬年後，它在太陽系邊緣運行並攜帶仍然可用的 h 波段設備，將傳遞第一個信號，打開現代地球與 Thurien 之間的聯繫。如果它在二十年前與 Jevlenese 一起到達密涅瓦，那麼該探測器現在應該就在某處。這是要檢查的最後一件事。

ZORAC 使用船上的通訊設備掃描黃道周圍的圓圈，發送出適當的呼叫代碼。果然探測器返回了一個確認並從離密涅瓦不太遠的位置定位。它有五萬年的時間才能找到通往太陽系邊緣的路。這意味著，是的，Broghuilio 和 Jevlenese 已經到了。但他們已經是密涅瓦過去的一部分了。Shapieron 需要逆流向上游更遠。

“這就是我們需要知道的全部，”Eesyan 告訴 Garuth。“我們在這裡無事可做。”

Garuth 將 Shapieron 帶回了主要信標附近。一種
當船從主驅動器斷電時通過信標呼叫與 Thurien 重新建立聯繫。

“確認鎖定船舶的補償器，”主管的聲音建議道。

“抑制器補償正。穩定泡沫……

你設置為

回家。”

“你們似乎不太健談，”考德威爾回到賽道上評論道。

沉默持續了一兩秒鐘。

“我想你能說的並不多，Gregg，”Hunt 最後回答道。

第三十一章

營房小屋窗外傳來努斯中士衝著新兵小隊吼叫的聲音，伴隨著有節奏的靴子齊聲撞擊的聲音。

“嘆 二 三 四。呼 二 三 四。怎麼了，弗雷尼佐夫？
害怕拉傷肌肉？當你有一些時擔心它。把那些腳抬起來。撲 二 三
四……”聲音在閱兵廣場的方向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來自射擊場的間歇性輕型武器的咔嚓咔嚓聲。

Klesimur Bosoros 中尉在他的舖位上伸了個懶腰，把刊登他一直在讀的巨大生物著作文章的雜誌放在一邊。至少，他仍然被稱為 Kles。他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都沒有改變。幾乎所有其他東西都以他從未想過的方式擁有。這些天他沒有多少時間去想自己以前的興趣，雖然當他一個人守夜的時候，他還是會挑出巨人之星，回憶一下兒時的夢想。蘭比亞和塞里奧斯之間的局勢已經惡化到以不同的藉口多次爆發實際衝突的程度。

僅僅幾年前，這樣的事情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現在，社會學家們說，他們被認為是社會變得更加複雜和發展他們不準備妥協的思想的必然結果。因此，世界正忙於學習和改進其新藝術以捍衛它們。

到目前為止，Kles 的部隊很幸運沒有捲入任何戰鬥，一些軍營心理學家和政治專家自信地向他們保證他們不會捲入，因為精神錯亂的發作很快就會結束。Cerian 總統 Harzin 已向 Lambians 發出呼籲，呼籲 Minerva 在為時已晚之前恢復理智。哪種系統會最快產生遷移到地球所需的技術的整個問題 Lambian 的集權和指揮，或者 Cerian 的多重選擇和競爭 引發了最初的爭論，本身就是阻礙所有一切的最大因素。他們。

經過多年的兩個大國相互競爭，一個最重要的結論，如果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願意承認的話，就是它似乎沒有太大的區別。雙方都在開發和部署類似的武器，都在付出類似的努力以擴展到近

太空並在月球上建立立足點，現在雙方的學者都在談論攻擊平民作為施加政治壓力和勒索手段的功效。營房專家可能是對的，Kles 承認。但他不會下任何賭注。以前政客們也有過這種事，每次都鬧得沸沸揚揚。

“嘿，克萊斯。” Loyb 下士從房間中間的火爐旁圍坐在桌子旁的一群人轉過頭。他正在洗牌。

“比賽才剛剛開始。你想進去嗎？

“怎麼了？你是在自找麻煩。上次還沒有把你收拾乾淨嗎？”克萊斯反擊。

“嘿，伙計，這就是它的意義所在。我要它回來。”

“做夢吧。”

“滿月領先，四分之一出價，”奧伯倫說，搓著雙手。“我感覺很幸運。”

“Loyb 也是。” Quose 竊笑道。

“對房子好嗎？” Loyb 回頭看著其他人問道。他們點頭表示同意。“如果你正在玩，你最好過來這裡，”他在發牌前炫耀了一些花樣時對 Kles 喊道。

Kles 把腿從床上擺下來，再次拿起他的雜誌，然後向後伸開雙臂。“我會通過。我想我會散散步，透透氣。”

“但是，嘿，那是我的錢，你帶著它出去，伙計。”

在他走向門口的路上，Kles 拍了拍他的肩膀。

“錯了，洛伊布。這是我的。”

外面的天空涼爽多雲。北風帶來了雨的感覺。Kles 沿著 I 和 J 小屋之間的小路走著，然後穿過閱兵廣場的一角來到 Admin，將他的軍裝夾克的領子向上翻到他的脖子和耳朵上，雙手插在開縫的口袋裡。

Day Room 的值班中士是 Yosk，他還不錯。克萊斯示意他的眼睛直直地盯著後面信號辦公室的門。Yosk 把頭轉向另一個方向，Kles 繼續前進。準士 Aab 正在值班，正如 Kles 所知道的那樣。

“什麼是新的？我們開戰了嗎？”克萊斯問道。

“如果言語是子彈，那將是一場屠殺。話多。”

“通常，嗯？”

“適合我。他們更容易躲避。”

Kles 對著 Aab 辦公桌旁的控制台點了點頭。“今天有什麼事要給我嗎？”

“是啊，有件事……” Aab 敲擊按鍵，查看屏幕，然後

朝門口看了一眼。“大學網郵。看起來像是來自你的

叔叔。”

“給我一份。”

Aab 再次緊張地看了看門。“你會給我一個星期的擦洗時間
細節。這種情況要持續多久？”

“沒關係。約斯克是直的。你明天約會時還想藉那四十塊錢嗎？不然我怎麼讀呢？”

Aab 點點頭並向後退去，而 Kles 俯身輸入解碼密鑰，然後是一個可以刪除原件的字符串。Aab 按下一個按鈕，打印機開始運轉，發出嗚嗚聲和顫抖聲，說明長時間的敲擊和粗暴使用。兩張復印件砰的一聲掉進托盤裡。克爾斯撿起它們，瞥了一眼最上面的那個，將它們折疊起來，塞進了一個內袋。“你也很好，Aab。在這裡，我為什麼不現在處理它？”他從後袋裡掏出一些鈔票，分出一個二十和兩個十，然後把它們遞過去。“在這裡，玩得開心。

不要做任何我不會做的事。”

“這給了我很大的自由度，”Aab 沉思片刻後說道。

是萊莎的來信。她在蘭比亞擔任技術翻譯

Cerian 政府派出一個代表團，試圖讓 Lambians 相信哈爾津總統的說法，即雙方在技術能力上非常接近，沒有區別。但是，在一個軍事基地與涉及實際上是敵方領土的敏感問題的人之間進行私人通信充其量是有勇無謀的，而且一旦被發現，麻煩就沒完沒了。所以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讓萊莎把她的信寄給她聘用的一位電子顧問，這位顧問在與克萊斯的叔叔烏爾格蘭共事的同一所大學管理一個系。

顧問將它們路由到 Urgran，Urgran 將它們作為大學流量進行轉發。

克萊斯離開大樓，來到食堂隔壁，他從服務櫃檯一端的骨灰盒裡倒了一個杯子，然後發現自己在角落裡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這是一天中安靜的時間，除了廚房裡廚師們為晚高峰做準備的嘈雜聲。克萊斯從夾克里取出信，撐開放在桌上的雜誌，翻開裡面的幾頁。上面寫著：最親愛的克萊斯，

抱歉，我知道已經過了幾天了。我們在這裡忙得難以置信。

而且，我承認，我確實抽出一些時間和我們一起去參觀這座城市的一些東西。當然，官方蘭比亞嚮導隨行。毫無疑問，這些景點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河邊有佩拉斯蒙國王和他的血統的大紀念碑，一家洗衣機工廠展示了規劃機構處理事情的效率，還有很多孩子在做

晚上進行體操和一些沉重的文化活動，但我確實喜歡他們的烤肉！之後他們有一種白蘭地，溫暖而刺激你的喉嚨，這讓我想起了你的叔叔 Urgran 和其他人過去在 Ezangen 喝的那種東西。當我嘗試的時候我覺得它很可怕，但我已經很喜歡 Lambian 的東西了。事實上我有點醉了。你認為這是否意味著我現在是成年人了？Ezangen 現在似乎很久以前了。回想起來，那段時光是那麼的幸福和純真。或者這就是孩子們看待事物的方式？

但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消息，我可能不應該告訴無論如何我都會，因為你了解我。這次我們真的可能會取得突破。我的意思是通過技術會談。蘭比亞人實際上似乎印象深刻，並且準備承認這整個愚蠢的競爭讓我們所有人付出的代價超過了它的價值。你猜怎麼著。

佩拉斯蒙昨天親自來到這裡，親自聽取了意見。我甚至看到了他幾分鐘！有點大，有點圓，紅紅的臉，白鬍子。很可愛。（不是真的，只是想讓你嫉妒。）但我不認為他的內心真的像報紙上說的那麼糟糕。就像很多事情一樣，也許只是需要有人邁出第一步。這可能就是我們所做的。這是不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想法！然後今天早上有傳言說哈爾津總統可能會被塞里奧斯邀請去正式會見佩拉斯蒙。如果他們設法理順一切，並且可以忘記所有這些一直在發生的可怕事情，那不是很棒嗎？好吧，他們當然不會被那些已經失去親人的可憐的家人和朋友遺忘。但是，如果學到了一些東西是為了將來而不是再次忘記，那麼或許知道它並非完全沒有用，對他們來說可能是一種安慰。

我很高興你沒有被捲入其中。據我所知，唯一可能破壞這一切的是 Freskel-Gar 王子，他多年來一直嫉妒繼父的王位。他聽起來很討厭。我不喜歡他。正是他的派係將這種集中指揮教條大肆宣揚，並首先將 Persamon 推上了軍事化對抗的道路。但在這裡我要變得嚴肅和政治化了，我知道你只能忍受這麼多。

基地生活如何？聽起來你正在結交各種各樣有趣的朋友，即使他們可能從事更好的業務。祝賀你晉升。不過，老實說，我仍然更容易想像你穿著皮草和雪地靴，與 Barkan 和 Quar 一起大笑，從 rangat 掉下來，或者從 Opril 的廚房偷餅乾，而不是穿著制服，對新兵大喊大叫，或攜帶槍支。

你什麼時候可以再次休假回家？替我問好

你的父母，還有你的兄弟。哦，你在 Solnek 的朋友寄來的那個 Giant 電器在我離開這里之前確實到了。告訴他非常感謝。它的狀況非常好。我沒有機會仔細觀察它，但當我們回來時會抽出時間來研究它。

看起來很有趣。

所以，現在就是這樣，Kles。我在休息期間匆匆忙忙，很快就得走了。當心。我非常希望這些預兆成真，並且在您最終陷入真正的危險之前一切都會好轉。

我一如既往的愛（但你已經知道了），永遠，Laisha Kles 喝光了他杯子裡最後的東西，把信放回口袋，坐下來思考了幾分鐘他讀過的東西。然後他起身，把杯子放在放用過的盤子的托盤上，然後走到門口。在外面，他停下來觀察小隊在閱兵廣場上來回穿梭的場景，機械師在卡車倉庫敞開的門內修理髮動機，一名中士在清點軍需商店前堆放的箱子。Cerian 的孩子們被訓練去無意識地殺死和傷害他們從未見過的 Lambian 孩子，而這些孩子沒有傷害過他們。這一切都是怎麼發生的？他越是嘗試閱讀歷史和政治謾罵，就越是能夠遵循細節中不可避免的邏輯，但卻看不到任何潛在的意義。如果 Laisha 所參與的事情最終成為整個愚蠢行為的開始，而 Minerva 又回到了它本不該偏離的道路上，那該多好啊。但不是…。

如果她錯了，這個想法太重要了，不能因為希望太多而情緒化。

此外，他只有不到半小時的時間來準備好他的工具包，以便在大門處進行主管輪班。他把領子拉到下巴周圍，然後輕快地朝他的小屋走去。

第三十二章

古達夫·伊拉斯特斯將軍是蘭比亞皇家衛隊王子所屬團的副指揮官，他不知道這些外國人是誰，他們來自哪裡，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與王子取得聯繫的。他們穿著奇怪、古怪的服裝，讓人聯想到某種機組人員束腰外衣，他們的語言雖然看似源自蘭比亞語，但幾乎無法辨認。但 Irastes 對生活持一種簡單、務實的看法。當他認為知道更多是他的事時，他會知道的。與此同時，他只是服從命令。他的命令是與進行接觸的代表團的首領一起返回他們在某處建立的基地，並護送他們的首領返回他在蘭比亞的據點多爾瓊會見弗雷斯克爾-加爾。

伊拉斯泰斯帶著一支由兩名軍官和八名騎兵組成的分遣隊。懷洛特和與他一起出現的四名代表團將陪同他們，而其他四人則帶著他們帶來的武器樣本留在多爾瓊。據了解，他們被扣為人質以確保良好的行為，儘管沒有人如此粗魯地這麼說。

Irastes 對似乎是通信配件的東西很感興趣。外國人戴在他們的手腕和腰帶上，還有他們的隨身武器。他們似乎是非常高級的類型，完全陌生。他希望這不能代表 Cerian 正在進行的工作，而且他從未聽說過。如果是的話，其影響是驚人的。難怪 Freskel-Gar 對這些武器非常感興趣。Irastes 想知道他是否正在與一個叛逆的 Cerian 集團達成某種交易，該集團可以訪問一直保密的開發項目。

按照外國人的指示，一架蘭比亞人的傳單載著這群混雜的人翻過多爾瓈南部的山丘，然後穿過高原地區，到達構成海岸山脈東部基地的懸崖和褶皺的荒野。伊拉斯特斯無法想像這些異族是從哪裡來的這個方向。據推測，他們乘坐自己的車輛前往多爾瓈，這輛車也與人質一起被關押在那裡；但這不是他問的地方。

副駕駛面板上響起了來電，用的是外國人特有的語言。Irastes 能夠聽出聽起來像是“識別……”的聲音，但其餘的都聽不見了。副駕駛環顧四周尋找方向。

懷洛特向他點點頭，接過話筒，開始了一段簡短的對話。”

顯然，外國人一直在監視蘭比亞傳輸頻率。

懷洛特的助手一直在幫助導航，他拍了拍飛行員的肩膀，並做了手勢，示意前方有一個巨大的岩石支撐肩，從陡峭的山脊一側突出。“那裡…

周圍，是嗎？然後下來。你看在哪兒。”

繞著路肩急轉彎，他們飛過一個向外敞開的峽谷

下面突然。躺在裡面的是一架 Irastes 以前從未見過的飛機。與這些外國人有關的幾乎所有其他事物似乎都是這種情況。它呈暗灰色，呈球狀彎曲，在尾巴處張開成兩個短翼，相對於它的體積來說似乎小得不可思議，每個翼尖都有一個上下延伸的垂直安定面。Irastes 認為它的大小與軍用參謀運輸機或小型商用客機差不多。

外面有人影，看著蘭比亞飛行器降落。這飛行器的機翼和側面都有徽章，Irastes 在他們接近著陸時看到了。但他們不是 Cerian。

傳單降落了；一名船員打開門，展開台階。懷洛特帶著兩個外國人走出來，示意伊拉斯特斯一行人跟在後面，而傳單上的其他人則緊跟在後面。外面的外國人全副武裝，但都背著武器。他們轉身與到達的人一起回到他們等待的船上。顯然，旅程還沒有結束。

伊拉斯泰斯停了下來。“大概要多久我們才能回到這裡？”他問懷洛特。

“Iz wazza gi fadid zo say?”
Irastes 向飛機示意。“多久？”他挽起袖子，展示他的手錶並指指點點。然後在空中揮舞了一圈，指向地面。“回到這裡？”

“哦……”懷洛特抬起一隻手，伸出四根手指，然後也伸出拇指。“小時。”伊拉斯特斯命令他的一名軍官和兩名士兵留在後面看守他們抵達的飛行器。他向懷洛特點點頭，然後他們繼續走上外國人飛船的延伸坡道。

它的內部更加陌生。結構和配件似乎更符合豪華遊艇的內部結構，而不是 Irastes 所見過的每架飛行器的必需品。沒有面板、設備架、成排的電纜，以及其他所期望的典型軍事內飾的所有其他用具。

取而代之的是屏幕兩側排列著看起來像發光的東西
水晶、牆壁和天花板的區域似乎在內部發光，照亮了機艙。座椅似乎可以根據需要調整自己的姿勢。當他意識到坡道已經

縮回從某處關閉的門下，不一會兒它們就開始移動了。從屏幕上看，他們是直線上升的，但奇怪的是，機艙內沒有後仰的感覺。甚至沒有加速的感覺，儘管地面圖像縮小的速度表明速度非常可怕。蘭比亞的輪廓在雲層之間已經清晰可見。然後是海洋，被一條必須標記冰蓋邊緣的明亮線條所環繞。地平線變得明顯彎曲。頭頂上，天空正在變暗，星星點點。而且它們還在上升。直到那時，伊拉斯特斯才完全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架飛機；那是一艘太空船！

Broghuilio 站在 Jevlenese 旗艦的艦橋上。屏幕上顯示出由溝壑、山脊、冰塊和塵土飛揚的岩石構成的單調環境，這些環境構成了密涅瓦衛星上船隻降落的區域。雖然月球人似乎不太可能對遠側建立任何定期監視，但這些船隻大部分時間都躺在被選為陰影的空洞中。帶有 g 型鏟的地面拖拉機在其上方和周圍散落著月球碎片，以模糊其輪廓。事情進展順利，而且出奇地快。派往密涅瓦的一支偵察隊與懷洛特將軍乘坐該船的一艘子艇前往密涅瓦，確定這一時期是蘭比亞塞里亞人之間緊張關係的早年，在他們之間發生重大敵對行動之前。考慮到這種情況的特殊循環，因為它與耶夫林人的起源有關，埃斯托杜和科學家們不停地喋喋不休，接近蘭比亞人似乎是合乎邏輯的。懷洛特因此與統治派系的一名成員取得了聯繫，該成員名叫 Freskel-Gar，他立即被懷洛特為此目的隨身攜帶的武器樣本所吸引。該計劃只是簡單地與蘭比亞領導層建立某種融洽關係，然後從那裡開始做事。然而，Wylott 報告說，Freskel-Gar 反對官方的 Lambian 政策，即尋求與 Cerios 的諒解，並代表了一個想要採取更強硬路線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懷洛特將 Freskel-Gar 願意透露這一切歸因於 Jevlenese 武器的誘惑，這表明他可能懷有不僅僅是表達異議的野心。這可能更適合 Broghuilio，他已經要求安排他親自與 Freskel-Gar 會面，不要再拖延了。懷洛特回信說，他將與 Freskel-Gar 的一名軍事指揮官一起返回，將 Broghuilio 帶到那裡。甚至更好。榮譽護送。

被告知要來敲門，就像廚房裡的乞丐一樣，這是不可能的。

“軌道器報告聯繫，”一名操作員從其中一個控制台呼叫。
“著陸器鎖定在歸航光束上，delta vh 2-7-50 和 5-5000。”

橋樑值班官從檢查系統監視器轉過身來。“他們是在他們下來的路上。大約四分鐘後著陸。”

“將 Wylott 將軍放到屏幕上，”Broghulio 指示道。幾秒鐘後，那張粉紅色的、有點浮腫的臉龐和一頭向後梳的銀色頭髮出現了。“值得稱讚的表現，”Broghulio 承認這幾乎是他最接近於完全讚揚的表現。

“閣下太客氣了。”

“什麼安排？”

“Krebe 少校和一支分隊留在了 Dorjon。我們將前往地面上的會合點，那裡有一艘蘭比亞飛船正等著接我們回去。偵察兵一直藏在多戎。Freskel-Gar 恭候您的光臨。”

布羅吉里奧點點頭。“滿意的。”

懷洛特 (Wylott)用他的肩膀指示他的肩膀和身後的方向
眼睛，壓低了聲音。“我現在可以介紹 Freskel Gar 的 General Irastes 嗎？”

Broghulio 看到了那個倒在背景座位上的人影，顯然還處於某種輕微的震驚之中。他的嘴巴在鬍鬚後面微微抿起，似乎有點好笑。“事情與語言的配合情況如何？”他問。

“難的。相似之處……很遙遠，”懷洛特承認道。

如果 Irastes 與他會面，他會成為一個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
Broghulio 決定，這是他第一次進入改造後的 Jevlenese 星際運輸指揮橋的經歷。最大化效果是指揮和領導藝術的一半。“我會在這裡接待他，”Broghulio 回答道。

幾分鐘後，著陸器出現在頭頂上方，完成緩慢下降，並停靠在運輸工具的交配艙中。不久之後，Irastes 將軍和他的參謀人員以及護衛被引導通過，完全目瞪口呆地左右張著嘴。Broghulio 交叉著雙臂，專橫地等待在聚集在一起的艦橋軍官的前面。他們會毫不拖延地離開，一旦來訪者吸收了足夠多的東西以產生所需的接受情緒。

沒有必要告訴他們，如果沒有 h-grid 電源，船上的系統將依靠儲備運行以維持乘員的生命支持，主要武器毫無用處，而輔助武器只能在儲備電力持續時發揮作用。當它用完時，這些船將只不過是月球表面的一堆廢金屬。密涅瓦沒有能夠為他們提供燃料的工業。

Freskel-Gar Engred 王子再次盯著他的桌子上的東西
Dorjon 堡壘的私人房間 ,以及他的專家們仍在檢查和詢問外國人 Irastes 將軍及其一行何時
返回的武器 。 Irastes 把它帶回來作為他對那天突然發生的事件的重視的象徵 。那是一塊來自月
球背面的岩石 。自從他們上次談話以來 ,伊拉斯蒂斯就一直在那裡 。王子仍在努力接受他剛剛聽到的
事情 。

原來是人類的外星人 ? …… 不知何故說了一些殘缺不全的蘭比亞語…… 。

來自未來的某種時間扭曲 ;而是不同的未來 。

如果你還沒有未來 ,你怎麼會有不同的未來 ?全部
其中超出了 Freskel-Gar 。然而 ,他清楚的是 ,他們擁有威力巨大的武器 ;即使庫存有限 ,或者如果蘭比
亞無法提供操作和維護武器的材料 ,這些外星人擁有的知識也可能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

Freskel-Gar 的副手 ,Rorvax 伯爵 ,他一直在取得一些進展
隨著外星人的講話 ,翻譯了他們的領導者的話 ,一個暴躁的黑鬍子男人叫 Broghuilio 。 “你 ,
我認為他的意思是……戰爭 。組織戰爭……世界不知道 計劃和設計 ,是撒旦還有規模衝突小便是我不
太明白同一個詞 。我認為這意味著塑造可以發動戰爭 ?我們可以
…… 這

人民的思想 ?國家 ,州 ,我猜……變成 ……
了 ,不確定變成了戰爭領袖 讓你

誰會團結起來……比如攜帶……整個蘭比亞…… 。 這有點尷
尬 。他說的是 Cerios 無法抵抗的力量……
· Lambia 和 Cerios 將合而為一 ,擁有一位國王…… ”Broghuilio 指著 Freskel-Gar , “而
且……聽起來很宏偉 ,與命運有關 。”

王子再次注視著那塊暗淡、易碎的岩石 。伊拉斯泰斯曾說過
他們在那裡的船有遠洋班輪那麼大 。他們願意討價還價 。由於 Broghuilio 似乎不願詳細說明的
原因 ,他們無法回到原來的地方 。在月球表面 ,有超過兩千人需要避難所和生計 ,作為回報 ,他們無疑
可以提供有價值的服務 。

看著布羅赫里奧的話在他腦海中描繪的畫面 ,弗雷斯凱爾-加爾眼中閃過一絲精光 。他覺得
他已經具備了在這裡做一筆非常有利可圖的交易的基礎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 ,他一直在為他的那一天
而努力

會取代 Perasmon。他的追隨者已經準備好了。設備就位。
但他從來沒有足夠確定自己有足夠的餘地來確保他們處於優勢地位。可能就是這樣。

另一個因素是等待合適的機會。這也可以得到回答。 Rorvax 帶來了消息， Cerios 的總統 Harzin 將在他們的技術顧問之間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談判之後前往 Lambia 會見 Perasmon 國王。這只能意味著兩大勢力之間即將休戰，之後佩拉斯獸將成為英雄，而弗雷斯凱爾-加爾的權力和名望的機會將永遠消失。如果他要採取行動，似乎必須很快，或者永遠不會。

第三十三章

“攻擊！攻擊！戰鬥站！”在北部水域巡邏的蘭比亞巡洋艦無畏號的通道和甲板上爆發出一陣狂熱的屍體從門口滾出來，他們拉著裝備碎片爭先恐後地爬過艙口和爬梯子。吉塞克士官從操舵室出來，來到右舷橋樓，此時四號砲的砲組正瘋狂地尋找自己的位置，正好趕上看到黑色的身影從夜色中潛入東方。魚雷在 13 秒後擊中了船中部。

腦震盪使他翻過欄杆，進入前甲板主砲上方的信號艙。他癱倒在地，半昏迷不醒，疼痛似乎穿透了他身體的每一個關節。耳邊嗡嗡的叫喊聲和慘叫聲傳了進來。他茫然地用旗桿櫃旁邊的桅杆撐起身子。他下方的甲板已經傾斜得驚人。當他抬頭看時，船的中心在一片橙色中亮起，殘骸和屍體被拋向空中。人影搖搖晃晃地來到他上方的橋上，隨著飛機第二次飛過，發射火箭和大砲，他們身後的門和同伴通道迅速瓦解。

大海在狂風中波濤洶湧，它的灰色只比海面深一點。
天空。Jissek 能感覺到寒冷透過他濕漉漉的、被油浸透的衣服和木筏的橡膠帆布地板滲入他的骨頭。他知道，他們在這兒呆不了多久，離冰架只有五十英里。但這樣說是不合適的。現在只有他們兩個。反正有兩個還活著。失去一條腿的聲納操作員大約一個小時前就死了，但他的頭仍然躺在索克少尉的腿上。保持一點風的額外掩護？

還是他們根本沒有力氣把屍體抬到海裡？
也許他們只是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意義。寒冷使思考困難
和零星的，本身就是意志的努力。
Thorke 也受了傷，他背上有什么東西——一顆子彈，或者一塊
彈片或飛揚的碎片。他的呼吸粗重，間歇性的咳嗽，帶起幾滴鮮血順著他的嘴巴流了下來。年僅 19 歲，這是他的第一次行動之旅。但他沒有抱怨。Jissek 覺得自己不過是個男孩。在內心深處，他正在為必須獨自面對前方剩下的一切的想法做好準備。他看著男孩的臉。它更蒼白，

形成綠色調。Thorke乾澀地舔了舔嘴唇。

不自覺地，Jissek 開始權衡浪費他們有限供給的風險。然後，他控制住自己，為自己的卑鄙而反感，擰開水瓶蓋，把它遞過去。索克喝了一口，感激地點點頭，然後遞回去。Jissek 自己沒拿一瓶就擰上蓋子，然後把燒瓶放回救生箱。

他看到其他木筏正在充氣，在正在下沉的巡洋艦發出的火焰的照耀下，一些人影將自己或其他人拖進了木筏。但如果他們還在任何地方，他們在天亮之前就已經消失在視線之外了。

從一個陰沉的地平線到另一個地平線，唯一提醒無畏號曾經存在過的是一具奇怪地漂浮在大約四十英尺外的屍體，它和一些漂浮的殘骸一起頑固地留在他們身邊。這似乎很奇怪。如果其他的木筏已經漂得看不見了，為什麼這片當地的漂浮物沒有散去呢？他猜想，電流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他早些時候在天際線上注意到的一個形狀似乎更近了，看起來像冰。這是否意味著他們被帶到了北方？

他想起了 Ilia，忙著擺弄她的植物，在他們終於拼湊夠的公寓裡粉刷牆壁，還有 Loche 剛剛蹣跚學步，最後一次 Jissek 休假回家看他；關於他的父母，在他們的花園裡陶藝，總是擔心他。如果結局是漫長而漫長的，他希望他們永遠不會知道。飢餓在他的胃裡打結。也許是時候衡量自己的早餐了。或者等到他再次這樣做會更實際和明智。

.....

抬起頭。索克正盯著他身體前面處處轉動的東西，但聽起來急切地轉身疾行緊急。吉塞克

他不知道它怎麼會悄無聲息地出現在他們身上。它看起來就像一個巨大的金屬蛋，有卡車那麼大，懸在百丈外的空中。“什麼事，先生？”

吉塞克搖搖頭。“我不確定。”他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

“是他們的嗎？”少尉恐懼地問道。

“我說不准。”

在明顯地檢查了他們之後，該物體靠近了。吉塞克感覺到他的自己口乾舌燥。它來到離他們只有幾英尺的地方，隱約可見，然後下降以將其下部浸入水中，使其表面的垂直部分與木筏並排。一塊看不見的面板打開，露出一個帶內門的房間，再往裡是一個更大的、橙色燈光下的空間，可以瞥見配件和設備面板。“你能聽到我嗎？”一個聲音從裡面傳來。

吉塞克麻木地點點頭。 “是的… 你是誰？”

“現在要討論的內容太多了。此外，你看起來不像

你正好有一整天坐在那裡聽。這是能得到的最接近的。你能渡過難關嗎？三個人的空間很大。”

“沒有，”吉塞克回答。糾正的衝動是反身的。“只有兩個。”

他們回到過去，回到戰爭的開始。Shapieron 號的醫生宣布，木筏上未受傷的手已經睡得很好，吃得很好，並且對來訪者來說已經足夠強壯了。他的同伴在手術後仍處於昏迷狀態，恢復的希望不大。這種情況不需要一大群審問者糾纏。在技術上負責政治任務的 Frenua Showm 決定由她和亨特與他交談。他的名字叫 Jissek，醫務人員已經確定，他似乎是蘭比亞人。

ZORAC 憑藉在這些考察訪問過程中建立的聯繫迅速提高了其作為翻譯的熟練程度。接觸僅限於孤立的個人，這確實存在被接觸的人可能沒有什麼價值可以告訴他們的風險。亨特曾建議讓事情簡單化並節省時間，方法是將探測器放在大學校園中央，那裡聚集著能夠回答任何問題的人，並在一次操作中完成整個過程。

然而，Danchekker 認為，在這樣的噱頭可能引起的所有歇斯底里和興奮中，他們最終可能會被問題和解釋的要求淹沒，自己沒有太多機會提出任何問題，目前的政策佔了上風。

Showm 沉默著，Hunt陪著她沿著淡黃色的走廊走著牆壁和發光的發光板到診所和醫療區。Hunt 知道，她決定自己處理這件事不僅僅是為了補充他的科學觀點並展示 Thurien 的存在。對她來說，這已經成為一個深刻的個人問題，涉及到她迫切需要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的本性方面，以便在 Thuriens 認為是存在的實現的內在發展中取得進步。

當夏皮倫號的一個探測器發回蘭比亞空襲城市工業郊區的後果時，亨特看到了她震驚的反應，並看到她的臉被截獲的新聞廣播顯示年幼的孤兒，有些失明，有些失蹤四肢，訴說著他們的故事。

對她來說，創造哪怕是現實中的一小部分可以避免此類事情的可能性正在成為幾乎宗教狂熱的對象。

一名勤務兵讓他們進了房間。Jissek 坐在旁邊的一張安樂椅上

套房外面房間裡的一張小桌子，上面裹著一件長袍，裡面放著寬鬆的醫院褲子和毛茸茸的襪子。佐拉克之前提到過，他表示不願意在床上接待訪客。他驚訝地看著亨特。

亨特是吉塞克登船後見到的第一個人類。在探測器返回夏皮隆的過程中，他一直在照看他的同伴，但在 Ganymean 醫務人員接管後他就失去了知覺。

表演開始了。ZORAC 的翻譯來自桌子上方的格柵。

“醫生告訴我們，你現在可以說話了。”Jissek的目光又回到了Hunt身上。“我的名字是 Frenua Showm。我們在這裡的時間很短，來自一個遙遠的世界。這是亨特博士，一位科學家。我們想問你一些問題。”

“有索克少尉的消息嗎？和我在一起的人。有人告訴我他正在接受手術。”

“恐怕看起來不太好，”肖姆告訴他。典型的 Thurien，Hunt 想。無法彎曲任何東西，哪怕是一點點。吉塞克點點頭。他似乎已經做好了準備。亨特在桌旁的另一把椅子上坐下。

Showm 坐在靠牆的沙發上。

“你們是很久以前居住在密涅瓦的巨大嗎？”吉塞克說。“這我們聽到的故事是真的嗎？你去了別的星球？”

“那是對的。”

吉塞克再次疑惑地看著亨特。“於是亨特雙手合十放在桌上，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這可以得到複雜的。我們可能都有很多問題要問。但是你欠我們的。

。”當 ZORAC 向 Jissek 詢問這句話的翻譯時，他停了下來。

“那你為什麼不先回答我們的問題呢？”

吉塞克點點頭。“我會盡力。”

亨特看向肖姆。她查閱了隨身攜帶的一些文件，核實了 Jissek 的名字，他來自蘭比亞，是一名海軍軍官，以及醫生已經確定的其他細節。這只是為了讓對話動起來。肖姆談到了戰爭的話題。“現在持續多久了？”Jissek似乎不確定該如何回答。

“在某個時候有正式聲明嗎？”亨特問道。“有一天當蘭比亞或塞里奧斯宣布與對方處於戰爭狀態？”

吉塞克搖搖頭，就好像這樣的想法對他來說是全新的。“它只是……逐年增長。”

“它是怎麼開始的？”

“從我記事起，Cerians 就一直存在問題。

他們受到私人貪婪和腐敗的驅使，即使在我們所有人的生存依賴於作為一個種族共同努力的時代也是如此。我們想

把每個人都轉移到地球上……”

“是的，我們知道這一點，”肖姆說。當然，他們談過的 Cerians 對此有不同的解釋。

Jissek 繼續說道，“我們的國王曾試圖與他們講道理，讓他們明白他們所做的會毀掉每個人的機會。但他們說他們會讓我們按照他們的方式做事，他們開始製造武器。

蘭比亞也必須這樣做，以保衛自己。Cerians 派飛機飛越我們監視我們的國家。他們的一艘間諜船進入了我們的沿海水域。

當蘭比亞海軍艦艇出動將其轉回時，它向他們開火，並在隨後的交戰中被擊沉。那件事發生在我加入海軍之前。但這可能是真正的戰鬥開始的時候。”

“你說的是 Cerian 護衛艦 Champion，”Showm 說，瞥了一眼她的筆記。

Jissek 驚訝地揚起了眉毛。“是的。”

Cerian 版本是 Champion 在國際水域遭到襲擊。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兩三年……像那樣的東西。

“Xerasky 這個名字有意義嗎？”秀姆問道。最後一戰時，澤拉斯基是蘭比亞的獨裁者。

“不。”

所以 Xerasky 還沒有接替 Zargon。

肖姆繼續說道，“你提到了你的國王。現在蘭比亞還有國王嗎？”

“是的。”

「佩拉斯獸王？」

Jissek 再次看起來很驚訝，但這次搖了搖頭。“不。他是殺了。Freskel-Gar 現在是國王。”

肖姆尖銳地瞥了亨特一眼。這很有趣。Freskel-Gar 是蘭比亞成為 Zargon 獨裁統治之前的最後一位國王。

“Zargon 這個名字怎麼樣？”亨特問道。

吉塞克點點頭。“哦是的。他是國王的將軍之一。很強大。他指揮先進武器計劃。高度機密。Cerian Intelligence 一直試圖滲透它。並取得了一些成功，這要歸功於蘭比亞的叛徒和雙重間諜。”

“我們在談論什麼樣的武器？”亨特好奇的問道。當沒有立即得到回應時，他提示說：“核裂變，聚變？

粒子和輻射束？高級核子？”

“我…… 對這種事情一無所知。”

亨特就這麼算了。 “這位扎貢將軍呢？你能描述一下他嗎？

“是的，每個人都在新聞和電視上看到過他。不是那麼高，但很寬。” Jissek 舉起雙手示意自己的胸部和肩膀。

“深色皮膚，像曬黑的皮膚，黑鬍子，短鬍子，修剪整齊，整潔的。大下巴，好鬥的牙齒。”亨特靠在椅背上，滿意地點了點頭。聽起來 Imares Broghulio 不錯。他會用一隻胳膊搭在上面。

“告訴我們 Zargon 的背景，”Showm 說。 “他的職業生涯，他的記錄。他來自蘭比亞的哪個地區？”

“對此知之甚少，”Jissek 回答道。 “他似乎從無處可去，非常突然。”

“這會是什麼時候？”

“又一次，大約三年前。那是在冠軍事件之前，但不久之前……。

六個月，也許吧。” “吉塞克猶豫了一下，又補充道，“如果你要聽我的意見，我認為 Zargon 可能根本就不是蘭比亞人。我認為他可能是 Cerian。”

這是一個驚喜。 “你為什麼那麼想？”亨特問道。

“他和一群非常隱秘的追隨者一起出現在 Freskel-Gar 的工作人員中。我什至今天都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但他們帶來了新的武器技術，並製定了一個涉及各種先進科學知識的計劃。” Jissek 做了一個手勢，詢問它還能做什麼。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聽起來好像是來自密涅瓦其他地區的賽瑞安軍備專家，他們集體叛逃了。只是我的理論。”

“如果他們是 Cerians，為什麼 Cerios 需要發起間諜行動來查明他們在做什麼？”亨特淡淡地笑著問道。

Jissek 不得不考慮片刻。 “也許他們是想把它拿回來。如果 Zargon 把整個程序都帶來了。無論如何，它會解釋所有的秘密。”亨特點點頭，認為這個答案已經足夠好了。

Showm 回來了。回到 King Perasmon，你說他被殺了。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三年前。”

“那麼大約在同一時間？”

“我想是這樣。”

“此時 Zargon 將軍真的出現在 Freskel-Gar 的參謀部了嗎？事發時他在附近嗎？”

“我是…… 不確定。”

“那它是怎麼發生的？”

“曾經有一段時間，很多人認為我們和 Cerians 之間的問題可以解決。我不確定細節……。畢竟我們之間的差異並不那麼重要。我認為沒有人想要戰爭。在那些日子裡，這樣的事情是很難想像的。就像你在恐怖電影中看到的那樣。因此到處都希望可以避免這種情況。瑟瑞安總統 他的名字叫哈爾津親自來梅爾西斯會見國王……” 梅爾西斯是蘭比亞的首都。

“佩拉斯蒙？”

“是的。然後他們一起發表了一場重要的演講，說他們已經達成共識，從那時起，所有的密涅瓦人都會一起工作。他們會保留他們的系統，而我們可以保留我們的系統。這就像一場已經結束的噩夢。” Jissek頓了頓，從桌上的水壺裡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

“和？”秀姆說。

「之後他們應該從梅爾西斯飛到塞里奧斯，讓佩拉斯獸去那裡拜訪。但是他們的飛機被擊落了。」

Showm 不得不暫時摀住眼睛，儘管她已經現在聽到很多這樣的話。“這是誰做的？”她問。

“塞里安人。他們軍事機構中的一個流氓單位。你看，這又是他們對自我追求和私人利益的痴迷 而不是考慮共同的目標。武裝緊張的狀態給了他們很大的權力。

他們不准備放棄。”

“在那之後？”亨特問道，雖然這並不難猜。

“哦，那之後就不能再妥協了。 Freskel-Gar 成為國王。

他原來是我們需要的堅強領導者，他沒有被欺騙
佩拉斯蒙曾經的樣子。 Cerians 一直在武裝。可能是 Zargon 救了我們。如果沒有他在過去三年中建立的防禦工事，幾乎可以肯定蘭比亞現在已經被入侵了。”

件裝好了。當 Cerios 和 Lambia 即將解決多年積累的分歧時，Broghuilio 和他的 Jevlenese 已經到達，但到目前為止，這些分歧只不過是小規模衝突。但是，促成和解的兩位領導人在和解生效之前就被暗殺了。 Cerians 有一個不同的版本，將責任歸咎於 Freskel-Gar 設計的 Lambian 陰謀。時機引起了懷疑

Broghuilio 也可能參與其中，但這還不能確定。不管真正的解釋是什麼，伺機而動的強硬派 Freskel-Gar 抓住了機會，隨著 Broghuilio 已經出現或隨後出現，通往不妥協、升級和最終全面戰爭的道路已經確定。在未來的某個時刻，Freskel-Gar 將收穫他播種的種子，當 Broghuilio-Zargon 判斷是時候除掉他時。這些信息最終明確指出了任務的目標時間。大約三年前，密涅瓦已經準備好走完全不同的道路。要尋找的標記是 Freskel-Gar 仍然是 Lambia 的王子，Perasmon 和 Harzin 還活著。但也需要在耶夫林人到來之前，讓哈爾津和佩拉斯蒙做好對付他們的適當準備。但耶夫林人到達的具體時間不得而知，進一步的詢問也不太可能確定，因為布羅吉里奧和他的隨行人員的就職是秘密進行的。圍繞他們的存在和起源的秘密也意味著，僅僅沒有找到他們船隻的任何跡象並不能被視為任何跡象。現在沒有他們的跡象，但耶夫林人肯定在這裡。

要尋找的最後一個標記是夏皮隆的子探測器沒有響應，該探測器跟隨耶夫林人的船隻穿過時空隧道。ZORAC 在每次偵察訪問時都向它發出信號並發現它正在運行，現在它就在那裡，在這次訪問中正常運行。

當他們及時到達上游的某個時間點，無法引起任何反應時，就意味著探測器還沒有到達，因此耶夫林人也不可能到達。

基恩認為，夏皮隆號到來的最佳心理時刻應該盡可能接近蘭比亞首都梅爾西斯派拉斯蒙和哈爾津聯合宣布新認識的時間，屆時整個密涅瓦都會樂觀和充滿希望。Showm 同意了，並且起草了提案供 Calazar 正式批准。

交易的另一面還有待履行。在從 Terran 商店為他找到一些衣服後，Jissek 被帶到 Shapieron 的指揮甲板去會見任務的其他成員。正如他所承諾的那樣，亨特在那兒盡可能詳盡地解釋了這艘船來自何處以及它為何回到密涅瓦的奇怪故事。然而，在他獲救後發生的事件之後，Jissek 似乎幾乎可以相信任何事情，他冷淡地接受了這個說法，儘管並沒有假裝完全理解。船上的醫生隨後打電話打破

Jissek 的同伴 Thorke 像人們擔心的那樣死去的消息。 Frenua Showm 帶著明顯的關切和同情看著這位年輕軍官。

“用不了多久，你們的世界將以可怕而暴力的方式結束。我們知道。它不能改變。但對你來說，它不一定是那樣的。你可以和我們一起回來，回到一個你無法想像的和平與奇蹟的世界，帶著期待的餘生和未來。”

Jissek 回頭盯著屏幕，屏幕上還顯示著他們給他看的 Thurien 的其中一張。他以一種順從的方式遠遠地微笑著，講述了他的妻子、他們的新兒子以及擔心他的父母。“如果這樣的事情過去了，他們就更需要我了，”他回答道。“謝謝你，但那是我必須去的地方。”

Hunt 和 Showm 和他一起乘坐運輸管道前往探測器正在等待的船尾停靠艙。它將帶他到沿海的一個小海灣，靠近蘭比亞海軍基地。門關上時，Jissek 從裡面揮手告別。一分鐘後，他們在停靠艙監視器上看到探測器離開飛船並縮小到星空。 Frenua Showm 的臉在做出奇怪的抽搐動作。亨特意識到，這是他第一次看到加尼米亞人的哭聲。

第三十四章

萊莎感到樂觀和輕鬆，對她多年未曾知曉的未來充滿希望。就好像她內心不斷增長的、她已經不再意識到的負擔突然被卸掉了。最重要的是，想到她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即使是次要的，也會有一種滿足感和成就感。

哈爾津會長在梅爾西斯呆了兩天。向世界新聞機構發布的臨時公報令人鼓舞，剛剛宣布他們將在當天中午，也就是哈爾津預定出發前，向塞里奧斯和蘭比亞的人民發表聯合聲明。圍繞在Agracon辦公室的八卦是，這將是所有人一直在等待的協議，該建築群位於Melthis中心，由萊莎代表團使用。還有人注意到，佩拉斯蒙國王的日曆顯示接下來幾天沒有安排，這可能預示著將同時公佈一項令人驚訝的計劃。萊莎坐在翻譯室的辦公桌前，整理她的筆記和記錄。那天早上幾乎沒有什麼工作要做。她在腦海中浮現出密涅瓦人一起工作的畫面，以及有朝一日將把它們運到地球的艦隊正在成形。

Uthelia從新聞辦公室的門口探出頭來。“嘿，萊莎工程師。有電話給你。”

“我？誰來的？”

“好吧，我不知道。你最好過來看看。不過，盡量讓它快點。我們需要今天早上能得到的所有線路。”

萊莎起身穿過亂七八糟的亂七八糟的桌子，Cerian記者和記者工作的地方電話響起。蘭比亞人已經為他們在家鄉的辦公室提供了線路。Uthelia指了指角落裡堆滿文件的桌子上的手機。萊莎接了起來。“是的？我是萊莎·恩格斯。”

“嘿，多麼得體和正式！非常專業。我印象深刻。

“什麼？……克萊斯，是你嗎？

“哈哈！驚訝嗎？生日快樂。”

“但這不是我的生日。”

“所以？生日應該有驚喜。存在的驚喜在哪裡
在你生日的時候告訴生日快樂，你期待嗎？”

“哦，Kles，你太蠢了。所以你在哪裡？”

“還在基地。我們這裡有一門課，與通信和代碼之類的有關。這讓我想起了 Wus Wosi，我在大學時認識的那個人。
你還記得他嗎？”

“球手？”

“就是他。嗯，我記得他在 NEBA 新聞局工作
現在在奧塞布魯克。我想他們一定有辦法和你們在蘭比亞那邊交談，所以我用我們這裡的一個特別
清理的頻道給他打了電話。你猜怎麼著。我在這裡！”

萊莎絕望地搖了搖頭，卻笑了。“你瘋了。但這很棒
聽到你的聲音。尤其是今天，在我們付出了所有努力之後。

這是一個好消息。”

“無論如何，我們希望這是個好消息。但我必須把它寫短。”

“我知道。我也是。但我很高興你想到了我。”

“我一直都這樣做。你知道的。”

“和我。”

“好吧，小心那個蘭比亞白蘭地。我得走了。也許我們很快就會再見到你。”

“但願如此。再見，克萊斯。”

“而且……好吧，你知道的。周圍都是小伙子。”

“我知道。我也是。”

萊莎換了手機，轉身準備回去。烏西莉亞注視著她。

她的臉色有些緊繃，似乎有些怨恨。也許她只是嫉妒有人佔用辦公室的時間。不管怎樣，這是她的問題，萊莎走回翻譯室時決定。

現在回到擱淺在月球背面的旗艦上，Imares Broghulio 在橋面的地板上不安地踱步。埃斯托杜和一群助手站在信號操作員的控制台後面，看著一張蘭比亞新聞頻道正在播放的照片。它展示了佩拉斯蒙國王和哈爾津總統在阿格拉孔前面的陽台上從一群人中間向人群講話。另一個屏幕顯示 Freskel-Gar、他的副官和 Broghulio 的將軍 Wylott 在距離 Melthis 二十英里的 Dorjon 堡壘宮殿。Freskel-Gar 正在與兩名軍官商談，向他通報最新的準備情況。

一切似乎都很順利。Freskel-Gar 一直不滿意
在 Perasmon 的統治下，並製定了政變計劃，以在一段時間內奪取政權。然而，一個擺脫佩拉斯蒙並接任合法繼承人的機會剛剛出現，而這恰好與布羅吉里奧的到來相吻合。同時，它承諾會帶來

Freskel-Gar 需要 Lambia 和 Cerios 之間不可調和的分裂。也許是覺得如果他要獲得耶夫林武器，他需要給布羅赫里奧留下深刻印象並獲得他的信任，弗雷斯克爾-加爾出奇地慷慨地分享了情況和他的計劃的細節。

從他自己的情報來源，Freskel-Gar 推測在他們向人民發表講話後，Perasmon 將與 Cerian 總統 Harzin 一起返回，對他的客人的祖國進行象徵性的互惠訪問。在倉促設計的名為 Hat Rack 的行動中，當哈爾津的總統專機飛越大洋彼岸時，一枚導彈將從高空飛行的三架蘭比亞攔截機上發射。

等到它離 Cerios 更近時，就會製作一個封面故事，暗示一個 Cerians 的流氓派更可信。在從蘭比亞起飛的 Cerian 飛機上放置機載炸彈看起來不太好，如果沒有別的，就會招致安全失敗的指責。

儘管當佩拉斯蒙死亡的消息傳來時，弗雷斯凱爾-加爾會自動取得成功，但總會有某種反對派出現並阻礙迅速建立控制權的機會。以某種形式。作為預防措施，他正在相應地調整他的力量。負責保護關鍵點和設施的部隊已準備就緒； Freskel-Gar 自己挑選的部隊在 Agracon 附近的任務名冊中佔有重要地位；準備認可繼任合法性的著名法律和政治人物都在袖手旁觀。如有必要，將在暗殺事件發生後以緊急但書面採取措施確保他的地位並安排合適的人選上任。

Wylott 和他的 Jevlenese 先遣隊已經部署在 Dorjon，但他們不會在當天計劃的活動中發揮積極作用。Jevlenese 將逐漸和無形地融入國家舞台，避免公眾反應可能團結 Minerva 反對的風險。懷洛特的職責是為將其餘的耶夫林人從月球上帶下來做準備。那天晚上，當密涅瓦仍處於混亂狀態時，隱藏在遠側的五艘船將潛入，將船上的船員運送到蘭比亞偏遠地區正在準備的中轉站。這些船隻將盡可能多地被剝奪有用的東西，然後沉入大海。令人遺憾的是，一旦他們的力量耗盡，他們將成為比任何東西都更重要的負擔，而一旦他們的存在被發現，就必須對他們負責，這將造成不可能的困難。

“太棒了，”Freskel-Gar 說。當他解僱這兩名軍官時，懷洛特回來從屏風裡往外看。 Broghuilio 詢問地回頭看著他。“正在組織今晚迎接船隻的招待會，”

懷洛特通知了他。“正在準備臨時住所，以及衣物和食品。”

“好的。”布羅吉里奧點點頭。

Freskel-Gar 加入了 Wylott。“我們需要做些什麼來恢復嗎？船沉沒後，船員們會被擊沉嗎？”他問。

“那沒有必要，”Broghulio 回答道。這些船將被簡單地送入自動控制的深溝之一，並向海洋。

人群中低沉的怒吼聲在屏幕上響起 埃斯托杜等人在看。Broghulio 告訴接線員調高音量。正如人們普遍預期的那樣，兩位領導人宣布停火。然後，在喧鬧聲還在減弱的時候，他們繼續宣布哈爾津邀請佩拉斯蒙拜訪塞里奧斯，以及他們即將一起旅行。正如弗雷斯凱爾-加爾所預測的那樣。Broghulio 已經將 Freskel-Gar 標記為精明、精於算計，能夠等到時機成熟，但同時擁有在看到機會時迅速而穩妥地採取行動的勇氣。

Broghulio 已經決定，這是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確保他們地位的寶貴資源。從長遠來看，這是危險的。

就在這時，橋面電腦突然中斷了。

“注意力。我們有一個異常的監視警報。”

“到五號站報到。”一名機組人員使屏幕和指示器栩栩如生。

Broghulio 走過去，皺著眉頭。“什麼樣的警報？發生了什麼？”

軍官研究了顯示器。“有點奇怪，閣下。

中級 C 波段拾取到不明物體。似乎剛剛突然。. .出現在大約一百萬英里外。”

“目的？什麼樣的對象？”

軍官收集了更多數據。“這不是一個物體。是兩個。還有一個一個離它幾百英里的地方。”

Freskel-Gar 正在通過連接到 Dorjon 的屏幕觀看活動。

“上面發生了什麼事？”他要求。

“我們不確定，”Broghulio 告訴他。

他們還在爭論異常，這時電腦又來了：“A 更大的干擾正在形成，在 beta 八度音程中記錄到 17-6。”

軍官報告說：“距離第一個大約一千英里。

這個要大得多。它正在以 h 模式傳輸某種信號。”

有幾秒鐘，Broghulio 只是盯著看。這沒有任何意義。“那是不可能，”他宣稱。

月球密涅瓦時代還不存在可以產生h輻射的東西。

“歸航信標已鎖定並檢查為陽性。備份信標是
運作。你準備好了。祝你好運，夏皮隆。測序轉移。

.....

他們回到了密涅瓦，現在距離 Cerian 護衛艦 Champion 沉沒還有六個月。當 ZORAC 掃描一直是 Jevlenese 已經到達的指示器時，沉默拖了下來。之前的每一次偵察都發現它離密涅瓦不遠。如果它是最近才到達的話，這是可以預料到的。但它使用 Ganymean h 空間信號，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明顯的周轉延遲。

“否定，”ZORAC 宣布。吃驚的表情，有些難以置信，閃過在 Shapieron 的指揮甲板周圍。最後真的是這樣嗎？

“重複掃描並確認，ZORAC，”Garuth 指示道。

有點延遲，然後，“沒有響應註冊。一點徵兆都沒有。”

無探頭；沒有耶夫林人。任務已經到達。

亨特的目光掃過一張張臉。他們很緊張。這不是另一次偵察。這是真實的東西，是整個任務的目標。Eesyan 疑惑地看著他。肖姆在看。

Danchekker 從一側冷漠地看著。亨特微弱地點了點頭。

“我們接受它，”Eesyan 對在連接線另一端等待返回 Thurien 的團隊說。Calazar 和 Caldwell 再次接通。這已經成為一種習俗。這一次他們只是默哀。

“波函數得到鞏固和穩定，”Garuth 證實。“準備分離。”

“溶解門泡沫。”

“本地氣泡已停用。”Shapieron 是獨立的，再次成為自然元素中的自由生物。

接下來的事情是確定確切的日期。他們現在知道什麼時候發生了 Harzin-Perasmon 暗殺事件，可以調到月球廣播。正如之前所決定的那樣，VISAR 的目標是在其粗略縮放允許的範圍內盡可能接近該日期。他們預計必須做出一些細微的修正才能更接近。最好是在事件發生後的幾天內，這將使 Minerva 充滿希望，同時讓任務有一定的餘地進行接觸並傳達其信息給合適的人。Hunt 走到 Chien 所在的地方，在一名 Ganymea 船員操作員身後，看著他篩選月球通訊頻譜。提及哈爾津表明他還活著。

事情看起來很有希望。

“那麼，我們是否只是在我們的現實和這個一直在這裡的現實之間走一條路？”Danchekker 的聲音從亨特身後問道。這是對自然主義唯物主義的溫和嘲諷。“不，我拒絕相信。Frenua是對的。我們正在創造一個新的現實。維克，整個世界都會由此產生。”

Danchekker 一直在接受一些與他的觀點激進的背離。自從與 Thurien 哲學家打交道以來的習慣性思維習慣。四年前，亨特還不相信。曾經是心靈理論最熱心和最堅定的捍衛者之一，他認為心靈只是物質的一種湧現屬性，他最近的斷言是心靈不再是神經系統的偶然產物，就像莎士比亞的戲劇不是紙上記號的偶然產物一樣。

“教授，你接下來要談政治了，”錢頑皮地說。

“加入外交使團。”

丹切克用指尖揉了揉鼻子。“我傾向於懷疑我們可能已經這樣做了。你還會把這種越軌行為稱為什麼？

Ganymean 接線員瞥了一眼說，這個怎麼樣？亨特湊過去看。屏幕上顯示了一群人在似乎是某種城市廣場的地方，一群人在陽台上歡呼。

片刻之後，切換到特寫鏡頭顯示中間的兩個人是 Harzin 和 Perasmon。接線員示意屏幕底部的欄，表示無需評論。

亨特閱讀了詳細信息。“天啊！”

Eesyan過來了。“什麼？”

“VISAR 是正確的。我們太接近了，Porthik。”亨特指出。“就是今天！”

第三十五章

Broghulio 難以置信地盯著遠程監控鏡頭中的畫面。毫無疑問，其圓滑的曲線造型在船尾張開成四個掠過的尾翼表面。他最後一次見到 Shapieron 時，它正在逼近他逃離 Jevlen 的船隻。如果不是過去的那些 Ganymeans 和他們被詛咒的星艦，導致他和他的 Jevlenese 陷入這種困境的整個陰謀永遠不會發生。他脖子上的血管開始跳動。儘管發生了所有事情，他仍能感覺到自己的自製力和掌控一切的感覺開始下滑。

“那是怎麼到這兒來的？”他低聲說，好戰地把臉轉向埃斯托杜。

科學家做了個無奈的手勢。“我只能推測它是和我們一起穿過隧道的。”

“我以為你們的專家向我們保證沒有其他任何痕跡。他們說只有我們。”必須承認他們錯了。”

“我”專家！ Broghulio 吐出這個詞，惡毒地轉身離開，他的雙手在背後緊握。

“發生了什麼？” Freskel-Gar 從另一個屏幕上要求，有無意中聽到。

“將圖像複製到 Dorjon，”Broghulio 告訴接線員。

Freskel-Gar 轉過頭，從不同的方向聽取介紹。“那是什麼船？你現在是在告訴我你的船並不孤單嗎？”

“現在涉及的太多了，”Broghulio 說。“似乎有一種並發症是我沒有準備好的。它可能需要一些快速的行動。”

Freskel-Gar 從他的屏幕上敏銳地打量了他幾秒鐘，然後用力地點了點頭。“現在的情況，你明明知道的比我多。

告訴我你想做什麼。”至少，Broghulio 是一個快速思考者和現實主義者。

Broghulio 快步穿過艦橋，一邊瘋狂地思考，一邊停下來茫然地盯著他停飛的飛行器的無人駕駛飛行工程師站。然後他轉過身，看了埃斯托杜和其他人片刻，最後轉身再次面對弗雷斯凱爾-加爾。

“很久以前，另一個種族居住在密涅瓦——一個由不同生物組成的種族。”

“我們稱之為巨人的那些？”

布羅吉里奧點點頭。“那艘船是他們的一艘。我這裡的船都裝有他們不知道的軍備，所以我們有優勢。”

“那麼他們知道你在這裡？”Freskel-Gar 說。

“不必要。”

“你是說他們沒有跟著你？不然他們怎麼會在這裡？”

“現在進入這個問題是一件複雜的事情。他們可能只是在尋找我們的下落。我希望他們能以某種方式嘗試與您取得聯繫。

如果我們能引誘他們到密涅瓦談判，我們就有可能出其不意。您的衛星地面站的通信是如何路由的？”

“通過國家電信網。”

“而發給統治當局的信息會找到自己的方式……在哪裡？”

“去梅爾西斯阿格拉孔的通訊室。它也與軍事指揮部有直接聯繫。”

“可能有必要將部分計劃向前推進，”Broghuilio 說。

“我們需要在那裡進行控制。你的人現在可以接管 Agracon 內部了嗎？確保通信安全尤為重要。”

Freskel-Gar 點點頭。“我已經在大多數關鍵地方安排了我的人。這重要的守衛細節都是我們的。他們處於動員警戒狀態。”

“立刻下單。你要多久才能從多爾戎到那裡接管？”

“我的員工傳單有人值守，隨時待命。最多十分鐘。”

布羅吉里奧點點頭。“去那裡。懷約特將軍可以完成我們在多爾戎的安排。”他又想了一會兒，然後補充說，“讓 Hat Rack 空降，以防萬一也需要提前。”

Freskel-Gar 似乎在檢查他腦海中的項目。“很好，”他說著，轉身開始滔滔不絕地向他的副官列出一份指示清單。

Broghuilio 轉向 Estordu，後者正在查看各種數據顯示。

“先出現的另外兩件東西是什麼？較小的。你確定了嗎？”

“很遺憾，閣下。”

“他們不會又是來自夏皮倫號的探測器，就像你說的就在我們身後的那艘？”

“不，它們是別的東西。它們的設計和用途似乎不為人知。”

Broghuilio 皺著眉頭。探測器提供了眼睛和情報
Shapieron 在追趕他們的時候。“我不喜歡。”他打電話給船的

船長，他一直在從其他一艘船上獲得確認讀數。“讓你的二次激光電池做好發射準備，並讓他們接受這些方面的訓練。此外，讓所有船隻進入飛行待命狀態。”船長傳達了命令。

“請問閣下的計劃？”埃斯托杜問道。

“我們沒有跡象表明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裡的存在。和沒有理由提醒他們，”Broghuilio 回答道。“我們等。”

“太近了。”伊斯揚搖了搖頭。“我們還需要幾天再往後。“通過信標呼叫 Thurien 進行更正，”Shapieron 的女科學主管 Shilohin 說。“如果我們離得這麼近，VISAR 能把它投得足夠好嗎？”

“應該可以的，”Eesyan 回答道。

“佐拉克，”加魯斯喊道。“稱呼-”

“不！”

驚訝的腦袋轉向 Frenua Showm。

“不，”她又說了一遍，懇求地環顧四周。“想想你在說什麼。”她半轉向屏風，亨特、丹切克和簡還站在屏風旁邊。他們剛剛聽完哈爾津和佩拉斯蒙的演講。兩位領導人宣布佩拉斯蒙將與哈爾津一起乘坐 Cerian 總統專機返回，他們已經消失在他們談話的陽台後方的門內。一些原本和他們在一起的人跟了上去，而另一個身穿制服的人上前，正在做結束語。Showm 繼續說道，“下面的世界充滿了人們，他們剛剛獲得了他們多年來所知道的第一個希望。真實的、溫暖的、鮮活的、有血有肉的人，就像我們一樣。他們有家、有孩子、有愛、有夢想。但是我們知道，你和我都知道，因為我們已經進入了他們的未來，我們已經看到了為他們準備的恐怖，他們的世界將變成噩夢，並最終徹底毀滅。你說我們只是打電話給 Thurien 然後回家，讓它發生！我們怎麼能，在我們看到的事情之後？腐爛的屍體；瘸腿的、瞎眼的、殘廢的；燃燒的城市我們怎麼可能再睡個好覺呢？”

…… 一直到軍事化

“我們太近了。時間不夠。”Eesyan 又開始說了。

“時間夠了！所以 Perasmon 和 Harzin 今天飛了。多久乘坐他們那個時代的飛機是否需要繞著密涅瓦進行半途旅行？四個小時？五？我們知道這架飛機在接近 Cerian 海岸之前不會被摧毀。從高空飛行的東西發射的導彈。飛機的電子官員甚至在它撞上之前用雷達發現了它。

別在意任務戰略中提到的壯觀的著陸和公共表演。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聯繫鏈中足夠高的人來轉移航班。解釋可以晚點來。”

“我們能及時說服他們嗎？”鄧肯·瓦特問懷疑地。

“他們不知道我們是誰。”
“我們有幾個小時，”肖姆堅持說。“讓我穿上，讓我和他們說話。一個甘尼人。在遙遠的過去居住在密涅瓦的巨大之一。
你不認為這會引起他們的注意嗎？

Danchekker 搖著頭，同時露出牙齒，好像在尋找一種既不冒犯又不失精緻的方式。「芙蕾娜，你說的當然是真的。這一切都是最令人痛苦的。但即使我們成功了，它仍然只是不可想像的巨大整體中的一個極小的碎片……」

“這是一個人的世界。生活、思考、感覺、人。”
亨特用拇指和其他手指捏著眉毛。丹切克
當然是對的。Danchekker 可能也在試圖提醒 Showm 但沒有說的是這個世界的未來無論如何都是固定的。

沒有什麼能改變它，就像已經發生的過去一樣。當然，它就是這樣。這項任務希望實現的目標是，物理學家和哲學家仍在爭論的是，跨多重宇宙發起的行動是否會產生一個以前不存在的新未來。但情緒高漲，他不打算投入其中。

“無論我們做什麼，我建議我們繼續做下去，”錢說。“他們可能是已經在去機場的路上了。”

儘管在與 Lunarians 取得聯繫之前，Eesyan 在技術上負責任務，但他還是點了點頭讓 Showm 發言。

“加魯斯，”她說，“你能幫我們聯繫一下嗎？我們需要蘭比亞人梅爾西斯的政府系統。以與佩拉斯獸事務關係最密切的部門為準。最好的起點可能是 Agracon。”

翻譯科科長瓦茲昆桌上的白色手機響了起來。那是 Agracon 的內部系統，沒有連接到外部。
Vazquin 此刻不在辦公桌前。萊莎在她的椅子上轉過身來接過它。“Cerian 翻譯。萊莎英格斯發言。”
“這是法里西奧。我在主樓的通訊室。我們這裡需要翻譯。你能不能馬上過去？”法里西奧是一名大四學生

Cerian 代表團的談判代表。他聽起來很緊張。

“嗯，是的，當然。什麼-”

“就這樣吧，拜託了。”背景中的另一個聲音尖銳而刺耳，說了萊莎沒有聽清的話。法里西奧掛斷了電話。萊莎大惑不解，將一支筆和筆記本扔進了她用來做辦公室雜務的包裡。翻譯辦公室位於 Agracon 建築群後方的外圍建築之一，位於包括主樓在內的安全區之外。要到達通訊室，她需要在警衛台辦理登機手續並找一名蘭比亞人護送。她確定自己有身份證和通關證件，然後快步向門口走去，隨後一兩個好奇的目光。

在樓下，萊莎從一扇側門出去，她知道那扇門通向一個走捷徑，沿著 VIP 後方的一條狹窄小巷走
運輸車庫到通往其中一條通路的路徑。某物
大約整個地方的氣氛都變了。雖然沒有外面的喧囂或大驚小怪，但蘭比亞士兵到處都是，迅速而有目的地移動。突然的疑慮抓住了她，好像出了什麼大問題。

另一條小巷將她帶到餐廳和員工食堂的側門。
穿過正門將把她帶到一個警衛哨所對面，進入安全區。她剛剛進入大樓，正沿著走廊經過廚房走向用餐區，這時代表團的技術專家之一梅拉·杜克瑞斯 (Mera Dukrees) 匆匆朝她走來，顯然是從同一條路線走相反的方向。他看起來心煩意亂，焦急地回頭看了一眼。

“它是什麼？”萊莎問道。

“我不確定。正在進行某種收購。士兵放牧
周圍的人。他們把整個地方都封鎖了。”

“你怎麼出來的？”

“我剛到那裡，門口就發生了爭吵。我溜過去了。我認為這可能是推翻 Perasmon 的舉動。”從用餐區的方向，建築物內響起了提高的聲音和抗議的呼喊聲。

Dukrees 抓住了 Laisha 的手臂以引起她的注意。“但是你沒看到什麼。它的意思是？如果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那麼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架飛機不會到達那裡！”

萊莎搖搖頭，一隻手放在嘴邊。“不好了！”

“你離開時，辦公室裡有士兵嗎？”杜克斯問她。

“他們在外面，但還沒有人進來。”

“也許還有機會把消息傳出去。來自安全區內的通信全部被阻止。來吧。”

離開他們相遇的走廊的一小段通道通向休息室和一些樓梯。在樓梯腳下一個凹處的牆上，萊莎發現了一部白色內置電話。“我們兩個都被阻止是沒有意義的，”

她說。“您先走。我會從那裡嘗試。她指著杜克瑞斯看了看，簡單地點了點頭，然後匆匆離開了。萊莎走到電話前，敲了翻譯室後面新聞辦公室的號碼。至少，在旁邊的通道裡，她在走廊的視線之外。她甚至不確定她打算要求任何人做什麼。

日英。日英。“哦，拜託，拜託……”

“Cerian 新聞辦公室。”

“尤西莉亞，是你嗎？”

“是的。這是誰？”

“萊莎。聽著，沒時間解釋了。你之前在 Osserbruk 的 NEBA 對那個人說的那句話。還開著嗎？”

“它應該是。為什麼-”

“我需要你再給他打電話。他叫烏斯我斯。”

“真的，這一切都是最不正常的，你”

“尤西莉亞，閉嘴！沒時間了！給他打電話就行了！”

萊莎的語氣就足夠了。“你想讓我說什麼？”尤西莉亞問道，聽起來很震驚。

說話聲從走廊盡頭的用餐區響起。“叫三個人過來。在那裡檢查。保護所有外門。”

萊莎強迫自己慢慢地說清楚。“仔細聽。

在 Cerian 軍事基地有一位 Klesimur Bosoros 中尉。吳知

怎麼聯繫他。總統的飛機處於某種危險之中。我不確定到底是什麼。Bosoros 需要將消息傳達給 Cerian 高級指揮部。”

來自梅爾西斯阿格拉孔的軍方警告似乎比 NEBA 新聞局某人的指控更容易引起注意。

“你是認真的嗎？”

“正在發生某種政變。烏西莉亞，他們隨時都會到那兒。去做就對了。”

“NEBA 的 Wus Wosi。Klesimur 中尉……博索羅斯？”

“正確的。”

“你！電話。不！”蘭比亞騎兵用破碎的 Cerian 呆哮，在同時用他的步槍威脅地示意但沒有指向它。

“沒關係。我說蘭比亞語，”萊莎收回聽筒時說。

“你在跟誰說話？”一名士官出現在士兵身後問道。

“這是內線。我是 Cerian 代表團的翻譯。我曾是打電話到通訊室，但我迷路了。我正試圖打電話問路。”

蘭比亞士官凝視著她的徽章。“你的權限？”萊莎從包裡拿出文件，緊張地等待著。“跟我來。我會帶你到前面的安全門。你們兩個，繼續。”

“先生。”

萊莎和士官一起從通道出來，正好看到梅拉·杜克瑞斯被帶回走廊盡頭的外門。

從 Shapieron 的指揮甲板上的主屏幕往外看的人形瘦削，鷹臉，黑色的眼睛像鳥一樣機靈，留著一對錐形鬍鬚。他穿著蘭比亞陸軍元帥的製服。背景中站著更多的人影，有的還穿著制服，有的則穿著便服。他似乎和任何人都一樣鎮定自若，在過去的幾分鐘內，他們發現自己正在與一群人交談，其中包括來自一個很久以前就消失了的種族的人，從一艘站在太空某處的星際飛船上講話。事實上，亨特認為他似乎太鎮定了；幾乎每週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國王此刻正在國外處理公務，”弗雷斯克爾·加爾通知他們。“我身為一界大皇子，完全可以代表他。”來自 Minerva 的新聞報導證實，載有 Perasmon 和 Harzin 的飛機在乘坐 Shapieron 號建立正確聯繫期間已經離開。

“你必須有一種與他交流的方式，”Frenua Showm 說。

“根據我們的憲法，我是國王不在時的官方代理國家元首，”Freskel-Gar 流暢地回答。“在這個真正重要的歷史時刻，我代表蘭比亞王國及其領土歡迎你們。”

“堅持越過他的頭可能會令人反感，”Danchekker 在一旁說道。ZORAC 將從傳出的音頻中編輯它。“我們對他們的判斷方式知之甚少。我不建議冒險。”

他們知道，作為帕拉斯獸的繼承者，弗雷斯凱爾-加爾最終會在與塞里奧斯的交往中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今天致力於這樣的課程。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將他與暗殺事件具體聯繫起來。雙方在密涅瓦星上充斥著各種派系和陰謀，無論誰負責，弗雷斯凱爾-加爾都將繼任國王。

“最重要的因素，也許是布羅赫里奧和耶夫林人還沒有到達這裡，”希洛欣說。在代表 Thuriens 作為行星管理員駐紮在 Jevlen 兩年後，Shapieron

Ganymeans 毫不懷疑是誰導致了隨之而來的全面戰爭的惡化。 “Broghuilio 推翻這個 Freskel-Gar 並宣布自己為獨裁者需要四年時間。四年可以發生很多事情。”

Garuth 在船上的副手 Monchar 贊同這一點。 “這即使沒有 Broghuilio ,暗殺本身也足以使事情走向衰落。特別是如果雙方都懷疑對方。防止它們發生可能是我們可以取得的最重要的結果。

如果不這樣做可能會使其他一切都變得徒勞。”

Showm 長長地吸了一口氣，整理著字眼。然後她回頭看著顯示 Freskel-Gar 的屏幕。“我們如何知道我們所知道的事情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故事，最好在更合適的時間講述。我們出現的事實應該足以讓我們的話有足夠的分量。剛剛載著你們兩國元首從梅爾西斯起飛的飛機，面臨被毀的迫在眉睫的危險。我不想重複細節。

可能沒有時間。但必須立即下達命令在調查情況之前，將航班改道至最近的安全著陸設施。然後，很快就會有一些事件降臨到你們的世界，如果不加以避免，將會對整個 Minerva 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處理完這些事情後，我們就可以討論這個場合的獨特性和我們種族之間關係的發展。”

指揮台周圍所有人的目光都盯著主屏幕。弗雷斯克爾當他看到消失的外星人和不熟悉的人類的奇怪混合公司時，他的特徵打結了。他們幾乎可以讀懂他的想法。憑空出現並聲稱知道我們的未來？然後，再一次，但是在我們存在之前文明就已經先進的存在，以及從星際旅行的飛船？

“你怎麼會知道這些事？”他要求。Showm 發出一聲嘆息，表達了難以控制的不耐煩。“我已經說過了，現在沒有時間。一切都會在適當的時候解釋。現在，按照我們的要求去做。叫停航班。”

Freskel-Gar 不確定地又凝視了幾秒鐘。然後，他似乎下定了決心，轉過身來和和他在一起的其他人商量。

他們互相竊竊私語，比劃手勢似乎已經很久了。Hunt 看到了 Danchekker 的目光，只是揚了揚眉毛。錢無動於衷地看著。

他們都無話可說。

屏幕上的商議終於結束，點了點頭，幾人匆匆離去。Freskel-Gar 再次挺進前列。“很好，”他說。“正在按照您的意願下達指示。我們

現在正在呼叫飛行管制員，並為著陸做出替代安排。”可以聽到夏皮龍號上如釋重負的嘆息聲。 Frenua Showm 不得不伸出一隻手來穩住自己。“而現在，也許我們可以考慮在更適合情況的有利環境中聽取您必須告訴我們的其餘內容，”Freskel-Gar 建議道。“作為 Minerva 的客人，我們很榮幸親自在這裡接待您。我們懷著極大的不耐煩和無限的熱情等待著您的敘述。”

之後阿格拉孔號的通訊室裡沉默了一會兒
顯示從跟蹤站轉播的傳輸的屏幕被截斷了。
保衛了這座建築的親王自己的軍團站在門邊的崗位上。佩拉斯蒙的員工全部被撤職。
Freskel-Gar 的人負責控制台和監視器面板。“我們完了嗎？”臨時負責的通信專業檢查。

“鏈接下來。我們停播了，”一位技術人員證實道。 Freskel-Gar 放鬆下來，詢問地看著屏幕上顯示的 Broghuilio 和他的工作人員在月球背面 Jevlenese 船的艦橋上。

“燦爛！” Broghuilio 承認。“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現，你的高度。我幾乎也可以相信。但是我傷害了你；現在是“陛下”……。
或者很快，不管怎樣。”

第三十六章

Freskel-Gar 告知，載有兩位國家領導人的飛機正在前往安全著陸場的途中，他已收到他們的讚美和敬意的信息，並將轉達給 Shapieron。一旦他們自己的修改後的行程安排妥當，他們就會聯合收到來自船上的代表團，可能是在 Cerios。與此同時，在梅爾西斯召開預備會議將大大方便安排，在那裡登陸應該按照他的建議進行。堅持參與每個決策的每個階段既不是 Calazar 的風格，也不是 Caldwell 的風格。任務的戰略已經制定，就由現場的人來決定最佳的實施方式。Frenua Showm 通過主信標向 Thurien 的控制中心發送了一份關於最新情況的報告，並將她的注意力轉移到準備與 Freskel-Gar 的會面上。

他們乘坐 Shapieron 的一架通用航天飛機降落。這艘飛行器比拯救 Jissek 的偵察探測器大，但比地面著陸器小，後者對於 Agracon 綜合設施內的直升機停機坪區域來說太大了，Lambians 在那裡指導了他們。Eesyan 和 Showm 是 Thuriens 的主要負責人，還有一小部分工作人員陪同；Hunt 和 Danchekker 代表地球；Monchar 和兩名船員代表 Garuth 也去了。夏皮隆號靠得更近一些以發射航天飛機，但仍留在密涅瓦的月食視錐範圍內。讓地球上的政府在他們自己的時間向民眾宣布飛船的存在似乎是合適的，而不是在天文學界爆發混亂時過早地揭露它。亨特安靜地坐在穿梭機的機艙裡，看著密涅瓦的球體在一個屏幕上放大，而他們靠近的月亮在另一個屏幕上慢慢縮小。他的思緒回到了五年前“查理”的發現：月球上穿著宇航服的屍體是第一個被發現的月球人踪跡。隨後的調查主要由格雷格·考德威爾精心策劃，而其他 UNSA 負責人則試圖在誰應該做什麼之間劃清界限，這正是亨特和丹切克第一次走到一起的原因。

他們最初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根據查理個人文件中包含的信息和後來出現的其他證據重建了查理的世界。那是他們將它命名為密涅瓦的時候。

Hunt 的團隊在他的實驗室裡建造了一個直徑六英尺的模型

休斯敦，UNSA 的調查工作就是從這裡協調進行的。他記得自己花了很長時間凝視著那個模型，試圖在腦海中重現五萬年前存在的失落世界的畫面。他已經了解了每一個島嶼和沿海輪廓、山脈和赤道森林、居住區和夾在不斷推進的冰蓋之間的主要城市。他現在在屏幕上看到的一切看起來非常熟悉。但這不是實驗室中的模型或計算機的重建。它是真實的，而且就在那裡。

他們正在下降到它的表面。

另一方面，月亮呈現出一張陌生的面容。一張比他從小在科學書籍和百科全書中看到的圖片更光滑、更沒有特徵的臉。月球俯視著正在展開的人類歷史傳奇、各種種族的出現、他們最早的祖先為生存而進行的鬥爭，在它之前的戰爭的最後幾天，它的表面上留下了慘烈戰鬥的傷疤密涅瓦解體時被數十億噸的碎片抹殺。但那些事件是二十年後的事了。陪伴著密涅瓦的月亮仍然純淨而寧靜。

“一個奇怪的、循環的事件過程，你不覺得嗎？”丹切克的聲音從附近說。亨特的目光從屏幕上移開。“很久以前，密涅瓦的孤兒月亮沿著它孤獨的路線來到了地球，帶來了我們同類的祖先。現在我們在這裡，五萬年後的後代，回到一切開始的地方。而是以向我們的起源地致敬的方式；一次朝聖，就像是一次朝聖。”丹切克顯然也有過類似的想法。

“有點像鮭魚，”亨特說。

Danchekhet 唔咂嘴。“有時候你真的很庸俗，你知道的，維克。”

亨特咧嘴一笑。“可能會有一點 New Cross 的味道，”他說。那是他長大的倫敦南部地區。“每一寸都是一個工作的人，為此感到自豪，我父親曾經說過。他沒有太多時間花在花哨的東西上。‘猴子爬得越高，在我們其他人看來就越像驢子，’是另一個說法。他永遠無法理解我陷入的那種事情。說我唯一擅長的就是去其他世界。我想他在這一點上是對的。”Danchekker 透過眼鏡眨了眨眼，不太確定該如何回答。

Monchar 和 Shapieron 的兩名船員保持沉默。在所有的降臨隊中，只有他們真正見過米勒娃。

他們不是 Thuriens。對他們來說，這是他們離開的失落的家

數百萬年前 根據他們自己的計算大約是二十多年前 再次神奇地恢復了。

航天飛機突破了一層卷層雲。在下方，亨特認出了南蘭比亞海岸線的一部分，斷續地映襯在低層雲塊之間的灰色海洋中。“你有公司來了，”ZORAC 從 Shapieron 上說，但通過位於月球一側的探測器讀取航天飛機的雷達。屏幕上顯示攔截噴氣式飛機升起並散開成護航編隊圍繞下降的飛行器 無論是作為儀仗隊還是保持警惕都不可能說。

它們採用後掠三角洲設計，將並排發動機安裝在雙尾翼下方的扁平機身中。與 20 世紀末動盪時期的某些 Terran 設計驚人地相似。亨特猜想，與鯊魚和海豚之類的動物一樣，有效的形狀可能被限制在非常狹窄的範圍內，而且可能普遍存在。

“你們在航線上，看起來很好，”目睹他們降落的蘭比亞地面管制員報告說。“著陸區很乾淨。”

“我們有你的進近波束，”Ganymean 副駕駛承認道。“它的看起來只有三分多鐘。”

“查看。”

“是不是很眼熟？”Eesyan 問 Monchar 和兩名 Shapieron 船員。

“沒有，”Monchar 盯著這些圖像回答。“所有東西都變了。”

梅爾西斯城初具規模，逐漸分解成更精細的細節直到下降雷達識別為 Agracon 的一組建築物在視野中心穩定下來。它們張開並長大，慢慢變成屋頂的輪廓和開窗的立面，在屏幕上慢慢向上滑動，顯示航天飛機在它們之間降落時的側視圖，然後靜止不動。航天飛機發出的所有溫和的嗡嗡聲都是為了紀念它的努力而停止的。

“登陸。斷電。我們在密涅瓦星球上，”飛行員宣布。

“好久不見了，”佐拉克說，大概是為了三人的利益吧原來的 Ganymean 在船上。他們似乎有點難以回應。

從外面看去，他們身處一片開闊的空間，周圍環繞著高大的灰色建築，這些建築看起來雄偉而堅固，牆壁旁邊的花壇和穿過灰色草坪的小徑上散佈著灰色、灌木叢生的植物。亨特已經形成這樣的印象，即整個世界可能是灰色的組合，就像一部老式黑白電影。車輛是

停在該區域的邊緣：各種各樣的地面汽車和卡車，以及一些直升機型飛行器擠在一邊，好像它們已被移開一樣。汽車和建築物一樣，看起來堅固且堅不可摧，但實用且四四方方。底特律的造型師們會絕望的。主要的顏色似乎是黑色，一種卡其色，在航天飛機著陸時已經可見。但在發動機熄火後，一些人影開始出現在似乎是廣場兩側一座較大建築物的後門的地方，並向飛船移動。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裝束是單色優美的圖案，夏皮倫之前的訪問表明這些圖案是典型的月球人，以及暗示制服的共同主題的變化。許多大衣和帽子都是證據。“我認為外面可能很冷，”亨特說。

“九點三攝氏度，”ZORAC 補充道。

Frenua Showm 和 Eesyan 走上前去，面對穿梭機鎖的內門站著，Hunt、Danchekker、Monchar 和兩名 Shapieron 軍官在他們身後。指示器顯示鎖壓力平衡。內門打開了。他們向前走。然後外面的門打開了。一陣涼爽潮濕的空氣迎面而來。帶著一絲瀰漫在地鐵站的隧道氣味，略帶刺鼻。

按照典型的 Thurien 風格，Eesyan 和 Showm 沒有在斜坡的頂部停下來，在那裡他們會遮住擠在他們身後的閘室裡的兩個較小的 Terrans，而是立即下降到有空間讓所有人散開的地方並平等地呈現。雖然已經通過通訊聯繫交換了基本信息，但似乎場合需要說幾句正式的話。Showm 按照 Thurien 的習慣鞠躬致意，自我介紹，然後和她一起點名。通過航天飛機中的中繼連接返回 ZORAC 的鏈接使其可用作翻譯器，但 Shapieron 的距離造成了三到四秒的周轉延遲。交互並不像後來使用 VISAR 開發的方法那樣複雜。派對上戴著帶有音頻和視頻拾音器的頭帶，其中包含來自 ZORAC 的信息。

通過夾式耳塞和手腕屏幕傳送。Showm 總結道：“我們來自一個名為 Thurien 的世界，這是一顆你們稱為巨人之星的行星。”

他們對面那群人的中心人物穿著有很多辮子的製服
還有一頂奇特的三角帽。制服的裝飾明顯比後來戰爭變得激烈時使用的製服要多。

他身材魁梧，渾圓，和其他人一樣，臉色呈淺棕色，

扁平的鼻子和細長的眼睛，隱約給人一種亞洲人的感覺。他直起身子，生硬地回答。“Gudaf Irastes，蘭比亞王儲 Freskel-Gar 及其領地的家庭部隊指揮官。”

Iraste 猶豫了一下，他的眼睛不確定地朝他的隨從方向閃爍。然後，顯然決定他不打算檢查所有人的名單，“代表密涅瓦問候。Freskel-Gar 正在裡面等著你。如果你願意這樣走……”

他們從月球人出現的入口進入。

亨特注意到背景中有幾個人影跟著他們，帶著看起來像電影或電視攝像機的東西。在裡面，一條短走廊將他們帶到一個開放的大理石地板前廳區域，周圍環繞著方形柱子，可以俯瞰畫廊。走廊在壁龕空間和門之間向左、向右和向前延伸。他們穿過通往畫廊的主樓梯，在它後面穿過一個拱門通往向下的樓梯。底部是堅固的雙門，由守衛照管。穿過門，他們沿著一條鋪著石板的走廊穿過與上面的大廳相比顯得嚴峻的環境。亨特的腦海裡剛剛形成這樣的想法，當他們進入一個房間時，他們進入一個房間，裡面有許多穿制服的蘭比亞人正在辦公桌和控制台前工作，這似乎是一種奇怪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接待來自另一顆星的外星種族的第一個外交代表團。

原來這是一個寬敞明亮的前廳，裡面擺滿了屏幕和通訊設備。武裝的蘭比亞士兵沿著城牆駐紮。更多的人從隊伍後面進入，在門內佔據了位置。

Freskel-Gar 王子和他的工作人員正在遠端等候。他的表情不是主人待客的表情，而是冷酷而嚴厲。

但是，讓來訪者難以置信地停下來的景象，Thurien 和 Terran 都一樣，是被框在面向地板的大屏幕上的一群人影。

他們是人類，但不是月球人。站在他們頭上的領頭人斜著眼睛，黑色的短鬍鬚後面巨大的下巴露出潔白的牙齒，彷彿他一直在享受這一刻。ZORAC 不需要翻譯他的話。Hunt、Danchekker 和在場的每一位 Ganymean 都精通 Jevlenese。

“多謝您了。我要向 Calazar 致意。我自己無法更好地計劃，”Broghuilio 說。“很抱歉，我不能親自到場接待您，但那樣會很不方便。”

但是，我相信我們不會長期失去這種樂趣。我們離得不遠。”

他看向一旁，朝一個穿著制服的耶夫林人點了點頭

船長的意思，他向某處發出肯定的信號。“發射激光，”屏幕外的一個聲音指示道。

考德威爾穿著短褲和長袍，坐在其中一張椅子的扶手上
在他位於馬里蘭州城外的家中的夏季房間裡，像任何祖父一樣盡職盡責地看著他 10 歲的孫子蒂米 (Timmy) 咬牙切齒地用小三角鋼琴演奏莫扎特 (Mozart) 的《客廳》(Drawing Room) 主題曲。那是那些溫暖的夏日之一，人們忘記了像 UNSA 這樣的組織和像 Thurien 這樣的地方的存在。在外面，考德威爾的女兒莎倫和她的丈夫羅賓在游泳池邊。梅芙和管家兼廚師伊萊恩在廚房裡討論晚餐的想法 或者其他女性在廚房裡討論的話題。

提米揮舞著結束，吐出他一直在集中註意力的呼吸。“太棒了！”考德威爾說著，讚賞地拍了拍自己的手掌。

“下個賽季紐約？還是我們要再等一會兒？”

“我也知道所有的尺度。挑一個 你喜歡的任何一個。”

“我怎麼做？”考德威爾就像錫製洗衣盆一樣具有音樂性。

“那就選一把鑰匙吧。”

“嗯，好吧…… 那個。”考德威爾指著一個黑色的。

“那是 A 公寓。現在說主要還是次要。”

“哦，對我來說，我想它必須是少校。”

蒂米繼續跑上八度音階又退下來。無論如何，這聽起來不錯。

羅賓從露台門進來。外面傳來的叮噹聲表明莎倫正在收拾盤子和杯子。“這是什麼？跟爺爺炫耀是吧？”

“對我來說聽起來不錯，”考德威爾說。“我仍然認為鉤針是某種編織物。”

“我們是在裡面吃晚飯還是出去吃？我們決定了嗎？”

“那個部門的經理正在討論這件事。”

羅賓把一件襯衫搭在肩上，開始扣釦子。“沙龍告訴
對我來說，戈達德即將舉辦某種開放日活動。”

“正確的。”

“這是怎麼回事？”

考德威爾抬起眼睛。即使在十年前，保密和安全仍然是軍事化時代的後遺症，這也是不可想像的。“別提醒我。我只是在享受我的假期。現在是星期二。

管理我們世界的權力已經決定，由於公眾為戈達德發生的大部分事情買單，公眾有權親眼看看。

所以我們有講座，實驗室展覽你知道的，通常的事情。”一種房子某處的電話響了。

“聽起來不錯。我可能會嘗試相處。星期二，你說？

“如果你不介意成群結隊的遊客和孩子接管員工用餐房間。幸運的是 Chris Danchekker 現在不在身邊。”

“格雷格，這是給你的。”梅芙從隔壁房間打來電話。

“我與世隔絕。”考德威爾在休息日拒絕攜帶筆記本電腦。

“是卡拉薩爾。他們讓他從 ASD 恢復過來。他看起來真的很認真。”

“哦。那不一樣……對不起，羅賓。”考德威爾接了電話。

羅賓轉頭看向端著托盤進來的莎倫。

“卡拉薩？他是指 Thurien 領袖嗎？

“那就對了。”

“每個人都知道，”蒂米插話道。

羅賓搖搖頭。“我岳父在家裡接到外星系統的電話？我永遠不會習慣這個。”

在隔壁房間裡，考德威爾轉身面對屏幕。“拜倫，你好。

這是怎麼回事？”

“我剛收到 Gate Control 的消息。他們與信標失去了聯繫。

一切都立刻死了。”

Thurien 工程出現故障當然很奇怪。但它真的值得這樣的電話嗎？“所以我們去待命單位，”考德威爾說。

“那個也死了。他們同時出去了。”

言下之意立刻一目了然。是的，它確實值得這樣的電話。兩個信標一起熄滅的唯一解釋是某個機構故意摧毀了它們。它們之間的距離足夠遠，以避免同時發生雜散撞擊危險。

但更糟糕的是，信標是 VISAR 的定位器。他們提供了唯一再次找到那個特定宇宙的方法。沒有他們，就沒有辦法把使命帶回家。

第三十七章

回到 Shapieron，其餘的任務人員一直在監視從他們的頭帶拾音器轉發的航天飛機著陸隊的進展情況。 Chien 沒有參加之前的 Jevlen 探險，是他們中唯一沒有立即認出 Broghulio 的人。

鄧肯和桑迪啞口無言。 Garuth 仍然困惑地盯著當 ZORAC 打斷時，Agracon 屏幕下方顯示的是 Jevlenese。“指揮官，我認為我們可能遇到了嚴重的緊急情況。我剛剛失去了與兩個 M 空間信標的所有聯繫。 Hi-mag 掃描顯示兩個位置都在迅速散佈碎片。”

一連串突如其來的閃電讓加魯斯不知所措，無法立即做出反應。當 Broghulio 從 Agracon 下方房間的屏幕上開始講話時，Shilohin 已經加入了他的行列。

“它們顯然被摧毀了，”她說。“只能是耶夫林人。”

“有什麼東西可能來自的方向的跡象嗎？”

Garuth 向 ZORAC 核實。

“消極的。”

它仍然沒有意義。耶夫林人怎麼會在這裡？探頭那個跟隨他們穿過隧道的人也必須在這裡，但仔細檢查和重新檢查沒有發現任何跡象。而後來偵察訪問的每一次檢查都證實了它在那裡並且正在運行，所以它現在怎麼可能不工作？除非他們剛剛碰巧發現了一個宇宙，在這個宇宙中，與他們採樣的所有其他宇宙不同，探測器發生了故障……。不，加魯斯拒絕了這種可能性。

但是，如果 Jevlenese 最終在 Shapieron 之前來到這裡，為什麼沒有他們的五艘船的跡象？什麼都沒有加起來。他猛然意識到布羅吉里奧是在對他說話。

“我認為 Melthis 的訴訟程序正在被其餘的你在 Shapieron 那裡。” Garuth 記下了“在那兒”這幾個字。因此，耶夫林人就在某個“流行”的地方。 Broghulio 繼續說道：“您可能沒有注意到我們擁有相當大的火力。你可以把剛剛發生在你的偵察設備上的事情作為它的效力的證明。它現在正在你的船上訓練。如果你的視線仍然以某種方式蒙上陰影，

請允許我總結一下目前的情況。您不再有 VISAR 和 Thuriens 可以躲在後面。一個最有趣的視角變化，我想你必須同意。”

加魯斯對這意味著什麼不抱任何幻想。在 Shapieron 最終離開地球後，Broghuilio 試圖摧毀它，以防止真實的地球圖片傳到 Thuriens，而不是 Jevlenese 所描繪的扭曲的圖片。Thuriens 和 Caldwell 的 UNSA 小組之間及時建立直接通信才阻止了它。加魯斯繼續聽著，仍然處於半昏迷狀態，簡的聲音從他的耳機里傳了出來。語氣壓低，說明索拉克在私下聯繫她。

“加魯斯和希洛欣。你明白這意味著什麼。Freskel-Gar 的整個表演都是一個詭計。因此，他告訴我們的一切都是假的。沒有收到來自 Perasmon 和 Harzin 的確認消息，因為從未發送過任何消息。沒有命令轉移 Cerian 飛機。他們仍然處於危險之中……如果還不算太晚的話。”

加魯斯僵住了，然後呻吟了一聲。他非常關心那些剛剛走進陷阱的地面上的人、他的船和耶夫林人構成的威脅，以思考進一步的影響。能夠像人族一樣思考也很有幫助。

“當然！”希洛欣低聲說道。

“我們是唯一能夠阻止它的人，”錢說。“它必須是通過 Cerians。顯然，蘭比亞沒有人可以信任。”

Garuth 盯著屏幕上 Broghuilio 的形象，但他沒有聽到這些話。錢是對的。現在就看他們了。他的思緒瘋狂地運轉著。

“佐拉克。”

“指揮官？”

“本地”，表示 Garuth 所說的話不會通過頻道重複到 Minerva。

“收到。”

“我不知道他們的計劃是什麼，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夠自由交流。

不管怎樣，我要你做的就是這個。進入 Cerian 軍隊指揮系統、他們的太空運營機構或處理總統事務的政府部門。警告他們，有人正在策劃摧毀從梅爾西斯起飛的飛機，其中有馬爾贊總統和佩拉斯蒙國王。我們認為它會被導彈擊落。航班必須立即掉頭或改道。”

“我現在正在努力。”

看到 Garuth 臉上寫下的無助，這本身就是一種滿足。Shapieron 及其居住者是 Broghulio 存在期間最大的個人詛咒。他認出了 Garuth，當然，是在 Shapieron 出現在 Ganymede 之後的公眾風暴以及它後來在地球上停留的六個月中，當時 Broghulio 指揮 Jevlenese 監視行動向 Calazar 報告。那艘船負責繞過他和 Jevlenese，開啟了 Thuriens 和 Terran 之間的直接接觸，並解開了 Broghulio 和他的前任幾代人一直在計劃的一切。它是實施欺騙的工具，導致 JEVEX 垮台，使 Broghulio 失去了對 Jevlen 的霸主地位，並永久結束了他對 Terrans 和 Thuriens 等人的雄心壯志。而現在它就在這裡，像一隻被馴服的小狗一樣毫無防備。它曾一次躲過他摧毀它的企圖，這讓他在這個過程中顯得很傻。一想到現在就算賬並完成工作，他毫不內疚。但當他繼續看著它時，一個新的思路開始在他腦海中形成。

為什麼要摧毀 Shapieron？正如他剛剛津津有味地向加魯斯指出的那樣，整個視角發生了最有趣的變化。他在 Minerva 的衛星上有五艘船，幾乎無法動彈，幾乎沒有攜帶動力儲備將他和他的追隨者運送到 Minerva，之後他們除了在海洋中沉沒外別無他法。但在這裡，就在他面前的屏幕上，作為望遠鏡影像懸掛的是一艘完全獨立的星際飛船，不僅配備了自己的機載電源，專為獨立運行和續航而設計，而且還維持了其 Ganymeans 人口大約二十年。畢竟他們不必作為難民和乞丐去密涅瓦，被迫分享他們的優勢並用他們的自然優勢換取一個睡覺的地方和 Freskel-Gar 廚房的殘羹剩飯。有了像 Shapieron 這樣的東西，配備了他即將交付給 Minerva 的海洋的武器和星際飛船的能量來為它們提供能量，他們將能夠在一週內統治像 Minerva 這樣的行星。

Broghulio 對這個想法思考得越多，他就越感興趣。然而，與任何潛在的房地產所有者一樣，他希望在決定報價和條款之前親自檢查房產。但是，他會冒什麼樣的未知風險，走進一艘滿載他過去沒有應對經驗的加尼梅斯人的船？即使他們結果像 Thuriens 一樣奉承和不願打架，他對管理這艘船的 AI 以及它可能如何反應一無所知。他一動腦袋就把埃斯托杜召喚過來。“在那艘船建造的日子裡，沒有行星

與 VISAR 相媲美的行政智能。那是對的嗎？”

「原來如此，閣下。在搬到 Gistar 和 Thurien 之後，完全整合才得以實現。」

“所以當那艘船在地球上時，我們聽說過這個 ZORAC。這是什麼系統？”

“最早的 Ganymean 星艦具有集成的控制和系統管理控制器，它們變得出奇地多才多藝，實際上提供了一些後來融入 VISAR 的設計理念。 Shapieron 可能是後來的型號之一。 ZORAC 將是基本自主智能和具有完整星際能力的超並行分佈式架構（如 VISAR 或 JEVEX）之間的中間開發。”

“我懂了。” Broghuilio 沒有，但這些話在字面意義上毫無意義。他再次凝視著船的影像。“要控制這樣的東西，有什麼辦法？它會自動服從指揮船隻的人嗎？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其他方式建立起來的更複雜的忠誠度？它的運作模式是什麼？”

埃斯托杜順著布羅赫里奧的目光看過去，看清了他的思路。

他回答說：“請理解，我對此類系統沒有親身經歷，閣下。但我的理解是，它的主要特徵是驅動自動優化湧現關聯網絡的多重連接、自我參照學習層次結構。”他看到 Broghuilio 衣領上的顏色在上升，並急忙解釋說，“這意味著它的行為更多地是由它的經驗決定的，而不是最初的設計參數。它很可能會對目前的軍官和船員形成一種堅定的承諾。尤其是在他們與熟悉的時空環境長期強制隔離之後。”

“嗯。”這顯然不是 Broghuilio 一直希望的答案。

埃斯托杜繼續說道：“但是……”他的語氣讓布羅赫里奧轉過頭。

“該系統建立在無法修改、忽略或覆蓋的核心指令的基礎之上。他們定義了其基本的設計角色和特徵。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是其他考慮從屬於確保其主要依附的生物形態的安全和生存。在本案中，這種趨勢將變得極為明顯。它可能判斷是對還是錯的任何其他事情，或者從長遠來看可能會產生更可取的後果，都將變得無關緊要。我，呃相信你接受我的觀點嗎？”

.....

Broghuilio 眼中閃過一絲領悟。“你的意思是，如果它

是保護那裡那些化石 Ganymeans 皮膚的唯一方法，它會聽從我們的命令嗎？不會拒絕吧？”

“不僅如此，閣下。它不能。

“嗯，……我懂了。”而這一次，Broghuilio 真的做到了。也許他有解決辦法他的兩個直接關注點。

他又凝視了夏皮隆的形像一會兒。在它跟隨他的船隻穿過隧道之前，因為這是解釋它如何來到這裡的唯一方式。它一直在耶夫倫進行秘密欺騙行動。他沒想到它會攜帶比執行此類任務所需的最少乘員和機組人員多得多的數量。這很符合他的目的。

Broghuilio 退後一步，面對將他連接到 Shapieron 指揮台的屏幕。

“這些是我的指示，”Broghuilio 在耶夫林人藏匿的地方說道。“你們將自己和船上的所有乘客乘坐輔助艇，然後離開。我希望這艘船可以登船，周圍有五十英里的淨區。立即地。”

加魯斯難以置信地盯著他。

“我們不能，”Shilohin 在他身邊低聲說。“看看剛剛發生了什麼信標。”耶夫林人之前從未猶豫過，當他們試圖在離開地球後摧毀夏皮龍號時。

“你瘋了，”加魯斯回答道。如果他們想要這艘船，似乎船員在裡面會更安全。“你認為我們會……”

“你似乎忘記了你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Broghuilio 插話道。他的圖像縮小到半個屏幕，另一半顯示作為提醒，Eesyan、Frenua Showm、Hunt、Danchekker、Monchar 和 Garuth 的另外兩個軍官們現在被手持武器的蘭比亞士兵掩護，Freskel-Gar 在一旁看著。“這不是無意義的威脅。殿下可否確認？”

“遵命，”Freskel-Gar 從屏幕上說。

“也許我們會從一個開始，”Broghuilio 說。

Garuth 發現他的嘴巴乾了。他的本能衝動是呼籲 ZORAC 徵求意見，但他拒絕了。這是指揮官做出的決定。留在原地肯定會犧牲他的部下和朋友。而且即使那樣他也可能最終失去這艘船。順從很可能就是自尋死路，那樣的話，地表下的人會怎樣就不得而知了。對於後一種選擇，沒有什麼是確定的。Shilohin 似乎也讀到了進一步的含義，並沒有讓事情變得更艱難。

“我們必須有時間，”Garuth 說。

“我沒有時間浪費在玩遊戲上。” Broghuilio 揮了揮手
囚犯們的方向，指著 Garuth 的兩名船員中資歷較淺的那個。“向前邁出一步。”

這是加魯斯做過的最痛苦、最屈辱的決定。

“很好，”他同意道。“會照你說的做。”

仍然顯示在 Cerian 內部安全部總部 Frenda Vesni 辦公桌顯示器上的消息
來自國家航空航天局的一個辦公室，該辦公室負責運營衛星跟蹤站。傳遞它的 NAD 部門負責人
附加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您的來電。隔壁房間的門突然打開，內格里科夫走了出來。“這是
什麼？來自會說話的星際飛船的電話？……

難道沒有
人認為我們有更好的事情要做嗎？那裡有一些病得很重的人，我告訴你。”

Vesni 猶豫了一下，咬著嘴唇。“你認為我們不應該提醒總統辦公室‘什麼？
看起來像部門裡最大的白痴，或者某個學生

黑客或其他人，他們進入了他們的系統。”

“但這不是我們來這裡的目的嗎？傳達信息？”

“是的。還要評估信息。我在這兒的時間比昨天還長。任何幼兒園的孩子都可以通過
NAD 安全。我要去大廳裡見格拉特。我會在幾分鐘後回來。”

“你想讓我用這個做什麼？”

“哦，告訴迪拉把它歸檔，以防有一天有人需要細節。你永遠不知道，他們可能會變得足
夠聰明來追蹤它。” Negrikof 穿過辦公室時繼續喃喃自語。“就好像我們對 Perasmon
決定他突然來這裡沒有足夠的事情……。會說話的星際飛船。”

他離開了，關上門的聲音很大。

Vesni 又看了這條信息幾秒鐘。她仍然認為這是一種草率的做事方式。但是老闆已經發話
了。

不情願地，她輕敲了一個附錄並標記了該項目以引起 Dira 的注意。據她估計，如果
這真的是一場騙局，Negrikof 也不會冒太大的風險。無論如何，她已經認為他是部門裡最大的
白痴之一。

在基地指揮的軍官在辦公桌後面看著 Kles
被領進了他的辦公室。“Bosoros 中尉，長官，”部隊指揮官宣布，並一直站在裡面，而
有序的中士關閉了

門。OC 再次研究了筆記並讓中尉重複了這個故事。

“你從哪裡得到這些信息的？”他疑惑地說。“有人
你知道 NEBA 嗎？一名記者？”

“這是他剛剛傳下來的，長官，”克萊斯回答道。“信息來源於
來自蘭比亞的某個人，他和梅爾西斯阿格拉孔的技術代表團在一起。”

“請問這個人是誰，中尉？”……我的未婚妻，先
“呃”生……我認為…。我希望。”

哦，我明白了。她以什麼身份在那裡？

“代表團的一名技術翻譯，長官。”

“她的名字？”

“恩格斯，長官。萊莎英格斯。

“嗯。”OC 做了個筆記，又盯著那張紙看了一會兒。

“你是說這是從 Lambian Agracon 內部傳達給 Cerios 軍事基地的你的？”

Kles 咬著嘴唇，深吸了一口氣。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是的先生。”

“你知道這種承認的嚴重性，我認為是嗎？”

“是的先生。”

“這個代表團是在誰的指揮下？他們報哪個部門
回到？你知道嗎？”

“我認為是 NSRO，長官。”

OC 又想了幾秒鐘，然後哼了一聲，伸手去拿手機。“如果這被證明是錯誤的，中尉，你
有很多解釋要做的麻煩……。是的，馬上給我接烏丹將軍在師的辦公室，使用保密電話。有件
非常緊急的事情，我覺得他們需要和科研處核實一下。非常緊急。”他放回聽筒，往後一靠，
看著 Kles。“如果是真的，我不會問它是怎麼做到的。”

“長官，”克萊斯承認道。

第三十八章

他們已經從最初被帶去會見 Freskel-Gar 的地方。那裡看起來像是某種作戰室或通訊中心。搬到了更樸實的環境中，那裡有粉刷過的牆壁、帶襯墊的塑料座椅和辦公室風格的金屬家具。這些座位不適合 Eesyan 和 Showm，他們時而不舒服地坐在邊緣，時而站著。門內站著兩名武裝警衛，門外還有更多。毫無疑問，他們介入的目的遠不止是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準備的詭計。在 Broghulio 幸災樂禍之後，Freskel-Gar 似乎急於解僱他們，這表明他們對一艘載有來自未來的活外星人的船缺乏好奇心。整個過程都被不斷的電話和來來往往的信使打斷了。就好像他們在處理更緊迫的事情時被推遲一樣。對亨特來說，他們彷彿置身於一場革命之中。

坐在亨特旁邊的轉椅上的丹切克稍微轉過頭。“我寧願擔心如果……”

“不許說話！”一名守衛在門外大叫。Danchekker 倒退了。陷入沉默。他們在那裡逗留期間接觸了足夠多的耶夫林語，知道它與蘭比安語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並且能夠認出幾個詞。蘭比亞人解除了俘虜的頭帶、耳機和手腕屏幕，剝奪了他們與夏皮隆和作為翻譯的佐拉克的交流。這也意味著不再可能與和他們在一起的 Ganymeans 交談。

Danchekker 的性格是在有機會對事情產生影響時提出抗議和大驚小怪，但當情況不再如此時，他會陷入順從的沉默，等待無法改變的事情。

亨特恰恰相反，更像考德威爾。坐著，什麼也不做，等待根本不是他的本性。不管有多大的可能會造成一點點的不同，他都想做點什麼。

最直接的擔憂是哈爾津和佩拉斯蒙乘坐的飛機，當時正在飛往塞里奧斯的途中。如果 Freskel-Gar 的整個線路都是假的，那麼可以肯定的是，他保證航班已改道也是一種欺騙。事實上，正如亨特所想，並考慮到他公認的對未來幾年將要發生的事件知之甚少，現在看來很清楚誰是這次墜機事件的幕後黑手。

航班的。他那種在革命中途加入的感覺一點也不牽強。它是正確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兩位領導人被暗殺，才讓 Freskel-Gar 成為 Perasmon 的繼任者，而強烈的 Lambian 分子反對這一點。Freskel-Gar 在將軍和親密顧問 Zargon（顯然是被懷疑的 Broghulio）的鼓勵下採取的強硬路線導致了無法挽回的敵意，使 Cerios 和 Lambia 走上了戰爭的道路。然而，從夏皮龍號偵察訪問中了解到的情況來看，這本不必發生，即使是在這麼晚的階段。Cerians 知道。他們的軍隊得知了陰謀並向安全人員發出了警告，但那裡有人坐視不理。這件事引起了醜聞，搖搖欲墜，丟掉了工作，但這一切都來不及改變事態的進程。

當然，Garuth 和船上的其他人也可能已經弄清楚了，但是 Hunt 無法知道這一點，或者如果他們知道的話他們可能會做些什麼。所以這就把亨特和其他人留在了地面上。但他們能做什麼，被武裝看守關起來，沒有通訊？

他能想到的唯一可能就是在弗雷斯克爾-加爾的地位變得無懈可擊之前，想辦法動搖他的信心，這可能會讓他重新考慮。亨特對他們可以支配的資源進行了心理統計。他們沒有多少。他們乘坐的星際飛船遠遠超出了目前 Minervan 的技術水平，但 Broghulio 和他的 Jevlenese 也是如此。事實上，是五艘星際飛船，不少於此。誠然，Shapieron 能夠獨立運行，而 Jevlenese 船隻依賴於這個宇宙中尚不存在的設施，但這一點可能不會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內給 Freskel-Gar 留下深刻印象，這是重要的是。他們是在遙遠的過去從密涅瓦消失的那種外星人的陪伴，雖然這會引起科學家、學者、考古學家和類似人士的無限興趣，但它不太可能壓倒 Freskel-Gar 的務實性格。更可能引起他注意的外星人是那些談論戰爭並攜帶武器的外星人，他已經擁有了 Broghulio 和 Jevlenese 的形式。

那麼，唯一剩下的就是訴諸虛張聲勢。他們知道，Freskel-Gar 將無法解釋他們是如何知道 Cerian 總統專機即將被一枚導彈擊落的，這似乎很可能是 Freskel-Gar 所為。如果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陌生人知道這件事，密涅瓦上的許多其他利益似乎不會證明

有問題的人也可能會發現嗎？ Freskel-Gar 紿人的印像是一個敏銳的計算器。如果暗殺似乎更有可能導致破壞而不是鞏固他的處境的後果，也許他可以被誘導重新考慮讓暗殺繼續進行。至少這是一個切實的目標。之後發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如願以償。

亨特已經介紹了這麼多，其他的就沒有了，他向警衛做了個手勢，表示他想談談。其中一個示意他過去。
亨特起身走近，伴隨著其他人好奇的目光。警衛示意他在八英尺遠的地方停下來。“那裡，你[某事]。”

“說說蘭比亞王子。”亨特指了指門口。“Freskel-Gar。”

守衛搖了搖頭。不說話。殿下 [聽不清] 其他人。”

試圖在舊的 Lambian 和後來的 Jevlenese 之間架起橋樑是乏味的。
有 ZORAC 在身邊會產生很大的不同。這個想法突然讓 Hunt 想到瞭如何使用它來訪問 ZORAC。他收集了他能回憶起來的關於他在他們的偵察採訪中收集到的 Cerian 的零星信息，並在即興句子中將幾個詞串在一起。侍衛再次搖頭。

“Cerian，不明白。”

亨特又做了個手勢，聲音變得急促，混合著蘭比安和塞里安的詞，好像他不知道其中的區別。“必須……重要…… Freskel- .

Gar。.危險。”另一個守衛嘀咕了一句，敲了敲門。它是從另一邊打開的，他離開了。

“留下來，”第一個守衛命令道。亨特服從了，感覺有點像條狗正在接受培訓。他並沒有完全計劃去任何地方。

等了一會兒，門又開了，第二個守衛又出現了。“快來談談 [某事] 王子 [某事]。”

守衛把亨特帶回了之前他們所在的通訊中心。事情仍然很忙。Freskel-Gar 正在與一些軍官交談，並查看顯示地形和城市地圖的一組屏幕。一張展示了 Shapieron 懸掛在太空中。無論是來自密涅瓦天文台還是耶夫林人在某處部署的監視設備，都無從得知。令他震驚的是，亨特看到其中一個全尺寸水面著陸器正從它身上拉開，顯然剛剛分離。使用它的唯一原因是搭載所有在船上的人。但在亨特還沒來得及思考這可能意味著什麼之前，弗雷斯克爾-加爾轉過身來。

“出色地？”

“亨特，”亨特指著自己說。

“你想要什麼？”

感覺有點傻，亨特討好地笑了笑，開始了他的行為
再次混合語言。Freskel-Gar皺著眉頭試圖跟上。
“抱歉，”亨特說。“多了解 Cerian 使用 starship 翻譯器更容易
電腦。”無論如何，這是訪問 ZORAC 的一種方式。相當巧妙，即使他自己也這麼認為。

“沒必要，”Feskel-Gar 說。“我們可以給你找一個 Cerian 翻譯器。”

Laisha 與 Farrisio 和其他曾在裡面的 Cerians 坐在一起
阿格拉孔的安全區。他們在一個看起來像某種商店的昏暗房間裡，在通信室所在的樓層的某個地方，在主樓下面。她仍然一頭霧水，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不到一個小時前，她感到的欣快感突然襲來，如此徹底而突然，以至於她仍然無法清醒地思考。這不可能發生，在 Harzin 和 Perasmon 的演講之後，他們兩國之間的和解，以及它所暗示的一切之後。她曾多次試圖告訴自己這完全是一場噩夢，並強迫自己醒來。但是沒有人醒來。它正在發生。

在她看到 Mera Dukrees 在代表團辦公室被佔領之前試圖回到代表團辦公室後被帶回裡面後，Lambian NCO 將她帶到餐廳大樓外的警衛哨所，並與她一起等待，直到一名護送人員出現將她帶到通訊處房間，她一直在響應 Farrisio 的傳喚。但她從來沒有走到通訊室那麼遠。她和她的護衛在路上被一名蘭比亞軍官和一些士兵攔住，並轉移到另一個房間，法里西奧和其他隨行人員當時被關押在那裡。法里西奧打電話給她時並沒有意識到情況，當他發現自己突然被趕出通訊室時，還以為是誤會。當 Cerians 被帶到他們現在的位置時，Freskel-Gar 王子帶著隨從出現了。萊莎唯一能得出的結論是，他反對佩拉斯蒙的立場，並試圖親自控制蘭比亞。她不知道 Uthelia 是否成功地向 Kles 在 NEBA 的朋友發出了警告，或者即使她嘗試過，因為 Dukrees 從未到達新聞辦公室。所以現在她所能做的就是坐下來盯著成堆的箱子和光禿禿的牆壁、管道和管道，懷揣著一絲希望，希望她還能醒來。

門被打開的聲音傳來。所有人都抬起頭來。一名穿著某種制服的蘭比亞婦女走了進來，留下一名警衛站在門口。“這裡有翻譯嗎？”女人說，解決

房間一般。 Cerians 互相交換了不確定的眼神。

有的來到萊莎休息。她想開口說話，卻發現自己的聲音卡在了喉嚨裡，不得不咽了嚥口水才能清清。

“我是翻譯。”

“你被通緝了。這邊過來。”

在衛兵的陪同下，他們沿著滿是匆匆忙忙的身影的走廊來到兩邊都有衛兵的雙門，然後穿過一間前廳，穿制服的職員正在辦公桌和控制台前工作。婦人示意讓萊莎和守衛在那裡等候，然後上前對守在內門前的軍官說了些什麼。他點點頭，消失在裡面，瞥見了一個充滿屏幕和通訊設備的明亮區域。當萊莎認出身穿陸軍元帥制服、站在一群軍官和助手中間、長著大鬍子的蘭比亞王儲時，她咽了口唾沫。

他們等著人影進進出出。快遞員不時從外門進來，給店員送信。

最終，進去的警官帶著另一個人再次出現，穿著蘭比亞上校的製服另一個人和他們在一起，相貌不同尋常。

他的衣服與萊莎以前見過的任何衣服都不一樣，他站得很高，四肢修長，皮膚異常白皙，粉紅色多於棕色，頭髮也很淺，彎曲成波浪形。他的眼睛也比她見過的任何眼睛都要亮，而且很快，什麼也沒有漏掉。他們在守衛身上逗留了片刻，把萊莎從塞瑞安人被拘留的房間裡帶出來的女人回到了萊莎身邊，似乎立刻就看出了情況。他捕捉到她的目光，咧嘴一笑。萊莎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目光移開，板著臉。

“Cerian 翻譯器，”穿制服的女人說。

“我們需要幫助這個陌生人。”上校把頭轉向淺膚色的男人，請他說話。

圖里恩的快速帆船停靠在 MP2 中央部分的一個海灣內。

MP3 門的助理控制員和一名助手會見了 Calazar 和來自 Quelsang Multiporter 的一組科學家。一行人匆匆趕到設施的控制中心。虛擬旅行傳統上被認為適合進行日常業務或放鬆和娛樂，除非別無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它幾乎不會被認為是合適的。

“有什麼新的消息？” Calazar 問他們什麼時候到達玻璃牆

畫廊向外眺望遠處的投影鐘和相關建築。考德威爾已經從地球連接起來，視覺上疊加在一個 avco 窗口中。

總管看起來很嚴肅。“沒什麼，恐怕。一點痕跡都沒有。徹底死了。”

Calazar 非常有名。如果有任何變化，他會聽到的。

他做了個懇求的手勢。“就沒有什麼辦法了嗎？VISAR 不可能進行某種搜索嗎？”

“沒有什麼可搜索的。如果信標失效，則它們在 M 空間中是不可見的。夏皮隆也是如此。找到它所在的宇宙的唯一方法是發送一個儀器探測器來嘗試匹配環境並尋找它。

你必須這樣做的次數才能使成功的機會明顯大於零，這使得它根本不可行。”

“但是有大量的宇宙會發生同樣的事情，對吧？”考德威爾說。“這不是增加了機率嗎？”

“勉強，”財務總監同意道。“但你仍然要面對稀疏的我們之前遇到的分佈統計數據。”他用兩個拇指揉了揉額頭。“此外，即使我們非常幸運並且確實撞到了一個有 Shapieron 的宇宙，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話，我們也無法知道那是‘我們的’ Shapieron。事實上，壓倒性的可能性是事實並非如此。通過一個運行中的信標，它的臍帶以獨特的方式連接回我們這裡的宇宙。它可能有無數個版本，但這使它成為了‘我們的’燈塔，與‘我們的’Shapieron 在同一個宇宙中。現在這不再適用了。”

“只要他們回來，我不確定他們會不會太挑剔，”考德威爾回答道。

這個女孩有著月球人典型的短而圓的身材，有著地球上地中海皮膚。一頭烏黑的直發，一雙杏眼，東方風情，十分漂亮。她穿著一件樸素的米色高領束腰外衣，一件棕色無袖背心，背著某種包。和她在一起的那個女人說的是“Cerian 翻譯器”。那個女孩沒有被帶到通訊室，那裡的一個大屏幕上仍然顯示著 Shapieron。一名武裝警衛站在幾步遠的地方。亨特猜測這個詞是字面意思，而這個女孩來自塞瑞安技術代表團，據悉她曾作為哈爾辛來訪的前奏來到梅爾西斯。這讓事情變得有些困難。

他不能太直白地透露他對暗殺陰謀的了解。

通過另一方的人直截了當地陳述事實會使她面臨未知的風險，這是不合情理的。亨特甚至不能確定把他帶到前廳的蘭比亞軍官是否參與其中。

亨特認為這名婦女和軍官不是語言學家，於是轉向比他之前表現出的更連貫的塞里安，當時他試圖獲得對 ZORAC 的訪問權。“官代表太子？你是 Cerian 囚犯嗎？

女孩看起來一時吃驚，但很快就明白了，只翻譯了第一個問題。她轉述了上校的回答，“你可以和他談談。Freskel-Gar 目前很忙。”

然後補充說，“是的，與 Cerian 技術小組合作。”

“告訴他訪客知道一些事情。請注意非常重要的 Freskel-Gar。飛機有危險。”

“上校問，什麼東西？你是誰？你怎麼知道的？”

“我們知道今天計劃的涉及導彈的行動和事件。我們知道誰該負責。如果我們知道，其他人就會知道。蘭比亞將……有罪，受到指責。非常複雜。不要危及自己。”軍官的表情表明這對他來說慧特堅持，

“Freskel-Gar 應該知道，其他訪客的船隻力量有限。

無法重新填充。很快就沒用了。糟糕的交易。大船很好……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限制。巨人回來了。”

女孩的眼睛睜大了。“上校說是的，他會把那個傳回去。就是它全部？來自星星？”

“菲斯凱爾-加爾必須站在佩拉斯獸一邊。戰爭將是……毀滅，終結密涅瓦。我們……的知道你的未來。壞的。試圖改變它。請強調緊迫性。”

軍官聽了，點點頭，然後從內門回去了。

“你怎麼知道未來？”翻譯問道。

“現在不准說話，”護送她的女人厲聲說道。

“現在給你接通 Ooodan 將軍。” “烏丹。”

“將軍，來自 NSRO 的 Hovin Lilesser。”

“你好？利萊瑟來了。” Lilesser 是 Oodan 指定要嘗試的人在 Melthis 找到國家科學研究辦公室代表團的成員，據稱他對發出警告負責。

“是的。烏丹在說話。”

“這太不可思議了。我們一直在嘗試聯繫梅爾西斯的代表團將近一個小時。通信似乎中斷了。蘭比亞人說有一台電腦壞了什麼的。不過你怎麼知道的？”

“你怎麼看？”烏丹問道。

“我不太確定。這很不尋常。對於這種事情，他們應該有後援。”

“那會不會有什麼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好吧，我不知道。這真的不是我要說的。為什麼？是不是還有什麼事？”

多。交給我吧。謝謝你。您提供的幫助與“我不確定……”一樣
你可以。”

“隨時。”

Oodan 放回手機，盯著它看了將近一分鐘。一個了不起的
巧合，他決定。巧合總是讓他生疑。內部安全人員需要參與其中。他們是直接
與總裁辦公室打交道的人。他又拿起電話。

“一般的？”

“我們在 DIS 認識誰？我需要馬上和那裡的人談談。找出誰負責總統的人身安全，
或者與誰交談的人。這等不及了。”

“馬上，將軍。”

第三十九章

Freskel-Gar 王子一邊看著巨人艦的屏幕，一邊聽著上校對來自自稱亨特的隨行人類的信息的總結。考慮到那天發生的一切，他還沒有時間去了解這艘看起來令人敬畏的船隻背後的故事，這艘船的出現甚至讓布羅赫里奧也感到困擾。它在太空中滑行，保持一個位置，使月球介於它和密涅瓦之間。

這幅景像是由遠側表面的布羅赫里奧號的一艘船拍攝的。它也被從阿格拉孔中繼到懷洛特和他在多爾容的耶夫林先遣隊。耶夫倫人也是人類，但他們似乎與與巨人隊一起登陸的兩人不同。聽起來這將是一個複雜的故事。

在最後一刻決定提前收購 Agracon 的決定出人意料地順利完成，外界仍然不知道它已經發生。重要的是，在 Freskel-Gar 開始公開行動以鞏固他的地位之前，首先要知曉 Perasmon 的死訊。不出所料，電話和信息接二連三地詢問明顯的通信故障，一些訪客感到不便，但總的來說，掩飾故事是成立的。後來，可以編造出一種解釋，將 Agracon 的早期行動歸因於為響應情報報而採取的安全預防措施，該情報報後來才被認為與暗殺有關。為了盡量減少在 Agracon 的行動需要隱藏的時間，Hat Rack 也被提出來，現在將在大洋中部執行。行動的這一部分由 Freskel-Gar 的副手，來自 Dorjon 的 Rorvax 伯爵指揮。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這些細節只提供給極少數需要知道的人。

總而言之，Broghilio 的勇氣得到了回報。他為適應形勢的突然變化而臨時修改的計劃似乎奏效了。這肯定不是 Freskel-Gar 失去勇氣和反應過度的時候。因此，上校告訴他，亨特帶來的重大消息是巨人隊知道“行動”和“責任人”。一切都非常模糊，沒有明確說明任何具體內容。Freskel-Gar 不明白他們怎麼知道。即使是傳遞信息的上校也不知道它指的是什麼。最有可能的是，Freskel-Gar 認為，外星人憑藉其先進的監視資源已經發現了 Hat Rack 飛行。

沿著攔截路線攀登和前進，幸運地猜到了，剩下的就是虛張聲勢。所以 Broghulio 打算報廢他的船，因為 Minerva 沒有資源來加油和維護它們。好吧，這難道不同樣適用於巨人隊抵達的那艘船嗎？亨特說不，但這無疑只是虛張聲勢的另一部分。如果他們的船如此優越，為什麼巨人隊要在在他看到的時候撤離它？布羅赫里奧的威脅，他們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抵抗力。不，就在此刻，Freskel-Gar 認為沒有理由改變他的決定。

Broghulio 出現在正在維護的 Farside 頻道上，並宣布他打算接管巨人隊的星艦。“當我完成評估後，我會通知你，”他說。就這樣，鏈接被切斷了。

在這種情況下獲得控制權的本質在於自信。當 Broghulio 假裝下命令來測試他的勇氣時，Freskel-Gar 默許了。現在的事情是保持先例。首先就接管夏皮隆進行磋商無異於尋求批准，讓 Freskel-Gar 獲得領土。保持渠道暢通本來適合下屬報告進度。Broghulio 會在適合他的時間獨立決定他的行動方針，然後宣布。“輔助補償器穩定……。

推力矢量平

衡，”計算機建議道。“所有船隻準備起飛。”

船長瀏覽了橋甲板讀數。“繼續。”

Broghulio 站在那裡看著，雙臂交叉，側視顯示顯示其他四艘飛船從月球表面升起時脫落了碎石和灰塵塗層。儘管不斷變化的表面透視圖顯示他的旗艦也在爬升，但由於內置的 Thurien 型重力定位器，沒有運動的感覺。五艘船以旗艦為首呈 V 字形，轉入從 Luna 直接向外的航線，朝 Shapieron 的方向行駛。如果他現在轉移他的追隨者並安裝武器，也許可以避免必須將他的船降落在密涅瓦上然後在那裡處置它們的複雜情況。當他們可以在功能正常的星際飛船中駐紮時，他們為什麼要像小偷一樣躲在 Freskel-Gar 提供的旅舍中？

Broghulio 決定，對他有利的不僅僅是武器、飛船和如何使用它們的知識。還有心理因素。蘭比亞人和塞里安人穿著制服四處走動，舉行演習，在地圖上繪製計劃，但他們仍然在扮演士兵。他有兩千多年的地球歷史記錄可以繼續下去。

Thuriens 委託其監視具有明確的優勢。

所以他們在玩那種遊戲，是嗎？ Freskel-Gar 意識到他周圍的參謀人員，他們表面上冷漠但在等著看他的反應。他迅速重新評估了自己的處境。 Broguilio 下令取出的任何物品的破壞都證明了他武器的威力。但在巨人隊的飛船到來之前，布羅赫里奧已經願意以平等的伙伴身份加入蘭比亞。現在，突然間，他不顧一切地想要登上巨人號的船。因此，亨特聲稱它擁有布羅赫里奧的船隻所沒有的東西，也許畢竟有一些實質內容。 Freskel-Gar 對這個他原以為可以依靠的強大盟友感到不太確定。他需要大幅改善自己的談判地位。

“Jevlenese 將軍 Wylott 正在詢問發生了什麼事，”一位助手報告說，指著不遠處的一個控制台。來自遠端船隻的傳輸也會在多爾瓊丟失。

“告訴他我們正在調查，”Freskel-Gar 回答道。

Broghuilio 還沒有控制巨人隊的船。也許有辦法拉平局勢。亨特不是說過翻譯設備是星艦的電腦嗎？據推測，它可能會分享月球另一側的情況圖片。如果不出意外，這將向 Freskel-Gar 的員工表明，他們不需要等待 Broghuilio 高興地獲悉發生了什麼事。

Freskel-Gar 指了指顯示星艦的屏幕。“我們還通過他們降落的那架穿梭機保持聯繫嗎？”

上校與工程主管核對過。“它還在那裡。只有沒有什麼能克服它。

“我們能以某種方式激活它嗎？”

工程主管移到操作員的椅子後面，操作員負責設備部分。“它似乎是語音驅動的。”他提高了聲調，對著格柵說話。“你好？……測試？……我是梅爾西斯在召喚飛船。”沒有回應。

“試試 Cerian，”有人建議道。“外星人說一些 Cerian。”這沒有用。

“這些怎麼樣？”另一名工程師製作了從俘虜身上拿走的頭帶、耳機和腕套。沒有任何效果。

“可能有某種激活碼字，”工程主管

說。

Freskel-Gar 憤怒地皺起眉頭。 “是那個想和它說話的人嗎？還在外面嗎？他問。 “那個叫亨特的。”

“是的殿下。”

“把他帶回來。”

上校出去到接待室，然後和亨特一起回來了。工程主管用符號和文字解釋了問題。亨特轉向與通過穿梭機轉播的頻道相連的格柵。

“索拉克？”

“是的，維克？”一個聲音回答。

ZORAC 整合了來自其外部傳感器的數據，構成了五艘 Jevlenese 船隻在 Shapieron 周圍逼近以從四面八方指揮它的表現。按照 Garuth 和其他人撤離飛船之前的指示，ZORAC 打開了主要的停靠艙門。在它觀察、處理和評估傳入數據時，三件事同時發生。通信處理器轉發通過探測器接收到的消息，該探測器定位為提供環繞月球的信號路徑。這是蘭比亞駐 Cerian 首都 Osserbruk 大使館的確認。

這是 ZORAC 在通過國家航空航天局的嘗試失敗後，最近一次嘗試聯繫 Cerian 總統辦公室。

維克亨特在長時間的延遲後重新出現在通往降落在梅爾西斯的穿梭機的航線上。

Jevlenese 領導人 Broghuilio 通過 Garuth 告訴 ZORAC 對 Jevlenese 旗艦保持開放的鏈接發起了聯繫。 “我正在打電話給 Shapieron。”

“夏皮隆。我聽到了，”ZORAC 回答道。

“我是在和飛船的控制人工智能對話嗎？”

“你是。”

“我們即將登船，正如之前所建議的那樣。”

“我明白。”

“確認船上所有乘客都已撤離。”

“確認的。”他們現在在撤離很遠的水面著陸器裡

在 Jevlenese 船隻的屏幕外。 Garuth 屈服於對地面上的人使用暴力的威脅。 ZORAC 得出結論，生物形態也有其內置的操作指令。

然而，Broghuilio 似乎不太確定這一事實。 ZORAC 讀取它學會與人類的不確定性和憂慮相關聯的表情、肌肉緊張模式和語調。 “我只是希望

讓你想起在 Shapieron 之前出現在這裡的 Thurien 裝置的命運，”Broghuilio 說。 “負責的武器在你的船上訓練，也在限制外的著陸器上訓練。我們希望在不受干擾或任何巧妙驚喜的情況下在 Shapieron 上受到接待。

我希望其中的含義是明確的。我讓自己明白了嗎？”

“完美。”

ZORAC 沒有驚喜等待。即使它懷上了任何東西，由於加尼米斯人和他們的人類朋友處於危險之中，它也無法採取行動。

Frenda Vesni 坐在隔壁房間裡，聽著 Negrikof 的吼叫聲。她剛剛接通了位於奧塞布魯克的蘭比亞大使館一名秘書的電話，稱一條消息據稱來自密涅瓦附近的外星飛船，警告哈爾津總統的飛機將被擊落。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Lambian 最終被路由到與早些時候來自 NAD 的警報相同的辦公桌。

“看，這是什麼？難道大家就沒有一點歧視感了嗎？……不，我不把它當回事……。

因為我們已經讓它持續了一整天。有一些黑客在做他們認為有趣的事情，像你我這樣的人沒有更好的事可做……。不，因為如果我每次都那樣做……”

Vesni 辦公桌上的另一個指示燈在閃爍。頭和肩出現了的軍隊制服的人的畫像。“這是弗蘭達·韋斯尼。”

“那是 Intel Dir 嗎？有人告訴我我需要和 Zumo Negrikof 談談。非常緊急。”

“他此刻正在給蘭比亞大使館打電話。我是他的第二個。
我可以幫你嗎？”

“我不確定它能不能等。我真的需要和總統辦公室的人談談辦公室，但有人告訴我我們必須通過你。你能打斷他嗎？

“那是關於什麼的？

“我在參謀長總部。我們通過我們在蘭比亞有聯繫的地點之一收到警告，總統和蘭比亞國王乘坐的飛機正處於迫在眉睫的危險之中。總統辦公室與飛機和地面控制中心有直接聯繫。

他們需要知道。”

Vesni 轉過頭。Negrikof 還在大喊大叫。如果這件事是自己解決的，她會讓內格里科夫來處理的。但是現在已經有了三個警告。而這艘並沒有聲稱自己是一艘會說話的星艦。

她的任期授權她在她的上司不在且涉及國家安全或緊急情況時主動採取行動。嗯，這當然合格。她想到如果結果是一場惡作劇或對某事的誤解，Negrikof 可能會有什麼反應。然後，如果警告是真實的，她會權衡後果。她深吸了一口氣。生活中有時你只需要希望自己是對的。

“考慮所有細節只會浪費更多時間，”她說。“我會直接為您接通總統辦公室。”

在 Lambian 通訊室，ZORAC 發回的觀點

在 Shapieron 周圍的五艘 Jevlenese 船隻中的一部分分佈在幾個屏幕上。某種子工藝正在從其中一個分離。現在對亨特來說很明顯了。耶夫林人一定是在月球上的某個地方。看著他的精神一沉。即使在這個早期階段，Broghulio 和 Freskel-Gar 之間的聯盟已經證明了自己足夠持久和足夠靈活，可以在新機會出現時抓住它，幾乎沒有步履蹣跚。現在他們擁有了一艘正常運轉的星際飛船和耶夫林的武器裝備。任務及其避免行星戰爭的希望就這麼多了。亨特能看到的唯一安慰是，至少這樣，一方的優勢將如此具有毀滅性，以至於它可能會更快結束，而不會擴散到吞沒整個密涅瓦的維度。所以這次任務可能創造了一個新的現實，畢竟這至少是一種進步，即使不是他們所希望的理想。這很重要，因為隨著信標消失，Shapieron 現在由 Broghulio 接管，它開始看起來好像他們可能被困在裡面。

他盯著從 Shapieron 看到的 Jevlenese 飛船的圖像，在星星的背景下似乎一動不動地懸掛在虛空中。

不同的恆星 不是他屬於不同宇宙的那個時代的太陽係可見的模式。自從在月球上發現“查理”後第一次從地球出發參加調查以來，他在太空背景下看到了多少艘飛船和建築？

上一次是他和 Chien 一起出去玩 MP2 的時候
在登機口觀察涉及機載氣泡生成的第一個測試。

Jevlenese 船隻的鈍、四四方方的形狀讓他想起了木筏
它已經安裝在。他們原以為已經解決了收斂問題，但當木筏上的局部氣泡分離時，收斂問題又再次出現。那是他們第二次遇到融合引發的瘋狂。當時涉及的不是虛擬對象，而是真實對象。的版本

在他們眼前膨脹和消失的木筏是堅固的物質實體。氣泡必須在穩定後停用以抑制效果。

收斂抑制。這句話在亨特的腦海中不斷重複。

某種堅持不懈的聲音試圖從他的潛意識中發出聲音。

重要的東西。

收斂抑制……
時，Shapieron 配備的氣泡發生器必須停用。否則，由此產生的不平衡將擴大局部泡沫及其核心匯聚區。

出到什麼樣的半徑？亨特不知道。但是木筏的機載電源產生了一個延伸得足夠遠以實現它的多個版本。並使它們非物質化……。

Shapieron 上的氣泡發生器是由星際飛船的動力驅動的。

就像從另一個領域實體化的東西一樣，亨特腦海中形成了一個不可能的想法。他必須想辦法打通ZORAC！

亨特轉向似乎被指派為他的經紀人的蘭比亞人。“我以前認識 Broghilio，” Hunt 說，他說的 Lambian 比他以前說得更好。“不可信任。你弄錯了。”

“當我們告訴你時，你才說，”藍比亞人說。

亨特對著控制台點點頭，控制台上仍然顯示著懷洛特抗議被遺棄的畫面。大概他在其他地方。“看。他們甚至彼此都不信任。”

“安靜的！”

在亨特被帶出來的房間裡，夏皮隆的其他人在站在門內的守衛的注視下認命地坐著。在最接近行動的替代方案中，Danchekker 無數次地從他的眼鏡上擦去想像中的污跡。他曾試圖與警衛進行某種交流，但認定他們是機器人。一個有趣的難題，他想。Minerva 沒有值得一提的軍事歷史，但他的心態與他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遇到的，以及他在 Jevlen 時一樣。軍隊是對人這樣做的，還是某些人被軍隊吸引了？他觀察到他正在做出一個沒有根據的二分法假設。這兩個答案是相互排斥的。ZORAC 會把他拉上來的。他意識到他在和自己玩心理遊戲，以逃避面對那種試圖從意識的較低隱蔽處偷偷爬上來，並用一種類似於恐慌的東西抓住他的孤立感。他們被寄宿在外星人身上

一個遙遠的過去時代的星球，甚至不屬於他們自己的宇宙，顯然沒有辦法回去。現在連返回 Shapieron 的鏈接也不見了。他不知道 Hunt 想要達到什麼目的，因為他們不被允許交談。Danchekker 看不到他能取得什麼成就。它具有絕望行為的所有標誌。亨特在自己的腦海中避免與同一問題發生衝突的方式。

蓋尼米斯人在想什麼，但在他們高深莫測的表情背後，丹切克卻不知所云。他摘下眼鏡，從口袋裡掏出手帕擦拭。

除了有類似的擔憂，Showm 和 Eesyan 還第一次面對實際的脅迫和武力威脅。雖然他們知道地球的方式和歷史，但這是知識意義上的意識，是二手記錄； knowledge about，但不是知識。在 Thurien 文化中長大的任何人都不知道通過身體攻擊的威脅而被迫服從另一個人的意志，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令他們毫無準備的部分是無助、屈辱和羞恥的深深不安的感覺。Showm 試圖描繪一個種族的整個歷史以這種方式紮根的影響，以至於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數人，無法想像一個社會如何以其他方式存在。它對情緒和思想產生了怎樣的損害？是什麼束縛和扭曲了所有創造性的東西？需要克服哪些不必要的恐懼和障礙？僅憑這種小小品味，任務的真正意義和它可能完成的事情的意義就呈現出一個全新的層面。她從一個矮小、不舒服的人椅上移到另一個，以緩解她抽筋的四肢，並儘量不去想它。

受他們所處困境影響最小的可能是 Monchar 和 Shapieron 的兩名船員。被困在錯誤的宇宙中的想法對他們沒有太大影響，因為在過去二十四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們一直被困在不同的空間和時間流形中。他們的家，一如既往，消失了。

儘管找到了他們同類的後代，但地球和 Thurien 的時代
他們回到的地方與他們所知道的一切都大不相同。
不管是否錯了宇宙，在很多方面這個宇宙更熟悉。他們是唯一認識Minerva的人。

但由於他們的心理、經歷和逃避策略各不相同，自從他們走進通訊室，發現布羅赫里奧正從屏幕上盯著他們看，他們就一直在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沒有任何回應？從探頭應該

告訴他們耶夫林人在這裡？

第四十章

Jevlenese 打火機在服務龍門架和入口坡道之間進入 Shapieron 的洞穴狀主停靠區，找到在指定停泊門上方閃爍的標記，並連接。海灣可以關閉並充滿空氣，以便在該船的子艦上進行長時間的裝卸或維護工作，但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

Broghuilio 帶著他的隊伍小心翼翼地穿過船閘。這艘巨大的、廢棄的船隻在它的空虛和寂靜中似乎有些險惡，彷彿在召喚他們進入一個陷阱。他們發現自己身處一片開闊的區域，那裡有傳送帶和貨運機械，寬闊的走廊通向船內。Broghuilio 停下來環顧四周。建築是過去時代堅固、重型的工程，不像他習慣的輕盈多彩的 Thurien 設計。他感覺自己更像是在一個古老的、廢棄的城市的底層，而不是在宇宙飛船的內部。身為一艘戰艦，配上自己的戰艦武器，簡直無敵。

即便是空虛，也有一種詭異的被人注視的感覺。
也許是空虛產生了這種感覺。他警惕地東張西望。“控制系統在哪裡？”他喊道。“你能聽到我嗎？”

“我聽到你了，”一個無形的聲音回答道，迴盪在拱頂和房間裡。聽起來好像是從墳墓里傳出來的。在布羅吉里奧身邊，埃斯托杜緊張地打了個寒顫。

“我們在進行檢查時需要指導，”Broghuilio 說。

“你想去哪裡？”

Broghuilio 努力讓自己聽起來像個負責人。

“讓我們從指揮台開始。我們將查看計劃和佈局
那裡的船隻圖表。”

“跟著你右邊的藍色燈。他們將帶您前往交通通道
觀點。一個膠囊將等待。

“跟我來，”Broghuilio 對他的隊伍說。最好從一開始就融入這個角色。

在 50 英里外的 Shapieron 表面著陸器上，Garuth 看著耶夫林人對 ZORAC 維持的聯繫感到沮喪。希洛欣和他的其他船員，以及留在船上的三個人族人靜靜地看著。他們知道他的痛苦和

表示同情，但他們說什麼也無法減輕這種情緒。他們都認識他很久了，不會責怪他。他被迫做出的計算是殘酷的，他們每個人都會得出相同的答案。但要被趕出自己的船，現在不得不像被放逐的流放者一樣坐在這裡，看著 Broghulio 大搖大擺地評估他的財產。加魯斯仍然無法讓自己正視他的任何一名船員。

他認為他再也不會覺得自己像個星艦指揮官了。

希洛欣走近了。她在她身後附近說話。“別折磨自己，Garuth。你不得不選擇。我們不是人族。我們沒有處理針對他人的暴力威脅或衡量此類意圖的嚴重性的經驗。我們所有人都還活著，沒有受到傷害。這是你的首要責任。你不可能冒著 Broghulio 的武器威脅的風險。你有什麼要和它討價還價的？

加魯斯重重地嘆了口氣。“最糟糕的是這種感覺……徹底的無助。它不適合指揮官。你說我們還活著，沒有受到傷害。那是真實的。但是要多久？一旦他控制了這艘船，Broghulio 有什麼動機讓我們留在身邊，從而使他的處境複雜化？”

“也許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人，”Shilohin 說。“活著，我們就是人質。這是只有這樣 Broghulio 才能保持對 ZORAC 的指揮。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希洛欣確實有道理。加魯斯對自己說實話，內心承認他讓自己過於專注於他認為是他的恥辱的事情而沒有想到它。“是的。這是一個有效的，”他回答道。“但沒有多少值得期待的存在。”

“但它是存在的。它給了我們迫切需要的一件事
在像我們一樣對這樣的震驚毫無準備之後。它給了我們時間。”

一位通信主管給其中一名助手帶來了一條消息，後者將其傳達給了 Freskel-Gar。“羅瓦克斯伯爵從多戎打來電話。最高優先級。” Freskel-Gar 大步走向指示的屏幕，他的副手正在那裡等著，看起來很擔心。言外之意是帽架出了問題。“它是什麼？” Freskel-Gar 問道。

“它已經被扭轉了。飛行。Cerian 地面控制中心已將其改道
並下令降級。他們沒有透露它的目的地。

Cerian 擋截器已經升空並前往該地區。顯然他們知道。”

這個消息來得像一個意想不到的拳頭。這不可能……
不是當一切都像一台平穩運行的機器一樣進行時。這是 Freskel-Gar 生命中難得一見的時刻之一，他的思維過程被抓住了，即使只是一瞬間。神秘人亨特正隔著屏幕看著他

他還和上校站在一起的地板。從那個距離，他似乎知道；正如他所說的那樣。還有誰知道？

這是絕望的。它需要快速思考。“我們需要第一個離開公開，”Freskel-Gar 說。“讓它聽起來像 Cerian 劫持。綁架佩拉斯獸……”

羅瓦克斯搖了搖頭。“Perasmon 已經在播出，說 Cerians 與它無關。他呼籲蘭比亞軍隊保持忠誠。”就在 Rorvax 說話時，房間裡開始騷動起來，軍官們示意 Freskel-Gar 的助手引起他的注意。

“我們必須中止 Hat Rack，”Rorvax 敦促道。“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那次飛行。Cerians 公開表示他們已收到威脅警報並已將其轉移。沒有人能想像，如果 Cerios 現在被擊落，它會為此負責。”

Freskel-Gar 緊緊盯著屏幕，他的思緒與接受所代表的投降作鬥爭。但沒有辦法解決它。他重重地點了點頭。羅瓦克斯轉身下達指示。

他的一名工作人員走近。“殿下。請原諒我的直率，但您必須看到這一點。國王和哈爾津總統正在向這兩個國家講話。他們說發現了陰謀。”

Freskel-Gar 走過去，麻木地聽著。其他地方開始傳來報告說，在梅爾西斯的正規軍中央軍營下達了行動命令；呼籲多爾戎的指揮官放下武器並打開城門；Freskel-Gar 自己的一些部隊突然出現了猶豫的跡象。

他從來不知道這麼周密和執行的計劃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在他眼前解開。

他又看了看亨特，仍然注視著他。那雙詭異的淺色眼眸，似是在笑，似在嘲諷。Freskel-Gar 壓抑著內心突然燃燒起來的反常的憤怒，Freskel-Gar 咬緊了下巴，向他挪了過去。“所以，你知道的。你和這些過去的巨人還知道什麼？”他要求。

“午夜致帽架負責人。承認。” “帽架負責人。我聽到你了。

“中止並返回基地。重複，中止並返回基地。你讀書嗎？

“明白了。確認，返回基地…… 帽架領導飛行。
在我身上形成並在一點八十分轉彎。演出取消了。我們回家了。”

頻率監控處理器中斷以通知 ZORAC 輸入信號和響應請求。ZORAC 激活消息

分析器子系統並要求它報告。傳輸來自探測器，最後一次看到它在 Broghuilio 逃離的船隻之後進入時空震盪區域，進入不同現實的未來五萬年。在一次重大系統中斷後，探測器的自我修復診斷已經完成了機載軟件的長時間重新集成，並正在等待進一步的指示。

”……你和這些過去的巨人還知道什麼？”房間裡爆發出一連串的活動，不同站點的藍比亞人呼叫 Freskel-Gar 的工作人員並爭奪注意力。亨特無法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但從弗雷斯克爾-加爾顫抖的神態和表情來看，顯然情況很嚴重。懷洛特似乎在懷疑布羅吉里奧的動機。Freskel-Gar 剛剛講話的屏幕上有人提到了“Hat Rack”這個詞，但對 Hunt 來說，他們沒有傳達任何信息。他只知道他必須以某種方式將他的想法傳達給 ZORAC。但即使他和ZORAC交談，他也永遠無法將消息傳達給周圍的Freskel-Gar的人……。

但也許其他人會！亨特打出了他僅有的一張牌。

“不能相信 Broghuilio，”他回答 Freskel-Gar。“來自星艦的巨人。怎麼了？”

“你看到了。他們被從船上移走了。”

“在外太空。毫無防備的目標。”

“他們沒有受到傷害。”

“我想見見自己。”

“你看那裡，在屏幕上。”

“我只看到一個地面著陸器。我想和巨人隊的隊長談談。”

“如何？”

“電腦會連接我們。”

“電腦控制星際飛船。我不會讓你跟它說話的。”

“我只想和船長談談。知道他們是安全的。”

“Broghuilio 向我們保證他們是安全的。”

“呸！Broghuilio 自己的將軍不信任他。如果巨人隊安全，我會討價還價。您將了解我們除了 Hat Rack 之外還知道什麼，還有什麼可以發生。不然的話，我也沒什麼好跟你說的。”

Freskel-Gar 對此並不高興，但 Hunt 提到 Hat Rack 似乎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乾脆地點點頭。“只是簡短的一句話。然後我們再談。”

Hunt 被帶到他之前曾向 ZORAC 發表演講的小組。

Freskel-Gar 和助手站在他身後和周圍。“索拉克？”

“是的，維克？”

“加魯斯在那個著陸器裡嗎？”

“是的。”

“剩下的船員和三個人族？”

“是的。”

“你有來自 Shapieron 的鏈接嗎？”

“停止。” Freskel-Gar 的一名軍官打斷了他，舉起一隻手。“這個夏皮隆是什麼？

“船名，”亨特告訴他。 Freskel-Gar 點點頭讓他繼續說下去。

“你能聯繫我嗎？”

“沒問題。”

“只有音頻，”似乎對一切都持懷疑態度的軍官指示道。片刻過去了。

“維克？”

“維克說話。是你嗎，Garuth，在地面著陸器裡？”

“是的。我-”

“我必須快點。被圍觀的人圍了過來。

檢查你的安全。我們看到船隻匯聚在一起。我感到越來越大的焦慮泡沫，我無法抑制。請確認。”

有一個停頓。 Hunt 幾乎可以感覺到 Garuth 對奇怪的用詞選擇感到困惑。 Freskel-Gar 不耐煩地拖著腳步。“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受到傷害，”Garuth 最後回答道。“我理解你的擔憂，我很感激。”

又一次停頓。“我明白。”

“夠了，”軍官宣布。亨特被移開，回到地板上。

房間另一頭有人傳達了一條信息，說 Hat Rack 已經中止。

突然，一種直覺告訴亨特它指的是什麼。他的希望出現了好轉。

現在，他所要做的就是爭取時間。

第四十一章

Garuth 的腦子裡瘋狂地閃過 Hunt 一直想說的話。

收斂、擴大泡沫、壓制……。顯然它指的是 Shapieron 的 M 波裝置。但這如何適用於他們目前的情況呢？

他回頭看著 Shapieron 的形象，周圍環繞著 Broghulio 的五艘飛船。

他周圍的其他人也開始接受它。在亨特打電話之前，他們已經被 ZORAC 的公告驚呆了，該公告稱被認為不存在的探測器突然開始傳輸。它一直在那裡！穿越時空風暴的過程對其機載系統編程造成了嚴重破壞。與 ZORAC 或 Jevlenese 船上搭載的系統相比，它只有輕量級的處理能力，直到現在才修復損壞。

“他想告訴我們一些事情，”鄧肯說。“又是維克的文字遊戲。”

Garuth 回頭看著 Shapieron，除了 Jevlenese 之外空無一人，附近沒有其他人。

“他談到了擴張，”錢說。“當一個超然的船上發電機通電後，它會產生一個大大膨脹的氣泡。”

“還有它的匯聚核心區，”Shilohin 沉思道。“他一定是這個意思。”

“木筏！”錢突然驚呼道。“Thuriens 的第一個實驗是機載氣泡發生器。之前我們意識到泡沫必須在穩定之後才能破滅。Shapieron 可以做同樣的事情。”

Shilohin 立刻明白了 Chien 的意思。“Garuth，我能處理這個嗎？維克在那裡聽起來很壓抑。”

“前進。”

“ZORAC，”Shilohin 喊道。

“女士？”

“參考 Thurien 早期關於收斂遏制和波穩定的實驗。具體來說，木筏是為了測試船上氣泡的產生而建造的。

當局部氣泡通過與門投影儀的臍帶連接不平衡時，會產生一個擴大的會聚區。到目前為止，我們達成一致了嗎？”

“我和你在一起。”

“當 Shapieron 的機載發電機開到最大時，什麼樣的

泡沫會延伸到多大？”

“我現在無法訪問 VISAR 的數據。說不准。”

“幾百英尺？幾千？幾英里，也許？”

“可能……我想我明白你的推理了。”

“不是我的。維克亨特的。”

“那個數字。”

希洛欣猶豫了。她瞥了一眼 Garuth，但仍對 ZORAC 說話，她說，“崩潰的同步必須是外部的。它無法在融合區內進行協調。”

“我可以創建一個從著陸器到控制電路的直接開關來破壞氣泡，”ZORAC 回答道。“但是這艘船的功能完整性可能會受到損害。這需要得到指揮官的授權。”

Garuth 花了幾秒鐘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但如果他們不嘗試，Minerva 將任由 Broghuilo 擺佈。任務會失敗。如果他們嘗試並成功了，結果 Shapieron 不再起作用，他們將無法回家。但看起來已經很像他們無論如何都無法回家了。他們面臨的選擇是成為由 Broghuilo 統治的世界的一部分。Garuth 看著 Shilohin 的眼睛。又一次，他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決定，但又沒有真正的選擇。

“我授權，”他確認道。

“重新配置發電機網絡以獲得最大功率，”ZORAC 回應道。

“現在開始泡沫膨脹。”

Broghuilo 和他的隨行人員站在 Shapieron 的指揮甲板上並調查了他的新領域。就風格和工程而言，它在某些方面公認是原始的，它依賴於語音和屏幕。甚至連 avco 都無法提供永久的視覺和聽覺感官整合，更不用說像 VISAR 或 JEVEX 這樣的全神經功能了。但以不同的方式，它有自己的輝煌。沒有直接的神經交互，並且與 Thurien 設計相比，自動系統集成更少，舊架構使用更多的屏幕和操作員，使遠景更加宏偉和壯觀。設有指揮官、副指揮官和工程主管職位的監督台以寶座的宏偉姿態俯瞰著操作員站和儀錶盤上方的主要顯示器。很合適。它很適合 Broghuilo。在他的腦海中，他已經可以想像出當他自己的艦船上的武器安裝完畢後，瞄準和火控部分將會增加的延伸部分。整艘船顯然是最近才改裝過的，而且他

從其控制人工智能確定發電和驅動系統已全面翻新和充電。在這方面，他將無限期地有效地不可挑戰。即使在以前的狀態下，這艘船也已經使用了 20 多年。而在那之後，仍然可以嘗試從 Sol 到 Gistar 的航行。是的，Broghuilio 決定，這確實非常適合他。

“你看，”他說，轉向埃斯托杜和其他人。“我們一直在這裡時間僅以天計算，我們就成立了。我們的處境已經從蘭比亞王子希望我們的糟糕關係中得到顯著改善。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是一個業餘愛好者。我，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不是向你保證過有一天我們會為那次侮辱清算嗎？看來這一天可能比我預想的來得早。”

“閣下說的是真的，”其中一位人士說。

“將 Shapieron 引誘到這裡遠離 Thuriens 是一個光輝之舉！另一個流露。“真正天才的標誌。”

就連 Broghuilio 也對那個人眨了眨眼。事情並非如此。但它是他很好，如果那是他們願意相信的。

Broghuilio 旗艦的船長，他也登上了這次旅行，通過 compad 與他的副手交談，抬起頭來。“我們仍在收到來自懷洛特將軍和蘭比亞人的重新連接請求，閣下，”他建議道。

“我們會在完成檢查後與 Minerva 交談，”

Broghuilio 回答道。現在沒有人會告訴他該做什麼，而且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會。他們不妨習慣它。

“Shapieron 會讓我們與地球建立快速而規律的聯繫，”
埃斯托杜評論道。“氣候變暖；更豐富和更多樣化的棲息地。也許適合統治精英的專屬避難所？有利於適當生活方式的環境。一小群服務班……”

Broghuilio 驚訝地看著他。甚至這位科學家也有一次積極思考。“一個有價值的提議，”他宣布。“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給予充分考慮。”

Broghuilio 大步向前，站在監督台正下方的主要控制站的過道上。“佐拉克。”他現在越來越了解這個系統了。

“承認。”

Broghuilio 還沒鼓起勇氣讓它稱呼他為大人還。要是在自己的追隨者面前找藉口拒絕，那面子可就不能忍了。當他對自己更有把握時，他會著手處理這件事。

“我要求的船的圖紙和藍圖可以提供嗎？”

“他們可以在導航部分的全息顯示坦克中看到，在你的右邊和藍色台階上。”

Brogħuilio 沿著過道移動，停下來從這裡審視他的領地
新視角。“你知道的，ZORAC，你別無選擇，只能學會相處。

在我們控制你以前的伙伴期間你必須合作。我必須
只要我需要你的合作，就保留它們。我們都有達成協議的基礎。”

“我明白。”

而且，當然，總有可能及時到來
發展新的忠誠度。Brogħuilio 轉身爬上台階，來到講台前。從這個角度看，全景看起來更加壯
觀。他想像著一切都明亮而生動，車站有人值班，面板和屏幕活躍。

由他指揮。

“調出主要顯示器，”他命令道。“我想要在船的周圍看到外面的景色。”

面向講台的大屏幕一個接一個地活躍起來，顯示著五艘耶夫林飛船與緩緩移動的星空相映成
趣。一幅上，密涅瓦的明亮雲紋圓盤位於背景中，而另一幅中，月球的一部分位於邊緣。講台下方和
前面的全息圖像顯示了 Shapieron 的三維表示，屏幕周圍以正確的方向和方向指示。

在 Broghuilio 身後的中央，指揮官的椅子和控制檯面朝外。Brogħuilio 轉身注視著它。他挺
直了肩膀，挺起胸膛，幾乎帶著崇敬之情，緩緩走向他未來的座位。這是一個莊嚴而具有象徵意義的時
刻。他的追隨者在下面靜靜地看著。

然後 Broghuilio 突然停了下來。

另一個 Broghuilio 憑空出現，已經坐在指揮官的椅子上。他臉上的狂喜表情持續了一瞬間，
然後變成了一種困惑，就像站在原地目瞪口呆、目瞪口呆地看著他的 Broghuilio 一樣。Brogħuilio
坐姿首先恢復。“你到底是誰？”他要求。

“我可以問你同樣的事情，”Brogħuilio 站著回擊道。問題是反射性的。對方是誰，兩人
都很清楚。遠非顯而易見的是一個試圖理解它的明智問題。

“你穿成這樣在我的船上做什麼？”

“你的船？你什麼意思？這是” 站著的布羅吉里奧身體一顫，坐著的
布羅吉里奧消失在他的眼前。

“你到底是誰？”

他茫然地轉身。另一個 Broghuilio 在通往講台的台階中間。

與此同時，下面的其他人開始驚愕，因為兩艘 Estordus 像衝鋒一樣相互後退，而旗艦艦長從一個地方消失，然後又出現在另一個地方。

高台下方的整個區域都變成了隨機出現和消失的混合圖形。其中一個屏幕上，一艘耶夫林飛船的影像消失了，只剩下一片空曠的星域。

突然，Broghuilio 回到了他旗艦上的艦橋上，看著顯示 Luna 周圍地形的屏幕。懷洛特將軍不知何故在那兒。在後台，埃斯托杜 (Estordu) 正在喋喋不休地說著一些聽不懂的話。

另一個 Broghuilio 來到橋上，停了下來，目瞪口呆。

“發生了什麼？” Shapieron 的 Broghuilio 問道。“我們是怎麼來到這裡的？你到底是誰？

“我可以問你同樣的問題。”

“伽尼米亞號飛船怎麼了？”

另一名布羅赫里奧搖了搖頭，顯然不理解。“什麼加尼米亞船？”

距夏皮隆五十英里，加魯斯和其他人站在水面上
著陸器，難以置信地看著太空中聚集的飛行器圖案瘋狂波動。耶夫林的五艘船表演
了一場消失又出現的舞蹈，從一個地方跳到另一個地方。一瞬間會有六七個，一瞬間之後，只
有兩三個。在一個不確定距離延伸的區域中，他們恰好佔據了不同位置的數十個或更多現實的
時間線正在匯聚並糾纏在一起。在中心，Shapieron 本身似乎痙攣性地來回移動。來自著陸器
本地控制系統的通道連接到一個簡單的斷路器，該斷路器將停用定義擴展會聚區的氣泡。
Garuth 所需要的只是一種特定的組合。在他面前的胸口下方，他的手開合著，手指不自覺地彎
曲著，充滿期待。 Jevlenese 的船隻數量縮減為三艘，兩艘撞擊 Shapieron 包括一艘 Jevlenese
ship，因此 Shapieron 無法容納任何被一艘帶到它身邊的人，因此它必須是空的。

……他緊張起來……然後，突然，六點。如果沒有時間線

然後，就在一瞬間，Shapieron 在太空中獨自站立。每個人
五艘耶夫林飛船及其各種替代版本暫時處於某種不同的現實中。

“現在！”加魯斯打來電話。顯示屏上的圖標發生變化以確認傳送。信號到達那裡的速度夠快嗎？

屏幕上，Shapieron 的形象穩定下來。沒有其他改變。

所有人都屏息等待著。沒有什麼。沒有任何耶夫林船的跡象。

“我認為你做到了，Garuth，”Shilohin 低聲說道。

“太棒了。”錢讚道。

在背景中，鄧肯和桑迪靜靜地握手，互相安慰地微笑。

加魯斯難以置信地咽了嚥口水。那個昂首闊步的笨蛋在他的船上炫耀自己的畫面在他的腦海中重現。回憶起他被迫接受的屈辱。他的臉上緩緩浮現出滿意的笑容。他又覺得自己像個星艦指揮官了。

著陸器在 Shapieron 的主對接灣中關閉了它的常規端口。

加魯斯又等了十五分鐘才回來。對這艘船進行的系統搜索證實，沒有找到 Broghulio 和 Jevlenese 的踪跡。

有必要對這艘船進行物理搜查，因為另一個令人擔心的結果也得到了證實。在等待期間，沒有聽到 ZORAC 的進一步消息，無論是從著陸器還是進入 Shapieron 都無法從它那裡引起任何反應。就像探測器中的系統發生的一樣，不同步的騷亂擾亂了 ZORAC 的內部流程，以至於它停止連貫運作。但組成ZORAC的網絡遠比探測器的設備複雜，星艦動力引發的破壞核心處的能量集中度比探測器所經過的任何地方都要強烈。在分析日誌和記錄後，Shilohin 的科學家宣布，沒有足夠的運行來修復損壞。ZORAC 是不可挽回的。

所以索拉克在行動之前，要徵得指揮官的同意。

佐拉克早就知道了。

Shapieron 的工程主管 Rodgar Jassilane 將通道恢復到穿梭機降落在梅爾西斯。ZORAC 在 Agracon 系統中創建的接口正在運行。Garuth 準備好在沒有 ZORAC 翻譯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傳達新聞。他要求 Jassilane 準備重播從著陸器上捕獲的事件序列。

一個蘭比亞人在呼叫關於移動中的裝甲縱隊的事情

走向阿格拉孔。在別處，一個步兵團宣布效忠國王。在這一切之中，亨特和看著他的軍官站在一邊，似乎被遺忘了。通訊室裡氣氛緊張。

再也沒有聽到耶夫林人的消息。但是從 Hunt 可以收集到的信息來看，Freskel-Gar 遇到了其他問題。正規軍和國家似乎正在團結起來支持 Perasmon。儘管 Freskel-Gar 顯然處於緊張狀態，但他是否會嘗試使用囚犯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來解決它，或者現在讓步並使事情變得更容易尚不清楚。無論哪種方式都可以。

然後 Hunt 認出是深沉的聲音，Ganymean 喉音混合了 Jevlenese 和破碎的 Lambian 的混合物，從他與 Garuth 簡短交談的控制台的喧囂中傳來。“不。不是普林斯或蘭比安。維克多·亨特，跟他談談。” ZORAC 顯然不可用。

Freskel-Gar 走過去，後面跟著他的助手。聲音再次從那群人影的身後傳來。“只有維克多·亨特。與地球人交談。以前有過嗎。” Freskel-Gar 回頭看了看，點頭示意軍官帶 Hunt 超過。

當公司分開讓 Hunt 進來時，Hunt 看到連接了一個屏幕。這次進入電路，顯示 Garuth。弗雷斯克爾-加爾在他正要穿過時用手勢阻止了他。

“那個巨人是什麼意思，‘地球人’？”他喃喃自語。“你怎麼可能來自地球？”

“比你想像的還要多，”亨特回答道。“最好讓你結束現在。

相信。”這是純粹的虛張聲勢。亨特已經用完了所有其他東西。

Freskel-Gar 靜靜地審問了他一眼，目光深邃而久遠，然後示意他繼續說下去。

“Garuth，”亨特面對屏幕說。

“維克。正如你猜的那樣，我們贏了。看怎麼樣。現在你可以看到了。”加魯斯的特徵取而代之的是 Shapieron 在太空中騎行的景色，周圍環繞著 Broghuilio 的五艘飛船。Garuth 的評論作為畫外音繼續。“從著陸器上看，我們在哪裡。ZORAC 擴大了泡沫。”隨著船隻開始消失、成倍增加、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場景變得混亂起來。Freskel-Gar 向前一步，站在 Hunt 身邊，疑惑地註視著。

“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他要求。儘管是他向加魯斯提出了這個想法，但亨特自己看到這件事真的發生時太震驚了，無法說出任何話。

然後 Shapieron 獨自一人；一個聲音用加尼米亞語喊著什麼；沒有進一步改變……除了幾秒鐘後它

很明顯，圖像已經停止顫動並再次穩定下來。

“現在回到船上，”Garuth 的聲音通知道。“Broghulio, Jevlenese 都走了。為了好。但是佩拉斯獸飛機……”加魯斯在空中比劃著手勢，他在尋找詞語。

Freskel-Gar 看起來臉色蒼白，表情嚴肅。他似乎得到了消息。“翻譯電腦壞了，”亨特告訴他。“把其他巨人帶回來。更容易說話，是嗎？Freskel-Gar 麻木得無法爭辯，只是向匆匆離開的軍官點點頭。亨特抓住機會把東西堆起來

在。

“結束了，殿下。你看到了。五艘船，比 Minerva 擁有的所有船都領先很多年。但都過去了。”他在空中彈了一下手指和拇指。就像這樣。

沒什麼。你無法戰勝巨人隊。懷洛特知道。佩拉斯蒙活著。

哈爾津生活。所以現在你也有所有 Minerva 可以戰鬥。不可能。聰明的現在事情結束了。最佳答案。我試著告訴過。現在很明顯了。”

Frenua Showm 被帶進來了。亨特通過耶夫林語的手勢和片段傳達了情況。Showm 聽到這個消息倒吸了一口涼氣，花了幾秒鐘時間消化和調整，然後滿臉興奮地轉向屏幕上的 Garuth。從兩個 Ganymean 之間的一些交流中，Hunt 跟著 Garuth 說 ZORAC 一直在嘗試……聽起來像是與 Cerians 有關的事情

……但 Garuth 並不知道，因為 ZORAC 已經“完蛋”……

了”。Hunt 闖進來告訴 Showm 航班已經改道，兩位領導都很好。索拉克這番話很嚇人，但他沒時間多想。Showm 把這個消息傳給了 Garuth，這下輪到他難以置信了。一些難以辨認的加尼米亞人的驚呼和表情隨之而來，兩個外星人開始發出哼哼聲，伴隨著奇怪的顫抖動作。在房間裡所有的人中，只有亨特以前見過加尼米亞人的笑聲。但這是不會弄錯的。

Freskel-Gar 和他的任何工作人員都沒有試圖打斷現在。對不可避免的事情的認識似乎瀰漫在房間裡，隨著聲音的消失，周圍的人一個一個地停止了他們現在意識到的任務是徒勞的。

最終報告來自中央地圖遠側的一個站點。

步兵和裝甲部隊正在阿格拉孔周圍佔據陣地，並封鎖了所有通道。裡面的親王衛隊指揮官正在請命。一支縱隊也正前往多爾瓊。一片寂靜。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弗雷斯凱爾-加爾身上。他的目光從 Hunt 轉移到 Showm，再轉移到屏幕上註視著他的 Garuth，再轉移到他周圍面無表情的面孔。正如亨特所說，一切都結束了。

“告訴他站下來，”Freskel-Gar 說。

在外面的前廳裡，她被告知要留在那兒以防再次需要她，萊莎仍在從震驚中恢復過來。幾分鐘前，把淺膚色男人帶進去的上校匆匆退了出去，消失了，然後帶著一個顯然是被派去接人的人回來了。或者某些“存在”會更正確嗎？萊莎的腦子裡還一片混亂。顯然發生了一些非同尋常的事情。她最大的遺憾是克萊斯不可能也來這裡看。陪同上校回來的那個人，身後跟著兩名全副武裝的蘭比亞衛兵，膚色比任何密涅瓦人都要黑，腦袋細長，身穿黃色束腰外衣，鉗子和配飾很奇怪，身高超過七英尺。

但是，如果它們仍然存在的話，在過去幾百萬年或幾光年之外就不應該有一個。萊莎看到了一個真正的、活生生的巨人！

第四十二章

當洛伊布下士辦公桌上的電話響起時，克萊斯正在處理本週的徵用清單，但他的心思並沒有真正放在工作上。該部隊的其餘成員正在為強制路線行軍繪製工具包。通常情況下，Loyb 會免除自己的辦公室職責。

“是的，當然，我會告訴他的。” Loyb 放回電話，抬頭看了看。

“Boros 中尉向 OC 辦公室報告，”他說。“立刻。”

“行，可以。我在路上。”他現在開始做什麼？克萊斯點點頭，站了起來。他站起來，扣好夾克扣子，轉身走向門口時戴上帽子。

“看來他們今天已經為你準備好了，”Loyb 在他身後喊道。

Kles 一邊走向管理員區，一邊試著在腦海中排練解釋。他沒有意識到這是對安全的侵犯……。不，那洗不掉。如果他不知道這一點，他就有資格被打回二等兵。

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測試安全措施，但他沒有機會那麼為什麼當他從報告中傳遞消息時他不報告它……。

NEBA 的 Wus Wosi？他沒有答案。他告訴自己，他只需要聽天由命，接受它帶來的一切。

Kles 進來後，勤務兵站起身來，招手並打開了 OC 的門。克萊斯繼續前進。部隊指揮官已經在那裡了。看起來很嚴重。克萊斯摘下帽子行禮。“波羅斯中尉奉命報告，長官。”

“放心，中尉，”OC 說。

驚訝的是，克萊斯放鬆了下來。然後他看到OC的表情並不重要；事實上，這似乎更像是好奇和難以置信的混合體。他移開視線，發現部隊指揮官正疑惑地看著他。

“嗯，”OC 說。

克萊斯等待著。然後，“先生……？”

“你不知道？”

“知道什麼，先生？”

“你在過去一個小時裡有沒有聽過收音機？”

“不，先生。我一直在商店值班。”

“我懂了。總統的飛機改道。有一個推翻佩拉斯蒙國王的蘭比亞陰謀，但已被阻止。我的第一個評估是，一條幾乎肯定會導致全面戰爭的路線已經被避免。”

“我…… 不知道，”Kles 只能這麼說。

OC 期待地看了他幾秒鐘。 “你可能想知道怎麼這麼快就知道了，我們怎麼能說你的警告是真的，”他說。克萊斯在那一刻非常困惑，無法肯定地說出今天是什麼日子。 “確認來自一個具有驚人性質的機構，它才剛剛顯露出來 至少就我目前所能理解的而言。我仍然不確定我自己是否相信。但我們這裡有人顯然可以更好地解釋它。” OC 向他面前的桌面顯示器上的某個人點點頭，說：“他現在在這裡，”然後轉動設備讓 Kles 看到屏幕。它展示了一個辦公室或某種工作環境，背景中有人物。其中有幾個人穿著似乎是蘭比亞制服。Kles回頭看了看OC

疑惑地。然後一個人進入視角，向前傾身調整控制，然後當她認出他時，臉上綻放出欣喜的微笑。是萊莎。

“克萊斯！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你知道你救了總統佩拉斯獸王，是嗎？這是涉及這裡革命的更大事物的一部分。但它的意義遠不止於此。我自己還不明白其中的大部分內容。但我這裡有幾個人非常關心這一切，你已經保存了他們也參與過的某種複雜計劃。他們想親自向您表示感謝。你會和他們談談嗎？

“嗯……當然……”克萊斯腦子裡翻了好幾個跟頭，完全無法接受。萊莎咬著嘴唇，彷彿要阻止什麼激動人心的事情爆發。

出去。

“他們來了。語言可能有問題，因為他們通常翻譯的電腦有問題，但我會盡力而為。呃，準備好。

這可能有點意外……”萊莎移開視線。“這是克萊斯。”

當兩個巨人出現在屏幕上時，Kles 的下巴掉了下來，他的眼睛鼓了起來……。

這個房間本來可以用於會議或非正式會議。它有幾張巨大的實心桌子，周圍是直立的椅子，還有各種各樣的沙發和更寬敞的座位。兩扇帶有厚重編織窗簾的大凸窗俯瞰著建築物的前部區域。牆壁裝飾成陰沉、柔和的圖案，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讓位給壁龕，壁龕裡放著花瓶和裝飾品，還有看起來很重要的密涅瓦人的照片。亨特猜想，按照當代人族的標準，它有點陳舊和古板，而且地毯已經過了好些日子；但它是

他們以前被關押在地下室的地方有了很大的改進。在 Freskel-Gar 投降後，忠於 Perasmon 的軍隊接管了 Agracon 並將王子和他未來的革命者驅逐到遺忘或將決定的任何報復。Wylott 和一些 Jevlenese 人，無論出於何種原因，被留在城外的另一個地方，他們也被圍捕了。值得慶幸的是，亨特不關心這些。和他會合的不僅有他自己的同伴，還有他短暫見過的賽瑞安女孩，以及她所屬的賽瑞安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她們同樣被拘留了。顯然，在某處的另一棟建築物中有更多的 Cerians。

蘭比亞人提供了食物和飲料，並試圖讓每個人都感到舒適。亨特認為是現在控制的部隊指揮人員的一名軍官解釋說，他們正在等待這兩位國家領導人返回，他們想親自會見他們。同時，三個蘭比亞人留在門口附近，桌子旁邊放著一個裝有某種熱飲的骨灰盒。他們在那裡是為了處理任何可能需要的東西，而不是作為警衛。房間里奇怪的住戶聚集在一起，他們肯定認為自己不再是俘虜，而是客人。

當然，最令密涅瓦人驚奇的是巨人隊的存在。雖然完整的故事不得不為佩拉斯蒙和哈爾津講述，但那些來來去去檢查任何可能需要或以其他藉口的蘭比亞人無法抑制他們的好奇心。

作為對他們設法收集到的片段的回報，他們提供了盡可能多的來自外部的新聞。

沒有人知道來自 ZORAC 的任何消息是否在導致 Cerians 轉移飛行。然而，當 Freskel-Gar 的士兵開始接管 Agracon 內部時，Cerian 的一名代表就意識到了危險，但他在發出警告之前就被逮捕了。

然而，他告訴過的另一個人成功地向她的軍人男友發送了一條消息。在所有人中，並且與 Cerian 人核實後確認他們的總統辦公室確實對通過 Cerian 軍隊收到的信息做出了回應。她不是別人，正是亨特在樓下遇到的翻譯。她的名字叫萊莎。據任何人所知，她和她的男朋友為實現這一天的結果所做的努力與任何人一樣多。

Frenua Showm 似乎對萊莎的故事最感動。萊莎回應說，如果巨人隊真的覺得虧欠她的話，他們可以做點什麼。如果蘭比亞人能和男朋友在

驚動了塞里安當局的塞里歐斯，他們會讓她介紹給自己嗎？亨特無法通過所有笨拙的語言和即興翻譯拼湊出它為何如此重要的確切原因，但以典型的 Thurien 方式，Showm 和 Eesyan 與 Laisha 和幾個 Lambians 一起離開了，看看能做些什麼。

Shapieron 正在向 Minerva 靠攏，最新的是通過鏈接。航天飛機仍然站在大樓後面，以希洛欣為首的一行人正乘坐著陸器降落，在人工控制下飛行。對於亨特來說，關於 ZORAC 的消息就像失去了一位私人朋友。隨團前來的少數計算機專家表示他們會嘗試，但恢復它的機會似乎幾乎不存在。即使是像 VISAR 這樣的東西，對於基本上已經隨機化的代碼也沒有什麼用處。似乎是同樣性質的東西使失蹤的探測器失去了能力，它一直在那裡，從事一些長時間的自我修復操作，其更簡單的結構和不太嚴重的條件至少使它成為可能。

除了這些考慮之外，主要的擔憂是不得不留在這裡的前景。如果他們確實創造了一個新的現實，那麼現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似乎注定要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這些知識像葬禮上的蘭比亞窗簾一樣沉重地籠罩在亨特的腦海中，但他還沒有心情去處理它。倒不是時間緊迫，他苦笑著告訴自己。

大多數更直接的問題至少得到了部分回答，這群人開始低聲與自己的同類 塞里安和塞里安交談；Ganymean 和 Ganymean；圖里恩和圖里恩。也許是因為努力去理解和讓自己被理解是很累的。就亨特而言，這意味著他僅限於 Danchekker，而 Danchekker 正在擦他的眼鏡。這通常是他在思考某事時說話的前奏。

“維克，我突然想到，如果米爾德麗德表姐回來執行任務，她本可以寫出一本多麼非凡的書。它會比所有那些統計數據和社會學觀察有更多的用處，我會想……。

但話又說回來，我想她不會因為它而進入她的市場。在很多方面都很不幸。你知道的，我永遠不會相信我會在你說服我做這個滑稽動作的那天聽到自己說這句話，但我寧願認為我會想念她。”

“你什麼意思，我跟你說的？野馬不會阻止你。

我記得，格雷格考德威爾也與它有很大關係。”

“是的，格雷格。還有一個。Danchekker 嘆了口氣，將眼鏡放回鼻子上。“要習慣很多。我認為，考慮到替代方案，如果意味著返回，我會願意接受 Mulling 女士作為一攬子計劃的一部分。

真的這麼離譖嗎？”

“沒有 VISAR 導航的信標，就無法找到我們。思考木星上一根用乾草做成的針。”

“嗯。”Danchekker 陷入了無可奈何的沉默。Hunt 希望 Danchekker 不會開始一場曠日持久的懷舊之旅。他還遠未在自己的腦海中完全面對其中的含義。大約一分鐘後，Danchekker 說：“這是一個有趣的想法。現在，當我們坐在這裡時，在二十光年外的吉斯塔有一個 Thurien，上面有 Ganymean，是很久以前從這裡遷移過來的人的後裔。此外，我們上方的軌道上還有 Shapieron。回到我們自己的宇宙，是 Shapieron 使我們能夠在地球和 Thurien 之間建立聯繫。

那麼為什麼它不應該在這裡執行相同的功能呢？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和與這個宇宙中存在的 Thurien 聯繫，我們也許能夠為他們提供足夠的信息，以創造必要的手段，讓我們擺脫這種情況，回到我們所屬的地方。”

亨特敏銳地看著他。這是一個有趣的想法。亨特也是全神貫注於 Freskel-Gar 以考慮更長期的問題。但隨後，當他完成它時，他意識到有一個缺陷。“但我們已經過去了五萬年，”他指出。“我不確定當時 Thurien 上是否存在必要的專業知識。事實上，我認為他們仍在經歷停滯期。當然，我們總是可以嘗試，但我不確定那裡是否有人在聽。”

“嗯。”

但 Danchekker 的觀點還是有道理的。如果存在與 Thurien 接觸的方法，這意味著一旦情況有利，就有可能出現聯合的 Ganymean 人類文化，而不會遭受 Minerva 毀滅的挫折以及它會產生的所有後果。所以，在這一切之後，任務又回到了正軌，因為正是這個結果才是它的全部目的。唯一的問題是，據亨特所知，只要他還在附近，就不太可能發生這種情況。

一個蘭比亞人進來，猶豫地告訴他們，夏皮隆號的著陸器已經降落在不遠處的一片開闊地帶，隨它而來的巨人隊很快就會到達。蘭比亞人正要離開，伊斯揚和肖姆在萊莎的陪同下被領回了房間。Eesyan 向 Hunt 點點頭，表示這是一個有價值的舉動，並且

然後和 Showm 一起去加入 Monchar 和兩個 Shapieron 軍官。 Laisha 走到 Hunt 和 Danchekker 身邊，像剛才開了一個惡作劇一樣咯咯地笑著。“精彩的！”她告訴他們。“Kles 太‘驚訝了？亨特提供了耶夫林語。

……你怎麼說？

“不止是驚訝。就像他的臉要掉下來一樣。希望你曾經那裡。你看，他一生都有……興趣？魅力？”

“好的。”

“為了古老的巨人。然後，看到他們真實的……。就像在他的夢裡一樣。你明白？”

“我認同。” Ganymeans 造成了超過他們應得的份額

亨特想，過去幾年的空間裡到處都是驚訝。另一個 Cerians 說了一些 Hunt 沒有聽清的話。萊莎轉過身去和他們說話。

亨特從椅子上站起來，打了個哈欠，伸了伸胳膊，然後移到其中一個窗戶。下面是一個鋪砌的庭院，周圍是一堵狹窄的石柱牆，就像一個巨大的欄杆，通過兩個由哨兵守衛的大門可以進入更大的外部區域。遠處的欄杆圍欄在立於雕像之上的方形柱子之間分段。遠處是一條寬闊的街道，兩旁是粗短的灰色樹木和方形線條和比例的建築，與房間裡的家具風格相呼應。一架雙旋翼直升機類型的機器正在屋頂上方緩慢移動。

一切都顯得堅實而灰暗。亨特認為，城市的類型是二十世紀初戰列艦的設計師可能已經想到了。他想知道這看起來像成為他將不得不習慣的未來家園的典型情況。

他以前的生活所圍繞的一切，以及它似乎正在走向的一切，幾乎都突然變得無關緊要了。這是事實，他告訴自己。習慣它。至少他沒有那麼親近的親人，也沒有讓他良心受累的眷屬。

現在可能會出現什麼替代方案來代替所有這些東西？顯然，他們可以期待在這裡獲得永久的特殊地位，並合理地期望享受密涅瓦統治者有權授予的任何東西。亨特當然可以想出更糟糕的方式來開始與新世界的關係。“永遠不要說，這是做不到的，因為”這是他父親常告訴他的另一句話。“總是說，如果……可以做到”

隨著 Cerian-Lambian 的競爭似乎平息，Shapieron 在這裡作為偵察船，並加入了一點 Ganymean 專業知識，移動計劃

密涅瓦到地球的人口應該會迅速增加。幫助發展必要技術所需的物理學對亨特來說是一個理想的角。僅此一項就可以讓他在餘生中有用地工作。

看到地球曾經的樣子本身就是一種魅力。由一個已經在太空旅行的種族率先開發，它可以避免在人們開發出向外擴展的方法之前被埋葬的危險，從而使它獲得了讓 Thurien 受益的先機。絕對不全是壞事，他決定。

考慮到這也很好。

附近的動靜使他轉過頭。Danchekker 收集了一個一杯蘭比亞啤酒過來。亨特猶豫不決地看著它。“它像什麼？”

為了跟上事件的發展，他已經筋疲力盡了，以至於他自己對任何事情都沒有胃口。

“非常令人愉快，我不得不說。讓人聯想到濃郁、粘稠的蜂蜜茶。

也，我隱約記得與愛爾蘭語沒有什麼不同威士忌，這應該是你喜歡的。”Danchekker 又喝了一口，和 Hunt 一起沉思這個世界。“一切都非常堅固和氣勢，”

他評論道。“石頭的不變性。”

“這讓我想起了俄羅斯冬天那些古老的黑白新聞片片段，”亨特說。不同的是，梅爾西斯離密涅瓦的赤道不遠。

“純粹為了最大化短期租金而扔掉成堆的垃圾工作筆似乎沒什麼概念。似乎有些奇怪。

人們可能會認為，由於移民到地球是該種族的一心一意的目標，因此永久性表達在他們的特徵中會很低。

一種無意識的對安全和長遠未來的集體渴望正在顯現，你認為呢？”

“可能。至少，所有這些現在更有可能發生。”亨特有感覺 Danchekker 自己也許在無意識地表達了類似的保證。亨特繼續說道，“而你和我以及 Ganymeans 在這一切中幾乎不會缺少工作要做。試想一下，克里斯，整個地球本來的樣子。所有那些你多年來一直推測並試圖重建的早期動物形態，四處走動，活著，呼吸。”

Danchekker 繼續凝視著外面，他的表情稍微輕鬆了一點通過寡婦。他似乎沒有想到這一點。幾秒鐘過去了，他才回答。“一個迷人的想法。確實很迷人……

它肯定會對我一直在重新考慮的一些進化概念有所幫助。相同的遺傳程序對不同的環境線索表現出不同的適應。Thuriens 的情況完全不同

從我們傳統的觀點來看。在災難性的大規模滅絕之後，變化突然發生，以新形式和身體計劃重新繁殖的形式突然發生。” Danchekker 正要繼續，但 Hunt 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一輛公共汽車上，一輛公共汽車前後都有一小隊汽車護送，這輛公共汽車從街上駛入，正穿過外層空間朝石柵欄駛去。

“看起來希洛欣和著陸器的一行人可能已經到達了，”
亨特說。

“我相信你是對的。”

他們這才發現，萊莎已經回來了，正看著亨特。他疑惑地揚起眉毛。

她說話時混合了耶夫林-蘭比亞洋涇浜語。“能多說點嗎？

對不起。”

“沒關係。”

“Cerians 無法相信飛船來自未來。太多了……什麼對自己沒有意義？”

“矛盾？”

“是的。我們還有更多問題。”

亨特嘆了口氣。未來會有很多這樣的事情發生，他可以預見，如果沒有 ZORAC，事情不會變得更好。他現在還不如開始習慣呢。就在這時，一個身穿制服的蘭比亞人匆匆跑了進來，對坐在門口的三人嘀咕了幾句。其中一人對萊莎喊了些什麼。她走過去和他們聊了一兩分鐘，經常搖頭和做手勢，偶爾回頭看看亨特和丹切克。

他們等了。然後萊莎把他們叫了過來。Hunt 對 Danchekker 聳了聳肩，然後他們加入了她的行列。

“從……”她擺擺手。“我所在的地方是什麼地方？先來看你。”

“通訊室。”

“好的。那裡有聯繫……”萊莎在
空氣。“所有 Minerva 的通訊。電話。電腦。你知道？”

“好的。”

“消息進來了。沒人知道從哪裡來的。他們認為也許適合巨人隊。”

“行星網絡收到了一條消息，”Danchekker 解釋道，
試圖跟隨亨特。

“它說什麼？”亨特問道。

“不確定。沒有人能理解。但是來自你認識的人嗎？說的人是 VISAR。”

第四十三章

這時，哈爾津和佩拉斯蒙已經著陸，登上了一架等候的直升機，很快就會返回梅爾西斯，迎接夏皮隆號的來訪者。所以亨特和他的同伴們不得不等待，然後才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至少他們享受到了 VISAR 在與兩位領導人會面時作為翻譯在線提供的好處。

許多形式的物理系統都是類似的，因為它們涉及數量扮演相似的角色，由相同種類的數學方程式關聯。

例如，電壓、電流和電阻對應於液壓系統中的壓力、流量和摩擦力。電感和電容在機械慣性和彈性方面找到了對應物。Thurien 的科學家們開始拼湊出一個理論結構，使 Multiverse 的許多特性能夠以更熟悉的物理學中可識別的術語來看待。當然，這些類比並不準確，但它們通常可以幫助人們更清楚地理解。在這方面被證明富有成果的一個領域是電動力學。事實上，時間線收斂的奇異區域被發現通過 MV 遠程相互影響。

以一種讓人想起電荷在普通空間中的方式的空間
空間。將門投影儀連接到機載發電機氣泡區的“臍帶”管道可以被認為是在它們之間傳輸電流。

當磁場迅速消失時，它會在承載磁場電流的電路中感應出電動勢或電壓。感應電壓的作用方向是試圖保持電流流動。該系統表現出“電氣慣性”。當 Garuth 瓦解在 Shapieron 周圍建立的擴大的會聚區時，出現了明顯類似的情況。產生了一個巨大的“電壓”，它在尋找出口的過程中找到了一條通往補充“極點”的路徑，形式為 Thurien 門處的 MV 電荷集中，該門是按照 Calazar 的指令運行的，以發射搜索探測器，儘管很淒涼科學家們說，成功的希望就在於此。

實際上，在 Gate 和 Shapieron 之間創建了一條連接路徑
有點像電場在雷雲和地面之間產生的電離粒子燈絲，打開了閃電將遵循的路徑。結果是定義 VISAR 正在發射的探測器的波，而不是去往它應該去的地方，沿著踪跡返回。探測器的儀器迅速確定了

Shapieron 並進入信標模式以標記位置。

然而，VISAR 無法喚醒 ZORAC，因此只能通過 Minervan 行星網建立聯繫，這在當時已成為常規。

所以，他們畢竟要回家了。但還有更多。主要是因為 Eesyan 在涉及 Shapieron 的第一次完整門測試到期時的疑慮，VISAR 存儲了 ZORAC 的備份副本，以防萬一。現在與 VISAR 的聯繫已經重新建立，恢復 ZORAC 成為首要任務。

在梅爾西斯倒下的那部分小隊被帶到了阿格拉孔通訊室通過指向 Shapieron 的鏈接關注事件。重新加載和鏈接需要一段時間，因為 VISAR 僅限於通過信標連接進行操作。它本可以在 Thurien 更快地進行，但 Garuth 想讓他的船回到他認識多年的實體的控制之下，沒有人會破壞它。

“集成完成，檢查指標良好，”VISAR 宣布。

“都是你的。”指揮台上的所有人都看向了加魯斯。

他花了一點時間準備。“佐拉克。”

“指揮官？”

一股寬慰和興高采烈的情緒在公司周圍湧動，從表面。一些蘭比亞人和塞里安人也在場。“只是檢查當前狀態和今天的日程安排，”Garuth 說。“你有什麼？”

“Eesyan 已經批准了最後一系列的筏測試，以評估穩定後當地泡沫的崩潰。所有結果都是肯定的。未檢測到異常。

我們獲准對 Shapieron 進行全面測試。在 Eesyan 的堅持下，VISAR 確實存儲了您的備份。”微笑在船上和水面下的觀看者中來回迴盪。ZORAC 表現出相當於健忘症的計算機，報告幾個月前的情況。它還沒有意識到這是備份。

“你願意分析一下這艘船的周圍環境嗎？報告？”加魯斯邀請。

短暫的沉默隨之而來。沒有人預料到它會採取一個系統 ZORAC 的邏輯能力很長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我想我還有一些事情要做，”ZORAC 最後回應道。

“委婉地說，我非常感謝 Eesyan。好的，你明白了。不要再對生物思維的學究氣說些俏皮話了。”發言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歡迎回來，”加魯斯說。

雙方同意 Shapieron 將在密涅瓦再停留一周

為了完整地解釋這個故事。鑑於任務能夠帶來持續競爭和不斷升級的敵意將導致的未來，幾乎沒有人懷疑 Cerios 和 Lambia 會迅速克服他們之間已經開始出現的分歧，並致力於實現代表的共同目標他們所有人唯一進步的未來。這將是忙碌的一周。除了提供地球、Thurien 的完整故事，以及從巨人離開 Minerva 到決定從 Thurien 執行 Shapieron 任務所發生的一切之外，還有必要提高他們對物理學的理解。Minervans 仍然沒有能夠理解量子現象。最重要的是，密涅瓦的公眾和新聞媒體對此事有著永不滿足的好奇心。兩個大國的領導人採取了一種開始他們打算繼續前進的方式的政策，決定反對外星人的任何停電。

在場。無論如何，它都是短暫的。即使在離地表一百英里的停泊軌道上，夏皮隆星的直徑也超過了滿月的一半，並且根據太陽的位置，它每天會以明亮的光筆或剪影的形式從頭頂掠過數次。

但是現在，任務成員真正想做的就是得到離開一段時間，休息，並達成協議，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想法，帶著他們內心準備的流放突然得到緩解的感覺。Harzin 和 Perasmon 堅持要在 Melthis 吃晚飯後，Ganymedes 和地面上的 Terran 登上了他們的飛船返回 Shapieron，這很難被拒絕。當然，密涅瓦人也都渴望有機會參觀這艘星艦。但是不是現在。他們都沒有強調這一點。

那可能會晚些時候發生，在他們領先的日子裡。他們都明白了。

在 UNSA 的戈達德中心，這也是漫長的一天。考德威爾試圖保持與場合精神相稱的樂觀氣氛，他微笑著點頭穿過房間，工作人員盡職盡責地向戴著棒球帽和沙灘短褲的嚼口香糖的遊客解釋他們的工作，過去的學校團體留下粘性指紋在大堂和電腦繪圖室的展廳周圍。他想，他活得更糟。最受歡迎的物品之一是位於他辦公室走廊沿線的隔間中的 Thurien 神經耦合器。一整天都排著隊等著輪到他們走在 Thurien 高聳的城市景觀中，敬畏地凝視著另一個世界的真實恐龍和叢林，或者被帶到銀河系的虛擬之旅中，

由 VISAR 提供。在開業半小時內，考德威爾就接到了想要進入人族商業運營一樓的利益集團的接洽。他不會和他們說話。

這就是 UNSA 設立公共關係部門的目的。

“這位是 Caldwell 先生，高級科學部主任，”Amelia，一直做導遊的英勇工作，對穿著相配襯衫的夫婦說。事情終於平靜下來。他們是最後離開的人之一。“ASD 處理我們與 Thuriens 的大部分交易。”

“讓這些外星人就這樣直接進入人們的腦袋，你覺得安全嗎？”女人搭訕。“他們可能是在為入侵做準備。畢竟，看看耶夫林人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確實一直密切關注局勢，”考德威爾向她保證。

“心理社會共鳴，”男人說。“調整到皮質潛意識模式。”他期待地看著考德威爾。幸運的是，考德威爾的電話響了。

“對不起，”他喃喃地說。

是米茲。“Gregg，Calazar 已經接通了。”

“我馬上到。”考德威爾盡力讓自己看起來很抱歉。“抱歉，有人叫我。”他轉過頭匆匆離去，手裡還拿著手機。“我相信 Amelia 會很樂意回答你的問題。”

他穿過外面辦公室的門，門上貼著禁止入內的標誌，然後在他身後關上了門。

“這是怎麼回事？”Mitzi 指向一個屏幕，屏幕上顯示的是 Thurien 鏈路遠端的 Calazar。考德威爾把它轉過來完全面對他。“嗨，拜羅姆。”當然，考德威爾了解最新消息。

“格雷格。你的社交日過得怎麼樣？”

“差不多結束了。我注意到，沒有一個想出來的管理員是來幫忙處理的。不管怎樣，有什麼新鮮事嗎？”

“任務人員回到了 Shapieron，主要是為了休息和我懷疑他們會重組自己。”

“我能想像。我想我也會的。”

“因為至少還要再過一周我們才能把他們帶回來，所以我想你和我加入他們可能是合適的。”這是 Thurien 的說話方式。Calazar 的意思是實際上，通過神經耦合器。

“象徵性地表明我們一直和他們在一起，就像過去一樣。還有什麼有沒有更好的方式來慶祝 VISAR 的重新連接？”

“聽起來是一個好主意。你什麼時候想到的？”

“現在，如果你能做到的話。那裡有耦合器嗎？你說早些時候有人在排隊嘗試。”

“現在事情安靜多了。等一下。我會檢查。”考德威爾看了看米齊。“你能舉起 Amelia 並找出耦合器的情況嗎？Calazar 要我去拜訪 Vic 和其他人。”

“一定會的。”

“Quelsang 的一些科學家也將加入我們，”Calazar 說。

“整個業務的最後一個方面讓他們感到興奮關於他們想把這件事告訴其他人，尤其是 Eesyan 和 Vic。”

“哦？那是什麼？考德威爾問道。“我不確定我自己是否完全理解它。但這與關於 Shapieron 的氣泡內爆創造某種低阻力路徑回到這裡的業務有關。”

考德威爾緊隨其後。“嗯。”

“所有正在進行的活動都將涉及除我們的宇宙之外的許多其他宇宙，它們都在做同樣的事情。好吧，理論是，受到影響的多元宇宙的整個局部區域以 Minerva 為中心，五萬年前以某種方式創造了一種類似的途徑來應對將那五艘 Jevlenese 船投射回來的干擾。所以……”當 Caldwell 開始快速點頭時，Calazar 停了下來，他已經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這是我一直想問的問題很久。巧合太多了，買不起。這回答了它。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最終落得如此地步。不管怎樣，有人告訴我，這是我們即將進入的另一個完整的理論領域。”

卡德威爾意識到米茲在揮手。“等一下，布羅姆……”他揚起一邊眉毛。

“阿米莉亞說，沒問題。外面很清楚。”

“耦合器是免費的，”Caldwell 告訴 Calazar。“我會見到你……無論在哪裡。我們去哪？”

“我想我們會去那裡，去那艘船，”Calazar 說。Shapieron 在耶夫倫停留期間安裝了 Thurien 神經耦合器。

“聽起來不錯。幾分鐘後我會在五萬年前見到你。”

考德威爾清理乾淨，回到走廊。該建築是安靜，感覺恢復正常。他看到阿米莉亞從另一邊走來。“那對夫婦不會還在什麼地方等著偷襲我吧？”他說。

“你安全了。他們走了。”

“耦合室是免費的嗎？”

“是的……哦，其中一個隔間裡只剩下一個人，但我認為他不會成為問題。”

“很好。你贏得了一天的假期。”

“我會堅持你的。”

考德威爾繼續穿過耦合區，讓自己進入其中一個空隔間，然後在躺椅上安頓下來。那種感覺來自於他的思想向虛空敞開，告訴他他正在連接到 VISAR。

“那你在 UNSA 的日子過得怎麼樣？”他低聲說。

“哦，很輕，但種類繁多，”VISAR 回答道。“我相信我的服務是以其通常的卓越水平？”

“我沒有聽到任何抱怨。那麼，你知道與 Calazar 的交易嗎？”

“是的。你們都在密涅瓦會面，在夏皮隆號上。”

“我們走吧。”

Hunt 放鬆地靠在 Shapieron 的神經耦合器之一上。儘管他的身體在飛船上，但他需要神經耦合才能與來自 Thurien 和地球的其他人互動。在一起的印象將是他們所有人共有的幻想。“VISAR，你絕對不知道再次這樣做有多棒，”

他說。“我們認為我們在剩下的時間裡都被隔離在這裡。”令人陶醉。

“真是太幸運了，”VISAR 承認道。“我已經沒有可行的選擇了。你知道的。”

“但你還是試過了。”

“那是卡拉扎。在這種情況下，我只是服從命令。”

“我想我開始明白為什麼 Thurien 愛他了。所以他也來了？格雷格呢？”

“他們認為這是他們至少可以做的。”

“我們在哪裡見面？”

“Garuth 想，軍官們的中層休息室。”

一個不錯的選擇，亨特想。輕鬆、隨意，但端莊而舒適。

“還有人嗎？”他問。

“你是第一個。”

亨特正站在軍官休息室裡，周圍是黑色軟墊的特大 Ganymean 座椅，這些座椅排列在隔間和低矮的壁龕桌周圍。新鑲板的牆壁展示了動態壁畫，櫃檯上擺著虛擬自助餐檯。

“你有一個電話，”VISAR 說。“有人從戈達德連接神經質地問你是否有空。”

戈達德！這個詞聽起來很美。亨特原以為他再也見不到它了。直到現在他才完全明白噩夢已經結束了。

一切都很好。他又回到了熟悉的世界。在他不斷上升的欣快感中，他不在乎是誰，也懶得問。毫無疑問，公司裡有人想檢查他。“當然，”他說。“帶他過去。”片刻之後，一個身穿藍色西裝，身穿白色襯衫，打著領帶的身影，從他面前的一張人形椅子上蹦了出來。有那麼一會兒，他坐在那裡四處張望，看上去很困惑。亨特無法安置他。他身材魁梧，剃得光溜溜的，肉乎乎的，圓圓的、月光般的額頭上的頭髮向後梳。

“晚上好，”亨特說。“呃，我認識你嗎？”

“我在找維克多·亨特博士。”

“這就是他，為您服務。而您是……先生。？”

“Polk 中尉，FBI，調查處，欺詐和金融部。”

波爾克不自覺地把手伸進夾克里拿他的徽章。VISAR 無從知曉他的用意，即興製作了一張帶有笑臉的卡片。

波爾克盯著它看，臉上的表情就像剛剛打開他的保險箱找到一隻橡皮鴨一樣。但學院訓練佔了上風，他很快恢復了自己。“我能問你一些關於你與得克薩斯州奧斯汀的 Formaflex 公司的關係的問題嗎，Hunt 博士？”

亨特眨了眨眼。這不是真的。“你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他說，更多的東西要說。“你知道這是哪裡，我拿走了？”

“並不真地。電腦或任何它只是告訴我你說過你是可用的。”

這比亨特想像的還要棘手。他皺著眉頭，尋找處理它的最佳方法。“我可以請你喝一杯嗎？”

“不值班，謝謝。”

“哦。當然。VISAR，對我來說是純愛爾蘭人，拜託了。”亨特伸出的手中出現了一個完整的玻璃杯，好像是從哪裡抓到的一樣。波爾克瞪大了眼睛。片刻之後，Calazar 出現了，緊隨其後的是 Garuth 和 Shilohin。

“這有點複雜，”亨特試圖解釋。考德威爾出現在另一把椅子上。

“維克，”卡拉扎打招呼。“我們是來表達敬意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至少可以做些什麼。” Frenua Showm 和 Eesyan 突然站在自助餐櫃檯旁邊。波爾克從一個外星人凝視到另一個，然後又回到亨特身上，他的決心最終在無助地求助於理性和理智的情況下崩潰了。

“你現在最好留下來，中尉，”亨特高興地告訴他。

“他們都是故事的一部分。讓自己舒服。你確定你不喝那杯酒嗎？這完全沒有損害，我保證。這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結語

在維也納多瑙河岸邊的一家林蔭大道大書店裡，米爾德麗德坐在一張桌子旁，桌上堆滿了《圖里恩之魂》以及她早期作品的選集。它的表現相當不錯，整個上午等待簽名的讀者和買家隊伍都沒有減少。她目前的項目是將她在研究過程中發現自己對哲學和物理學的想法整理成書。她想到的暫定標題是，學習與多元宇宙共存。收集她對任何事情的想法總是一件令人生畏的事情。

“如果你在 2000 年前寫它，它會比聖經做得更好，”剛剛將她的副本題為“*Inga*”的穿紅裙子的女人說。“它準確地說明了我們這個唯物主義、法律主義體系的所有錯誤。”

“這確實讓我們看起來有點像孩子們互相炫耀他們的玩具，不是嗎？米爾德里德同意了。

“它證明這並非不可避免，正如我們所有專家過去所說的那樣。試想一下，為知識和財富而工作的可敬的個人將被用來為每個人創造更美好的生活。*Frenua Showm*對戰爭的感受部分非常精彩。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所有事情。好幾天我都無法停止思考它。太感謝了。”

“相反，謝謝你的光臨。”米爾德麗德笑了。

差不多過了一個上午，她已經滿足於讓別人來說話了。

事實上，她一直堅持自己在 *Thurien* 時為自己設定的紀律，這一定表明了，因為她的幾個朋友對此發表了評論。她開始想，也許她之前的喋喋不休是為了防禦自我形象的不足，而她從來不需要感覺到這些不足之處。畢竟，當生物學家和物理學家都告訴你，你讓他們重新思考了他們自己領域的一些基礎知識時，這只會有利於他們的信心。但她提醒自己，讓自己在另一條路上走得太遠，被過於自負的觀念沖昏頭腦是不行的。比如當她從圖里恩千里迢迢回來看考德威爾時，因為她覺得她有話要說，他需要聽聽。

非常有想法！但是伊什塔爾現在又回到了地球，米爾德麗德期待著聽到更多關於後來在圖里恩進行的活動的信息，克里斯蒂安在他的電話和

消息。這個故事還沒有為公眾所知。

門附近因為什麼事輕微地騷動了一下，但排隊的下一個人擋住了米爾德麗德的視線。他是個年輕人，黑眼睛充滿活力，頭髮束在腦後，留著短而尖的範戴克鬍鬚。“很棒的東西！”他說。

“謝謝。”

“你真的認為 Thuriens 認為我們所有人都是更大領域中某種更偉大意識的延伸是正確的嗎？看來我們對此一無所知？”

…… 我的意思是，為什麼

“我應該把這個‘送給’任何人嗎？”

“哦是的。烏爾里希，如果你願意的話。”

“讓我更清楚的是，有一次我在 Thurien 的一所房子裡吃晚飯，看著服務機器人，”米爾德麗德邊寫邊說。

“雖然它在自己有限的本地意識範圍內自主行動，但它連接到他們存在於恆星系統中的整個網絡：VISAR。但它對 VISAR 或 VISAR 涉及的更高概念一無所知。這有幫助嗎？

“嗯，也許吧。我得考慮一下……
嗎？”

你能把這個送給安娜，並說生日快樂

“你的女朋友？”

“我的姐妹。”

米爾德里德順從了，她只注意到另一份，在扉頁上打開，正滑過她面前的桌子。然後她發現握著它的手很大，呈深紫藍色，有兩個拇指。

她難以置信地抬起頭，然後放下筆站了起來。

“弗雷努阿！”

“我決定是時候親自來看看你的這個世界了。”

他們熱情地擁抱，雖然有些不協調。身材矮小的米爾德麗德和身高七英尺的肖姆。“可是……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人族應該喜歡驚喜。伊什塔爾該回來了。所以
不管怎樣，我想看看這本書。我們昨天到的。”

“我們……？”然後米爾德麗德看到了克里斯蒂安和維克亨特，他們站在幾步遠的地方咧著嘴笑。“天啊……”

排著長隊的人，耐心而善良地看著，個個樂呵呵的。
他們得到了一些額外的錢。一位駐足觀看的顧客走過來，讚許地試了試肖姆的手臂和肩膀。“說，
你知道，那很漂亮……哦，我的上帝！你是真的！我認為這是這本書的宣傳噱頭。”

Danchekker 靠得更近了，罕見地給了他表弟一個擁抱。“我的媽呀！”

米爾德里德倒吸一口冷氣。

“我在這裡待了一周，”他告訴她。“你可以感謝積累多年來你無情和無情的告誡。我是來為艾瑪和瑪莎贖罪，是的，甚至是為了見斯特凡叔叔和他的公司……。

但後來，讓我們不要阻礙這裡的好工作。”

“我們為你準備了另一個故事，米爾德麗德，”亨特說。“不管你下一步想做什麼，忘了它吧。我保證這個會勝過一切。”

兩天後，在離開 Danchekker 去享受應得的假期並處理他的家庭事務後，Hunt 登上了直飛華盛頓國家機場的歐洲航空公司的亞軌道飛機。有些事情他本可以在 UNSA 的一些歐洲辦事處處理，但他們可以等到另一天。

向考德威爾匯報是他名單上的第一件事。

飛機上方的藍色變暗，下方地球的地平線呈現 Skyliner 向其軌跡的頂部攀升時的曲率。這讓亨特想起了五年前他和他當時工作的英國公司的同事一起西行的航班，去協助聯合國安全局調查查理。那時他會發現很難相信高超音速亞軌道天際飛機會顯得古怪和過時。

查理 從月球環繞異世界開始，埋葬在月球表面，慢慢變成一具天然木乃伊已經有五萬年了。然而就在幾週前，亨特踏上了那個世界。很可能查理當時還活著，也在某個地方走來走去。亨特突然想到一個古怪的想法，查理沒有理由不是克萊斯。

密涅瓦和來自未來的圖林人族文化之間的未來關係應該是怎樣的，後者已經徹底改變了它的處境，這是夏皮隆逗留的剩餘時間裡出現的一個主要問題。一些人支持保持聯繫，認為如果利用所有可用的知識和資源開啟新的歷史進程，這種年輕的文化會做得更好。其他人則不太確定，認為它可能需要一段獨立和孤立的時期來吸收所學知識並為自己發現新的身份。 Harzin 贊成前一種觀點，Perasmon 則贊成後者。一些 Minervans 開玩笑說他們已經在這裡開始了另一場戰爭。

另一個問題是密涅瓦是否應該嘗試聯繫已經存在於 20 光年之外的吉斯塔爾的 Thuriens 人。

宇宙。

再一次，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圖里恩斯接受了

所有這一切都只是為了說明他們早已聽天由命的事實，即一個房間裡的兩個人等同於無法就任何事情達成一致。

最後，決定讓信標探測器保持活動狀態，但在隔離期間處於非活動狀態。除非有什麼緊急情況，一年之內雙方都不會主動接觸，這給了他們充分的時間來思考和辯論。在那段時間結束時，他們會再次商議。

亨特望著頭頂開始出現的星星點點。不在外面的任何地方，因為在宇宙中他們都是很久以前消失的密涅瓦的一部分，但在仍然籠罩在神秘面紗中的更廣闊的多元宇宙中的某個地方，存在著一個領域，在那裡任何未來都注定要出現從他和其他人所帶來的變化已經展開，成為現實。不知何故，在這一切的混亂中，人類的疾病是先天的還是環境的產物這個最初的問題被遺忘了。真的沒關係。他沒有假裝知道答案。但正如 Frenua Showm 說服他們的那樣，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嘗試。

當 Shapieron 終於面世時，Hunt 又遇到了一個小難題。帶回圖里恩。在 Jevlenese 摧毀了定位器信標後，Eesyan 曾指出，即使從 Thurien 投射的探測器無論如何都能找到他們，也不能保證它是來自“他們的”Thurien 的探測器。他們來自的無數其他版本的現實都會嘗試同樣的事情，而碰巧撞到他們所在的宇宙的探測器可能來自任何一個。

但是亨特在早期的測試和設置中已經考慮到這種可能性 up 意味著他可以告訴。在離開之前，他已經將一個隨機的數學函數加載到他的 Compad 中，該函數可以與他留在 VISAR 中的大師進行比較。如果兩者匹配，就意味著他們回到了他們離開的同一個現實。

如果不是，即使差異可能微不足道，他們也會回到其他地方。

回來後的幾天裡，他一直在為這張支票和它的名字而苦惱。影響。在那段時間裡，儘管他一直在尋找和觀察任何不一致之處，但他什麼也沒發現。按照他能想出的每一個衡量標準，他都在家。最後，他向 Danchekker 吐露了自己的困境。

Danchekker 曾認為，如果一個人無法區分，那就沒有區別。 Hunt 告訴 VISAR 刪除未讀函數。克里斯是對的。沒關係。有些事情最好不要管。

在機艙前幾排，人們正靠向窗戶，
指向。亨特向前坐著，向外和向上凝視。一顆光珠穿過

星空背景下的天空。“我認為是 Thurien 星艦，”他聽到有人說。

他想知道他們是否有一天會遇到存在於某個地方的文化，這種文化是從很久以前相遇的人類和 Thuriens 發展而來的。相比之下，他們會創造出什麼樣的世界，甚至連 VISAR 和 Thurien 都顯得古怪和過時？在短短五年內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之後，亨特覺得生活中還有很多東西等待著他，但那將是全新的、令人興奮的。

隨著地球黑暗面的邊緣慢慢地出現在前方的視野中，伊什塔爾越來越遠，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地平線下。

THE GIANTS CHRONOLOGY 由匈牙

利 Attila Torkos 博士編輯 2001 年

9 月 20 日將評論發送至：

torky@freemail.hu 46 億年前，太

陽系誕生。太陽系誕生時由九顆行星組成，按

照與太陽距離的增加順序依次為：水星、金

星、地球、火星、密涅瓦、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2500 萬年前 巨人族的進化導緻密涅瓦上出現了智慧。巨人文明的崛起。後來 CO2

由於板塊構造，密涅瓦的空氣含量開始上升。巨人隊著手使局勢正常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星際飛船 Shapieron 的船員對 Iscaris 星進行了實驗。實驗出了問題，Iscaris 變成了新星，而逃離的巨人隊在發生故障的 Shapieron 船上遭受了相對論的時間偏移，將他們拋向了未來 2500 萬年。得知 Iscaris 的失敗後，Minervan Giants 將動物（其中包括原始人類）和植物從地球進口到 Minerva，並成功分離出它們負責 CO2 耐受性的基因。

他們計劃將這個基因插入到自己的基因組中，但最終放棄了計劃，擔心其後果。因為他們找不到其他解決二二氧化碳問題的方法

問題，巨人隊搬到了圍繞巨人之星運行的 Thurien 行星。在此期間撤離 他們的一艘星際飛船墜毀在木衛三上。人族生命征服密涅瓦，達到新的生態平衡。Thurien 巨人通過留在星球上的中繼器觀察 Minerva 上的變化。

大約400 萬年前地球上南方

古猿的興起。

大約250萬年前

能人在地球上進化。

大約200 萬年前 ,地球上出現了

Homo ergaster。

大約160萬年前直立人出現在地球上。

大約15 萬年前 ,尼安德特人在地球上進化。

日期不詳 基因組改

變的原始人的進化導致了密涅瓦上的智人。

日期未知 隨著人

類文明的興起 ,密涅瓦上開始了冰河時代 ,威脅要摧毀文明。人類開始發展太空旅行以逃離地球。

大約50,200年前 【注 :後減為50,020 。見第274】

Imares Broghulio 和他的將軍們帶著五艘星艦從未來出現。

他們悄無聲息地登陸了密涅瓦 ,並很快將蘭比亞大陸的人民團結在一個軍事政權中。蘭比亞人開始武裝起來對抗另一個大陸塞里奧斯 ,目的是只有蘭比亞人才能逃脫冰河時代。

Cerios 州被迫武裝自己。 50,000 年前太空競賽導致 Cerios 和 Lambia 之間的全面核戰爭

在太空旅行的黎明。這場戰爭也涉及到密涅瓦的衛星表面 ,塞瑞安人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基地。核災難將密涅瓦粉碎成碎片 :一個主要碎片變成了冥王星 ,其餘碎片分散形成小行星帶。應他們的要求 ,Thuriens 觀察戰爭將月球上的 Cerian 倖存者運送到地球 ,讓他們聽天由命。 Lambian 倖存者定居在 Thurien 附近的 Jevlen 星球上 ,並慢慢融入 Thurien 社會。月球擺脫了密涅瓦的引力束縛 ,後來被地球引力井束縛 ,密涅瓦曾經的月球變成了地球的月球。

到達地球軌道的月球在地球上引起動盪和洪水 ,幾乎消滅了 Cerian 倖存者 ,使他們重新陷入野蠻狀態。為了生存 ,他們很快就消滅了迄今為止統治地球的尼安德特人。

智人在地球上傳播開來 ,開始了他對文明的第二次提升。

日期未知 在

Jevlen ,Thuriens 建立了 JEVEX ,這是一台以他們的 VISAR 為模型的超級計算機。後來 ,Jevlenese 祕密將 JEVEX 運送到 Uttan 星球並開始了

擴展它，使其達到並最終達到 VISAR 的性能。

設計師不知道的是，一個後來名為 Entoverse 的宇宙在不斷壯大的 JEVEX 中進化。它的聰明居民 Ents 有時會通過侵入 Jevlenese 的思想設法轉移到 JEVEX 之外的世界。這種痴迷的耶夫林人（所謂的阿亞圖拉）有時會在自己周圍建立宗教-神秘崇拜。Entoverse 的存在仍然未知。

日期不詳 根據他

們的要求，Jevlenese 受 Thuriens 委託進行地球觀測。在復仇的驅使下，耶夫林領導人通過代理人在地球上傳播宗教和迷信，以阻礙文明的發展。1831 年，Sykha 成為新近痴迷的阿亞圖拉，創立了覺醒螺旋（Spiral of Awakening）邪教。

十九世紀 Jevlenese

看到地球文明在他們的干預下仍在發展
幫助發展某些科學領域，以在地球上挑起武裝和全球性的、自我毀滅的戰爭。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地球上爆發。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根據 Jevlenese
的計劃，應該領導

到核災難。然而，地球避免了核戰爭。

1945 年後

多虧了 Jevlenese 特工，地球在世界之後開始了核軍備競賽
第二次世界大戰威脅著其文明的存在長達數十年。

與此同時，圖里安人不知道的是，耶夫林領導人也開始
手臂。

1979

年約瑟夫·香農（Joseph B.
Shannon）出生。1992 維克多
·亨特出生。1999 年 Lyn
Garland 出生。鄧肯·瓦特出
生。2002 漢斯·堡盟（Hans Baumer）誕生。
2015 儘管 Jevlenese 陰謀詭計，但隨著冷戰在地
球上慢慢消散，

耶夫林特工幫助地球非軍事化。與此同時，耶夫倫繼續秘密武裝自己。耶夫林領導人的最終目標是孤立

Thurien ,毀滅地球 ,統治銀河系 。

Jevlenese 繼續向 Thurien 報告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邊緣的軍事化地球。 2027 人類再次開始征服太空 ,並在月球上找到了早期智人的踪跡。 2028 探明月球人之謎 ,人類知曉

密涅瓦的曾經存在 。遠征木星 4 號在木衛三上發現了巨人隊的星際飛船 。他們將這個種族命名為

Ganymeans 。 2029 人類根據Ganymean和Lunar的發現 ,重建了Lunarians和Ganymeans的故事 ,發現月球曾經是Minerva的月亮 ,並最終意識到地球人是起源於Minerva的Lunarians的後裔 。

2030 時移的 Shapieron 船員聯繫地球人 。使用

根據在月球上發現的參考資料 ,Shapieron 出發去尋找巨人之星 ,這裡被認為是 Ganymean 出埃及記的目的地 。地球人意識到他們的智慧是巨人實驗失敗的副產品 。

Jevlenese 觀察員未能向 Thurien 報告 Shapieron 的出現 。

地球向巨人之星廣播了一條無線電信息 ,圖里恩斯從中了解到了夏皮隆。 2031 年 Jevlen 不知道的是 ,Thuriens 接觸了地球 。意識到地球後

是和平的 ,他們一起把 Jevlenese 領導層逼到了牆角。 JEVEX 已關閉。 Imares Broghilio 和他的將軍們從 Jevlen 逃脫 ,不小心墜入了 50,200 年前 。耶夫倫從報復心重的領導人手中解放出來 ,踏上了和平的道路 。與此同時 ,在沒有 JEVEX 的情況下 ,混亂吞噬了依賴 JEVEX 的社會 。由於 JEVEX 被關閉 ,Entoverse 的生活急劇惡化 ,許多 Ents 試圖逃離他們的宇宙 。幾個新的阿亞圖拉及其教派的突然出現使耶夫倫的混亂更加嚴重 。一位阿亞圖拉 Eubeleus 前往 Uttan 並試圖打開 JEVEX ,以便 Ents 可以大量入侵 Jevlenese 的思想 。地球人和巨人意識到 Entoverse 的存在 ,並阻止了 Ent 的入侵 。 JEVEX 在 Uttan 上被隔離以保護 Entoverse 。

結束